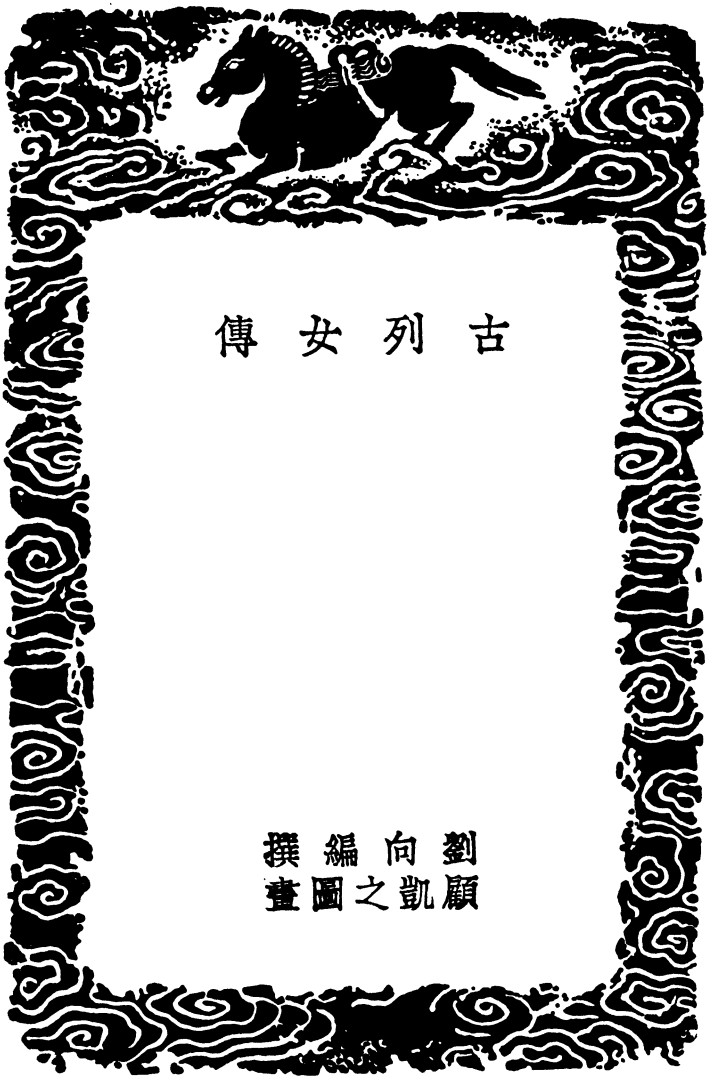
古列女傳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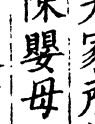


古列女傳

劉向編撰
顧凱之圖畫

本館據文選樓叢書本影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古列女傳目錄序



劉向所叙列女傳凡八篇事具漢書向列傳而隋書及崇文揔目皆稱向列女傳十五篇曹大家注以頌義考之蓋大家所注離其七篇爲十四與頌義凡十五篇而益以陳嬰母及東漢以來凡十六事非向書本然也蓋向舊書之亡久矣嘉祐中集賢校理蘇頌始以頌義篇次復定其書爲八篇與十五篇並藏於館閣而隋書以頌義爲劉歆作與向列傳不合今驗頌義之文蓋向之自叙又藝文志有向列女傳頌圖明非歆作也自唐之亂古書之在者少矣而唐志録列女傳凡十六家至大家注十五篇者亦無録然其書今在則古或有録而亡

或無錄而在者亦衆矣非可惜哉今校讎其八篇及十五篇者已定可繕寫初漢承秦之敝風俗已大壞矣而成帝後宮趙衛之屬尤自放向以謂王政必自內始故列古女善惡所以致興亡者以戒天子此向述作之大意也其言大任之娠文王也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敖言又以謂古之人胎教者皆如此夫能正其視聽言動者此大人之事而有道之所畏也顧令天下之女子能之何其盛也以臣所聞蓋爲之師傅保姆之助詩書圖史之戒珩璜琚瑀之節威儀動作之度其教之者有此具然古之君子未嘗不以身化也故家人之義歸於反身二南之舉本於文王豈自外至哉世皆知

文王之所以興能得內助而不知其所以然者蓋本於文王之躬化故內則后妃有關雎之行外則群臣有二南之美與之相成其推而及遠則商辛之昏俗江漢之小國鬼冒之野人莫不好善而不自知此所謂身修故家國天下治者也後世自學問之士多徇於外物而不安其守其室家既不見可法故兢於邪侈豈獨無相成之道哉士之苟於自恕顧利冒恥而不知反已若往往以家自累故也故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信哉如此人者非素處顯也然去二南之風亦已遠矣況於南鄉天下之主哉向之所述勸戒之意可謂篤矣然向號博極羣書而此傳稱詩芣苢柏舟大車之類與今序詩者

之說尤乖異蓋不可考至於式微之一篇又以謂二人之作豈其所取者博故不能無失歟其言象計謀殺舜及舜所以自脫者頗合於孟子然此傳或有之而孟子所不道者蓋亦不足道也凡後世諸儒之言經傳者固多如此覽者采其有補而擇其是非可也故爲之叙論以發其端云編校館閣書籍臣曾鞏序

古列女傳序

宋本

古列女傳八篇劉向所序也向爲漢成帝光禄大夫當趙后姊妹嬖寵時奏此書以諷宮中其文美刺詩書已來女德善惡繫於家國治亂之効者故有母儀賢明仁智貞慎節義辯通孽嬖等篇而各頌其義圖其狀惣爲卒篇傳如太史公記頌如詩之四言而圖爲屏風云然世所行班氏注向書乃分傳每篇上下并頌爲十五卷其十二傳無頌三傳其同時人五傳其後人而通題曰向譔題其頌曰向子歆譔與漢史不合故崇文惣目以陳嬰母等十六傳爲後人所附予以頌考之每篇皆十

欽定四庫全書

五傳耳則凡無頌者宜皆非向所奏書不特自陳嬰母爲斷也頌有齊倉公女等亦漢時人而秦巳上女史見於他書而此顧不録者猶衆亦不特周郊婦等四人而已頌云畫之屏風而史有頌圖在八篇中今直祕閣呂縉叔集賢校理蘇子容象山令林次中各言嘗見毋儀賢明四卷於江南人家其畫爲古佩服而各題其頌像側然崇文及三君北遊諸藏書家皆無此本不知其傳果向之頌圖歟抑後好事者擬其頌取古佩服而圖之歟莫得而考已余讀向書每愛其文嘉其志而惜其所序散亡脱繆於千歲之間幸存而完者此一書耳復爲他手竄疑於其真故并録其目而以頌證之删爲八篇

虢古列女傳蓋凡以列女名書者皆祖之劉氏故云餘二十傳其文亦與雅可喜非魏晉諸史所能作也故又自周郊婦至東漢梁嫕等以時次之別爲一篇虢續列女傳余友介甫嘗謔余曰子政述諸狂女而成書証其君迂哉其所學也子何區區喜治之耶余以謂先王之俗既熄學士大夫誦詩書修仁義進取當路之功有卓犖顯赫若不可攀者試窮其迹其不槩於聖人多矣然聖人之道亦未嘗廢狂狷也況女子哉且其所列其惡者固足以垂家國之戒狂者雖未中禮義而壹志於善行成於房闥使其皆遭先王之俗追琢其質而充其美自家形國則雖列於賢妃治臣著之詩書可也余是以

閔其不幸而與向之舉於其君固有直諒多聞之益也竊明而存之以告後世君子何尤焉嘉祐八年九月二十八日長樂王回序并撰

新編古列女傳目錄

漢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劉　向　編撰
晉大司馬參軍顧愷之　圖畫

第一卷

母儀傳　古列女傳頌義大序一篇小序七章頌一百單五章云劉歆撰大序見前
惟若母儀賢聖有智行爲儀表言則中義
胎養子孫以漸教化既成以德致其功業
姑母察此不可不法
右係頌義小序頌見逐傳篇末

一 有虞二妃　二 棄母姜嫄
三 契母簡狄　四 啓母塗山
五 湯妃有娀　六 周室三母
七 衛姑定姜　八 齊女傳母
九 魯季敬姜　十 楚子發母
十一 鄒孟軻母　十二 魯之母師
十三 魏芒慈母　十四 齊田稷母

○第二卷

賢明傳

惟若賢明廉正以方動作有節言成文章

咸曉事理知世紀綱循法興居終身無殃
妃后賢焉名號必揚
右頌義小序
一 周宣姜后　二 齊桓衛姬
三 晉文齊姜　四 秦穆公姬
五 楚莊樊姬　六 周南之妻
七 宋鮑女宗　八 晉趙衰妻
九 陶荅子妻　十 柳下惠妻
十一 魯黔婁妻　十二 齊相御妻
十三 楚接輿妻　十四 楚老萊妻
十五 楚於陵妻

○第三卷

仁智傳

惟若仁智豫識難易原度天道禍福所移歸義從安危險必避專專小心永懼匪懈夫人省茲榮名必利

一 密康公母
二 楚武鄧曼
三 許穆夫人
四 曹僖氏妻
五 孫叔敖母
六 晉伯宗妻
七 衛靈夫人
八 齊靈仲子
九 魯臧孫母
十 晉羊叔姬

十一 晉范氏母
十二 魯漆室女
十三 趙將括母
十四 魏曲沃婦
十五 魯公乘姒

○第四卷

貞順傳

惟若貞順修道正進避嫌遠別爲必可信終不更二天下之俊勤正潔行精專謹慎諸姬觀之以爲決訓

一 召南申女
二 宋共伯姬
三 衛宣夫人
四 蔡人之妻

五 黎莊夫人　六 齊孝孟姬
七 息君夫人　八 齊杞梁妻
九 楚昭貞姜　十 楚平伯嚭
十一 楚白貞姬　十二 衛宗二順
十三 魯寡陶嬰　十四 梁寡高行
十五 陳寡孝婦

○第五卷

節義傳

惟若節義必死無避好善慕節終不背義誠信勇敢何有險詖義之所在赴之不疑

姜姒法斯以爲世基

一 魯孝義保　二 楚成鄭瞀
三 晉圉懷嬴　四 趙昭越姬
五 蓋將之妻　六 魯義姑姊
七 代趙夫人　八 齊義繼母
九 魯秋潔婦　十 周主忠妾
十一 魏節乳母　十二 梁節姑姊
十三 珠崖二義　十四 郃陽友娣
十五 京師節女

第六卷

辯通傳
惟若辯通文辭可從連類引譬以投禍凶推攘一切後不復重終能一心開意甚公妻妾則焉爲世所誦

一 齊管妾婧
二 楚江乙母
三 晉弓工女
四 齊傷槐女
五 楚野辯女
六 阿谷處女
七 趙津女娟
八 趙佛肸母
九 齊鍾離春無鹽
十 齊威虞姬
十一 齊宿瘤女
十二 齊孤逐女
十三 楚處莊姪
十四 齊女徐吾

十五 齊太倉女

○第七卷

孽嬖傳

惟若孽嬖亦甚嫚易淫妬熒惑背節棄義指是爲非終被禍敗

一 夏桀末喜　二 殷紂妲己

三 周幽褒姒　四 衛宣公姜

五 魯桓文姜　六 魯莊哀姜

七 晉獻驪姬　八 魯宣穆姜

九 陳女夏姬　十 齊靈聲姬

十一 齊東郭姬　十二 衛二亂女
十三 趙靈吳女　十四 楚孝李后
十五 趙悼倡女

○第八卷

續列女傳

一 周郊婦人續仁智第十二
二 陳國辯女續辯通第七
三 聶政之姊續節義第十三
四 王孫氏母續節義第十四
五 陳嬰之母續賢明第十六

六　王陵之母續節義第十九
七　張湯之母續仁智第十八
八　雋不疑母續母儀第十七
九　漢楊夫人　續賢明第十八
十　漢霍夫人續孽嬖第十七
十一　嚴延年母續仁智第十七
十二　漢馮昭儀續節義第十八
右十二傳漢成帝前人而無頌
十三　王章妻女續仁智第十九
十四　班女婕妤續辯通第十七
十五　漢趙飛燕續孽嬖第四

十六 孝平王后續貞順第十一
十七 更始夫人續孽嬖第十八
十八 梁鴻之妻續賢明第十七
十九 明德馬后續母儀第七
二十 梁夫人嫕續辯通第十八
右三傳成帝同時人五傳後時人而皆班氏前人或同時人並無頌
崇文總目序
右列女傳劉向撰後漢班氏注按向作列女傳八篇一曰母儀二曰賢明三曰仁智四曰貞順五曰節義六曰辯通七曰孽嬖八曰傳

○頌

謹按列女傳頌義大序小序及頌或者皆以爲劉向子劉歆作驥謹按隋書崇文總目及本朝曾校書序則非歆作明矣然崇文總目則以續二十傳無頌附入向七篇中分上下爲一十四篇并傳頌一篇共成一十五篇今人則以向所撰列女傳七篇并續列女傳二十傳爲一篇共計八篇今止依此將頌義大序列於目錄前小序七篇散見目錄中間頌見各人傳後觀者宜詳察焉嘉定七年甲戌十二月初五日武

夷蔡驥孔良拜手謹書

新編古列女傳目録終

新刊古列女傳卷之一

母儀傳

一　有虞二妃

有虞二妃者帝堯之二女也長娥皇次女英舜父頑母嚚父號瞽叟弟曰象敖游於嫚舜能諧烝之承事瞽叟以孝母愼治而愛象舜猶內治靡有姦意四嶽薦之於堯堯乃妻以二女以觀厥內二女承事舜於畎畝之中不以天子之女故而驕盈意嫚猶謙恭舜思盡婦道瞽叟與象謀殺舜使塗廩舜歸告二女曰父母使我塗廩我其往二女曰往哉舜既治廩乃捐階瞽叟焚廩舜往飛出象復與父母謀使舜浚井舜乃告二女二女曰俞往哉舜往浚井格其出入從掩舜潛出時既不能殺舜瞽叟又速舜飲酒醉將殺之舜告二女二女乃

與舜棄浴汪遂往舜終日飲酒不醉舜之女弟嫳怜之與二嫂諧父母欲殺舜二猶不怨怒之不已舜往于田號泣日呼旻天呼父母惟害若茲思慕不已不怨其弟篤厚不怠既納于百揆賓于四門選于林木入于大麓堯試之百方每事常謀於二女舜既嗣位升爲天子娥皇爲后女英爲妃封象于有庳事舜象猶若焉天下稱二妃聰明貞仁舜陟方死於蒼梧號曰重華二妃死於江湘之間俗謂之湘君君子曰二妃德純而行篤詩云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此之謂也

頌曰

元始二妃　帝堯之女　嬪列有虞
承舜於下　以尊事卑　終能勞苦
躭叟和寧　卒享福祐

棄母姜嫄

棄母姜嫄者邰侯之女也當堯之時行見巨人跡好而履之歸而有娠浸以益大心怪惡之卜筮禋祀以求無子終生子以爲不祥而棄之隘巷牛羊避而不踐乃送之平林之中後伐平林者咸薦之覆之乃取置寒氷之上飛鳥傅翼之姜嫄以爲異乃收以歸因命曰棄姜嫄之性清靜專一好種稼穡及棄長而教之種樹桑麻棄之性明而仁能育其教卒致其名堯

使棄居稷官更国邰地遂封棄於邰號曰后稷及堯崩舜即位乃命之曰棄黎民阻飢汝居稷播時百穀其後世世居稷至周文武而興爲天子君子謂姜嫄靜而有化詩云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又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此之謂也

頌曰

棄母姜嫄　清靜專一
履跡而孕　懼棄於野
鳥獸覆翼　乃復收恤
卒爲帝佐　母道既畢

契母簡狄　㊁

契母簡狄者有娀氏之長女也當堯之時與其妹嫦浴於玄丘之水有玄鳥銜卵過而墜之五色甚好簡狄得而含之誤而吞之遂生契焉簡狄性好人事之治上知天文樂於施惠及契長而教之理順之序契之性聰明而仁能育其教卒致其名堯使爲司徒封之於亳及堯崩舜即位乃勑之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而敬敷五

教在寬其後世世居亳至殷湯興爲天子君子謂簡狄仁而有礼詩云有娀方將立子生商又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此之謂也

頌曰

契母簡狄　敦仁励翼
吞卵産子　遂自修飾
教以事理　推恩有德
契爲帝輔　蓋母有力

古列女傳第一卷

靜庵余氏模刻

啓母塗山　四

啓母者塗山氏長女也夏禹娶以爲妃既生啓辛壬癸甲啓呱呱泣禹去而治水惟荒度土功三過其家不入其門塗山獨明教訓而致其化焉及啓長化其德而從其教卒致令名禹爲天子而啓爲嗣持禹之功而不殞君子謂塗山彊於教誨詩云釐爾士女從以孫子此之謂也　頌曰

啓母塗山　維配帝禹
辛壬癸甲　禹往敷土
啓呱呱泣　母獨論序
教訓以善　卒繼其父

湯妃有娀

湯妃有娀者有娀氏之女也殷湯娶以爲妃生仲壬外丙亦明敎訓致其功有娀之妃湯也統領九嬪後宮有序咸無妬娼逆理之人卒致王功君子謂妃明而有序詩云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賢女能爲君子和好衆妾其有娀之謂也

頌曰

湯妃有娀　質行聰明
媵從伊尹　自夏適殷
勤慤治中　九嬪有行
化訓內外　亦無愆殃

三母者太姜太任太姒○太姜者王季之母有呂氏之女太王娶以爲妃生太伯仲雍王季貞順惠道孝靡有過失太王謀事必從與太姜君子謂大姜廣於德教○太任者文王之母摯任氏中女也王季娶爲妃太任之性端一誠莊惟德之行及其有娠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敖言能以胎教溥於衆庶而生文王文王生而明聖太任教之以一而識百君子謂太任爲能胎教古者婦人妊子寢不側坐不邊立不蹍不食邪味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目不視于邪色耳不聽于淫聲夜則令瞽誦詩道正事如此則生子形容端正才德必過人矣故妊子之時必愼所感於善則善感於惡則惡人生而肖万物者皆其母感於物故形音肖之文王母可謂知肖化矣○太姒者武王之母禹後有

莘姒氏之女仁而明道文王嘉之親迎于渭造舟爲梁及入太姒思媚大姜太任旦夕勤勞以進婦道太姒號曰文母文王治外文母治內太姒生十男長伯邑考次武王發次周公旦次管叔鮮次蔡叔度次曹叔振鐸次霍叔武次成叔處次康叔封次聃季載太姒教誨十子自少及長未嘗見邪僻之事及其長文王繼而教之卒成武王周公之德君子謂太姒仁明而有德詩曰大邦有子俔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爲梁不顯其光又曰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此之謂也

頌曰

周室三母　太姜任姒
文武之興　蓋由斯起
太姒最賢　號曰文母
三姑之德　亦甚大矣

七

衛姑定姜

衛姑定姜者衛定公之夫人公子之母也公子既娶而死其婦無子畢三年之喪定姜歸其婦自送之至於野思愛哀思悲心感慟立而望之揮泣垂涕乃賦詩曰燕二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不及泣涕如雨送去歸泣而望之又作詩曰先君之思以勞寡人君子謂定姜爲慈姑過而之厚定公薨孫林父孫林父奔晉二侯使卻孽爲請還定公欲辟定姜曰不可是先君宗卿之嗣也大国又以爲請而弗許將亡雖亟之不猶愈於亡乎君其忍之夫安民而宥

宗鄉不亦可乎定公遂復之君子謂定姜能遠患難詩曰其儀不忒正是四国此之謂也定公卒立敬姒之子衎爲君是爲獻公獻公居喪而慢定姜既哭而息見獻公之不哀也不内食飲歎曰是將敗衛国必先害善人天禍衛国也夫吾不獲鄄也使主社稷大夫聞之皆懼孫文子自是不敢舍其重器於衛鄄者獻公弟子鮮也賢而定姜欲立之而不得後獻公暴虐慢侮定姜卒見逐走出亡至境使視宗告亡且告無罪於廟定姜曰不可若令無神不可誣有罪若何告無罪也且公之行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也先君有冢卿以爲師保而蔑之二罪也余以巾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三罪也告亡而已無告無罪其後賴鄄力獻公復得反国君子謂定姜能以辞教詩云我言惟服此之謂也鄭皇耳率師侵衛孫文子卜追之獻兆於定姜曰兆如山林有夫出征而喪其雄定姜曰征者喪雄禦寇之利也大夫圖之衛人追之獲皇耳於犬丘君子謂定姜達於事情詩云左之左之君子宜之　頌曰　衛姑定姜　送婦作詩　恩愛慈惠　泣而望之　數諫獻公　得其罪尤　聰明遠識　麗於文辭

齊女傳母

傳母者齊女之傳母也女爲衛莊公夫人号曰莊姜姜交好始往操行衰惰有冶容之行淫泆之心傅母見其婦道不正諭之云子之家世世尊榮當爲民法則子之質聰達於事當爲人表式儀貌壯麗不可不自修整衣錦綈裳飾在輿馬是不貴德也乃作詩曰碩人其頎衣錦綈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砥厉女之心以高節以爲人君

之子弟爲国君之夫人尤不可有邪僻之行爲女遂感而自修君子善傅母之防未然也莊姜者東宮得臣之妹也无子姆戴嬀之子桓公二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驕而好兵莊公弗禁後州吁果殺桓公詩曰母教保升木此之謂也

頌曰

齊女傅母　防女未然
稱列先祖　莫不尊榮
作詩明指　使无辱先
莊姜姆妹　卒能修身

九　魯季敬姜

魯季敬姜者魯女也　号戴已魯大夫公父穆伯之妻文伯之母季康子之從祖叔母也博達知礼穆伯先死敬姜守養文伯出孝而還歸敬姜側目而眄之見其友上堂從後堦降而却行奉劒而正履若事父兄文伯自以爲成人矣敬姜召而數之曰昔者武王罷朝而結絲絛絶左右顧无可使結之者俯而自申之故能成王道相公坐友三人諫臣五人日夲過者三十人故能成伯業周公一食而三吐哺一沐而三握髮所執贄而見於窮

閭隘巷者七十餘人故能存周室彼二聖一賢者皆覇王之君也而下人如此其所与遊者皆過已者也是以日益而不自知也今以子年之少而位之卑所与遊者皆爲服役子之不益亦以明矣文伯乃謝罪於是乃擇嚴師賢友而事之所与遊処者皆黄耇倪齒也文伯引衽掖捲而親饋之敬姜曰子成人矣君子謂敬姜備於教化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文伯相魯敬姜謂之曰吾語汝治国之要尽在經矣夫幅者所以正曲枉也不可不疆故幅可以爲將畫者所以均不均服不服也故畫可以爲正物者所以治羌與莫也故物可以爲都大夫持交而不失出入不絶者捆也捆可以爲大行人也推而往引而來者綜也綜可以爲閹肉之師主多少之數者均也均可以爲内史服重任行遠道正直而固者軸也軸可以爲相舒而无窮者摘也摘可以爲三公文伯再拜受教文伯退朝朝敬姜敬姜方績文伯曰以歜之家而主猶績懼干季孫之怒其以歜爲不能事主乎敬姜歎曰魯其亡乎使童子備官而未之聞耶居吾語女昔聖王之処民也擇瘠土而処之

勞其民而用之故長王天下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〻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鄉義勞也是故天子大采朝日与三公九卿祖織施德日中考政与百官之政事使師尹維旅牧宣敬民事少采夕月与太史司載糾虔天刑日入監九御使潔奉禘郊之粢盛而後即安諸侯朝修天子之業公晝考其国夕省其典刑夜儆百工使无悔淫而後即安卿大夫朝考其政晝講其庶政夕序其業夜元其家事而後即安士朝而受業晝而講肄夕而習復夜而討過无憾而後即安自庶人已下明而動晦而休无自以怠王后親織玄紞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紘綖卿之内子為大帶命婦成祭服則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賦事蒸而献功男女効績百則有辟古之制也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自上以下誰敢淫心舍力今我寡也尓又在下位朝夕恪事猶恐忘先人之業況有怠惰其何以辟吾舅汝朝夕修我曰必无廢先人尓今也曰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余懼穆伯之絶祀也仲尼聞之曰弟子記之季氏之婦不淫矣詩曰婦无公事休其蚕織言婦人以織績為公事者也休之非礼也文伯飲酎宴敬叔酒以露堵父為客重饋焉小堵父怒相延食饋堵父辞曰將使饋長而良之遂即敬姜聞之怒曰吾聞之先子曰祭養尸饗養上賓饋於人何有而使夫人怒遂逐文伯二日魯大夫

註而復之君子謂敬姜爲慎微詩曰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樂言尊賓也文伯亟敬姜戒其妾曰吾聞之好內女死之好外士死之今吾子夭死吾惡其以好內聞也二三婦之辱共祀先祀者請毋養色毋揮涕毋憯戚毋哀容有降服毋加服從禮而靜是昭吾子仲尼聞之曰女知莫如婦男知莫如夫公父氏之婦知矣欲明其子之令德詩曰君子有穀貽厥孫子此之謂也敬姜之處喪也朝哭穆伯暮哭文伯仲尼聞之曰季氏之婦可謂知禮矣愛而无私上下有章敬姜當如季氏康子在朝而言不應從之及寢門不應而入康子辟於朝而入見曰肥也不得聞命毋乃罪耶敬姜對曰子不聞耶天子及諸侯合民事於內朝自卿大夫以下合官職於外朝合家事於內朝寢門之內婦人治其職焉上下同之夫外朝子將業君之官職焉內朝子將庀季氏之政焉皆非吾所敢言也康子嘗至敬姜閾門而與之言皆不踰閾孔悼子康子與焉酢不受徹俎不讌宗不具不繹二不尽飲則不退仲尼謂敬姜別於男女之禮矣詩曰女也不爽此之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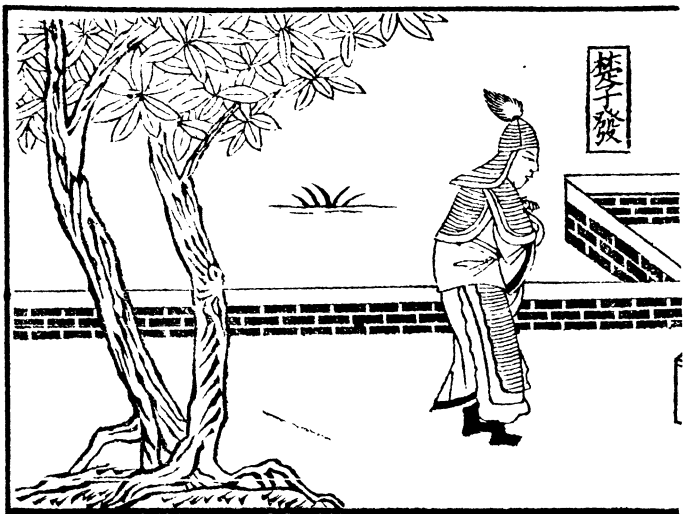
頌曰

文伯之母　號曰敬姜　通達知礼　德行光明
匡子過失　教以法理　仲尼賢焉　列爲慈母

十

楚子發母

楚將子發之母也子發攻秦絕粮使人請於王因歸問其母母問使者曰士卒得無恙乎對曰士卒并分菽粒而食之又問將軍得無恙乎對曰將軍朝夕勉豢黍肉子發破秦而歸其母閉門而不內使人數之曰子不聞越王勾踐之伐吳客有獻醇酒一器王使人往江之上流使士卒飲其下流味不及加美而士卒戰自五也異日有獻粟粮糒者王又以賜軍士分而食之甘不踰嗌而戰自十也今子爲將士卒升分菽粒而食之子獨



朝夕芻豢柔滑何也詩不云乎好樂無荒良士休休言不失和也夫使人入於死地而自康樂於其上雖有以得勝非其術也子非吾子也無入吾門子發於是謝其母然後內之君子謂子發母能以教誨詩云教誨爾子式穀似之此之謂也

頌曰

子發之母　刺子驕泰
將軍稻粱　士卒菽粒
責以無礼　不得人力
君子嘉焉　編於母德

十一　鄒孟軻母

鄒孟軻之母也號孟母其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遊爲墓間之事踴躍築埋孟母曰此非吾所以居處子乃去舍市傍其嬉戲爲賈人衒賣之事孟母又曰此非吾所以居處子也復徙舍李宮之旁其嬉遊乃設俎豆揖讓進退孟母曰真可以居吾子矣遂居及孟子長李六藝卒成大儒之名君子謂孟母善以漸化詩云彼姝者子何以予之此之謂也孟子之少也既李而歸孟母方績問曰李所至矣孟

子曰自若也孟母以刀斷其織孟子懼而問其故孟母曰子之廢孝若吾斷斯織也夫君子孝以立名問則廣知是以居則安宇動則遠害今而廢之是不免於廝役而無以離於禍患也何以異於織績而食中道廢而不爲宇能衣其夫子而長不乏粮食哉女則廢其所食男則墮於修德不爲竊盜則爲虜役矣孟子懼旦夕勤孝不息師事子思遂成天下之名儒君子謂孟母知爲人母之道矣詩云彼姝者子何以告之此之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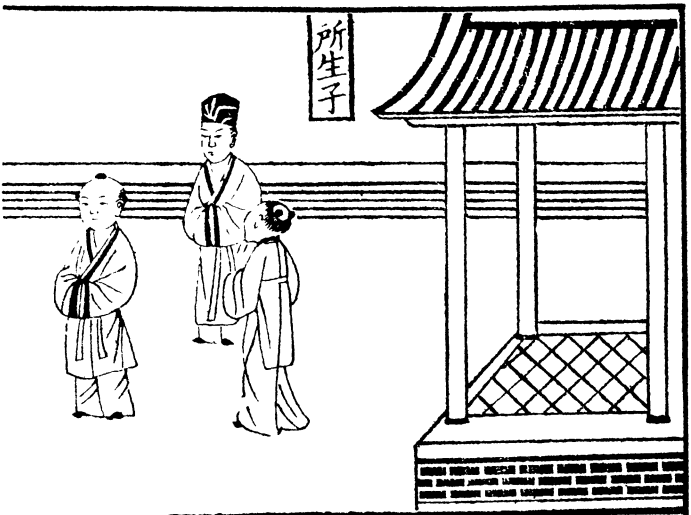
孟子既娶將入私室其婦袒而在內孟子不悅遂去不入婦辭孟母而求去曰妾聞夫婦之道私室不與焉今者妾竊墮在室而夫子見妾勃然不悅是客妾也婦人之義蓋不客宿請歸父母於是孟母召孟子而謂之曰夫禮將入門問孰存所以致敬也將上堂聲必揚所以戒人也將入戶視必下恐見人過也今子不察於禮而責禮於人不亦遠乎孟子謝遂留其婦君子謂孟母知禮而明於姑母之道孟子燕齊而有憂色孟母見之曰子若有憂色何也孟子曰不敏異日間居擁楹而歎孟母見之曰鄉見子有憂色曰不也今擁楹而歎何也孟子對曰軻聞之君子脩身而就位不爲苟得而受賞不貪榮祿諸侯不聽則不達其上聽而不用則不踐其朝今道不用於齊願行而母老是以憂也孟母曰夫婦人之禮精五飯羹酒漿養舅姑縫衣裳而已矣故有閨內之修而無境外之志易曰在中饋元

倣遂詩曰无非无儀惟酒食是議以言婦人无擅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也故年少則從乎父母出嫁則從乎夫夫死則從乎子礼也今子成人也而我老矣子行乎子義吾行乎吾礼君子謂孟母知婦道詩云載色載笑匪怒匪教此之謂也

頌曰

孟子之母　教化列分　處子擇藝　斷機示焉
使從大倫　子學不進
子遂成德　爲當世冠

圖見前



十二　魯之母師

母師者魯九子之寡母也臘日休作者歲祀礼事畢悉召諸子謂曰婦人之義非有大故不出夫家然吾父母家多幼稚歲時礼不理吾從汝謁往監之諸子皆頓首許諾又召諸婦曰婦人有三從之義而無專制之行少繫父母長繫於夫老繫於子今諸子許我歸視私家雖踰正礼願與少子俱以備婦人出入之制諸婦其慎房户之守吾夕而反於是使少子僕歸辦家事天陰還失早至閭外而止夕而入魯大夫從臺上見而怪之使人

間視其居處礼節甚修家事甚理使者還以狀對於是大夫召母而問之曰一日從比方來至閭而止良久乃入吾不知其故甚怪之是以問也母對曰妾不幸早失夫獨與九子居臘月礼畢事閒徙諸子謁歸視私家與諸婦孺子期夕而返妾恐其酺醵醉飽人情所有也妾返大早不敢復返故止閭外期尽而入大夫美之言於穆公賜母尊號曰母師使明請夫人夫人諸姆皆師之君子謂母師能以身教夫礼婦人未嫁則以父母爲天既嫁則以夫爲天其喪父母則降服一等无二天之義也詩云出宿于濟飲餞于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頌曰　九子之母　誠知礼經　謁歸還反　不擇人情
德行既備　卒蒙其榮　魯君賢之　號以尊名

十三　魏芒慈母

魏芒慈母者魏孟陽氏之女芒卯之後妻也有三子前妻之子有五人皆不愛慈母遇之甚異猶不愛慈母乃令其三子不得與前妻子齊衣服飲食起居進退甚相遠前妻之子猶不愛於是前妻中子犯魏王令當死慈母憂戚悲哀帶圍減尺朝夕勤勞以救其罪人有謂慈母曰人不愛母至甚也何爲勤勞憂懼如此慈母曰如妾親子雖不愛妾猶救其禍而除其害獨於假子而不爲何以異於凡母其父爲其孤也而使妾爲其繼母繼母如母爲人母而不能愛其子可謂慈乎親其親而偏其假可謂義乎不

慈且無義何以立於世彼雖不愛妾安可以忘義乎遂訟之魏安釐王聞之高其義曰慈母如此可不救其子乎乃赦其子復其家自此五子親附慈母雍雍若一慈母以礼義之漸率導八子咸爲魏大夫卿士各成於礼義君子謂慈母一心詩云尸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言心之均一也尸鳩以一心養七子君子以一儀養万物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此之謂也　頌曰

芒卯之妻　五子後母　慈惠仁義
扶養假子　雖不吾愛　拳拳若親
繼母若斯　亦誠可尊

十四

齊田穰苴

齊田穰子之母也田穰子相齊受下吏之貨金百鎰以遺其母二曰子爲相三年矣祿未嘗多若此也豈修士大夫之費哉安所得此對曰誠受之于下其母曰吾聞士修身潔行不爲苟得竭情盡實不行詐僞非義之事不計於心非理之利不入於家言行若一情貌相副今君談官以待子厚祿以奉子言行則可以報君夫爲人臣而事其君猶爲人子而事其父也盡力竭能忠信不欺務在効忠必死奉命廉潔公正故遂而无患今子反

新刊古列女傳卷之一

是遠忠矣夫爲人臣不忠是爲人子不孝也不義之財非吾有也不孝之子非吾子也子起田穰子慙而出反其金自歸罪於宣王請就誅爲宣王聞之大賞其母之義遂舍穰子之罪復其相位而以公金賜母君子謂穰母廉而有化詩曰彼君子兮不素飡兮无功而食祿不爲也況於受金乎

頌曰

田穰之母　廉潔正直
責子受金　以爲不德
忠孝之事　盡材竭力
君子受祿　終不素食

新刊古列女傳卷之二

賢明傳

一

周宣姜后

周宣姜后者齊侯之女也賢而有德事非礼不言行非礼不動宣王常早卧晏起后夫人不出房姜后脫簪珥待罪於永巷使其傅母通言於王曰妾之不才妾之淫心見矣至使君王失礼而晏朝以見君王樂色而忘德也夫苟樂色必好奢窮欲乱之所興也原乱之興從婢子起敢請婢子之罪王曰寡人不德寔自生過非夫人之罪也遂復姜后而勤於政事早朝晏退卒成

中興之名君子謂姜后善於威儀而有德行夫礼后夫人御於君以燭進至於君所滅燭適房中脫朝服衣褻服然後進御于君鷄鳴樂師擊鼓以告旦后夫人鳴佩而去詩曰威儀抑抑德音秩秩又曰隰桑有阿其葉有幽既見君子德音孔膠夫婦人以色親以德固姜氏之德行可謂孔膠也

頌曰

嘉茲姜后　厥德孔賢
由禮動作　匡配周宣
引過推讓　宣王悟焉
夙夜崇道　爲中興君

賢明傳

齊桓衛姬　二

衛姬者衛侯之女齊桓公之夫人也桓公好遥樂衛姬爲之不聽鄭衛之音桓公用管仲霸威行霸道諸侯皆朝而衛獨不至桓公与管仲謀伐衛罷朝入閨衛姬望見桓公脫簪珥解環佩下堂再拜曰願請衛之罪桓公曰吾與衛無故姬何請耶對曰妾聞之人君有三色顯然喜樂容貌遥樂者鐘鼓酒食之色寂然清靜意氣沉抑者喪禍之色忿然充滿手足矜動者攻伐之色今妾望君李趾高色厉音揚

意在衛也是以請之桓公許諾明日臨朝管仲趨進曰君之蒞朝也恭而氣下言則徐無伐国之志是釋衛也桓公曰善乃立衛姬爲夫人號管仲爲仲父曰夫人治内管仲治外寡人雖愚足以立於世矣君子謂衛姬信而有行詩曰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

頌曰

齊桓衛姬　忠款誠信
公好淫樂　姬爲修身
望色請罪　桓公加焉
厥使治内　立爲夫人

晉文齊姜

齊姜齊桓公之宗女晉文公之夫人也初文公父獻公納驪姬譖殺太子申生文公號公子重耳与男犯奔狄適齊二桓公以宗女妻之遇之甚善有馬二十乘將死於齊曰人生安樂而已誰知其他子犯知文公之安齊也欲行而患之與從者謀於桑下蠶妾在焉妾告姜氏姜殺之而言於公子曰從者將以子行聞者吾已除之矣公子必從不可以貳貳無成命自子去晉二無帝歲天未亡晉有晉国者非子而誰子其勉之上帝臨子貳必有咎公子曰吾不動必死於此矣姜曰不可周詩曰莘莘征夫每懷靡及夙夜征行猶恐無及況欲懷安將

何及矣人不求及其能及乎乱不長世公子必有晉公子不聽姜與舅犯謀醉載之以行酒醒公子以戈逐舅犯曰若事有濟則可無所濟吾食舅氏之肉豈有饗哉遂行過曹宋鄭楚而入秦二穆公乃以兵內之於晉晉人殺懷公而立公子重耳是爲文公迎齊姜以爲夫人遂伯天下爲諸侯盟主君子謂齊姜絜而不瀆能育君子於善詩云彼美孟姜可與寤言此之謂也

頌曰

齊姜公正　言行不忘
勸勉晉文　反國無疑
公子不聽　姜與犯謀
醉而載之　卒成霸基

秦穆公姬

穆姬者秦穆公之夫人晉獻公之女太子申生之同母姊與惠公異母賢而有義獻公殺太子申生逐群公子惠公虢公子夷吾奔梁及獻公卒得因秦立始即位穆姬使納群公子曰公族若君之根本惠公不用又背秦賂晉饑請粟於秦秦與之秦饑請粟於晉二不與秦遂興兵與晉戰獲晉君以歸秦穆公曰掃除先人之廟寡人將以晉君見穆姬聞之乃與太子罃公子宏與簡璧衰絰履新以迎且告穆公曰上天降災使兩君匪以玉帛相見乃以興戎婢子娣妹不能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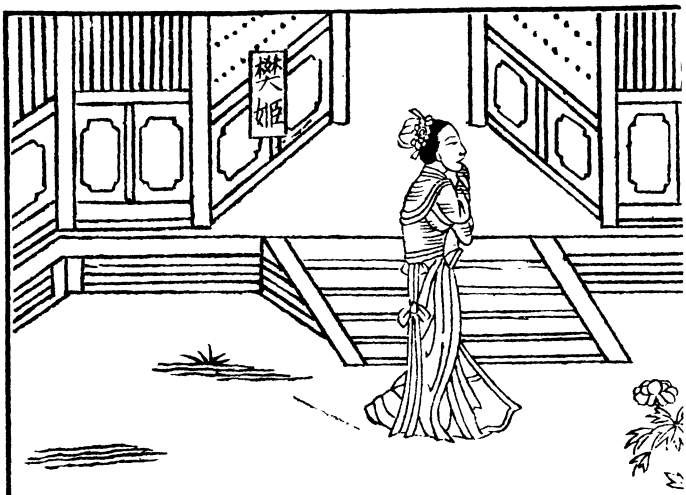
教以辱君命晉君朝以入婢子夕以死惟君其圖之公懼乃舍諸靈臺大夫請以入公曰獲晉公以功歸今以喪歸將焉用遂改館晉君饋以七牢而還之穆姬死穆姬之弟重耳入秦二送之晉是爲晉文公太子蘧甽母之恩而送其舅氏也作詩曰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君子曰慈母生孝子詩云敬慎威儀維民之則穆姬之謂也

頌曰

晉惠之姊
秦穆夫人
秦執晉君
夫人流涕
痛不能救
乃將赴死
穆公義之
遂釋其弟

楚莊樊姬

樊姬楚莊王之夫人也莊王即位好狩獵樊姬諫不止乃不食禽獸之肉王改過勤於政事王嘗聽朝罷晏姬下殿迎曰何罷晏也得無飢倦乎王曰與賢者語不知飢倦也姬曰王之所謂賢者何也曰虞丘子也姬掩口而笑王曰姬之所笑何也曰虞丘子賢則賢矣未忠也王曰何謂也對曰妾執巾櫛十一年遣人之鄭衛求美人進於王今賢於妾者二人同列者七人妾豈不欲擅王之愛寵哉妾聞堂上兼女所以觀人能也妾不能以私蔽公欲王多見知人能也今虞丘



子相楚十餘年所薦非子弟則族昆弟未聞進賢退不肖是蔽君而塞賢路知賢不進是不忠不知其賢是不智也妾之所笑不亦可乎王悅明日王以姬言告虞丘子丘子避席不知所對於是避舍使人迎孫叔敖而進之王以爲令尹治楚三年而莊王以霸楚史書曰莊王之霸樊姬之力也詩曰大夫夙退無使君勞其君者謂女君也又曰溫恭朝夕執事有恪此之謂也

頌曰

樊姬謙諒　靡有嫉妒　薦進美人　與己同處　非刺虞丘　蔽賢之路　楚莊用焉　功業遂伯

賢明傳

周南之妻

周南之妻者周南大夫之妻也大夫受命平治水土過時不來妻恐其懈於王事蓋與其鄰人陳素所與大夫言国家多難惟勉強之無有讙怒遺父母憂昔舜耕於歷山漁於雷澤陶於河濱非舜之事而舜爲之者爲養父母也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親槀井曰不擇妻而娶故父母在當與時小同無虧大義不留惟患害而已夫鳳凰不離於蔚羅麒麟不入於陷穽蛟龍不及於枯澤鳥獸之智猶知避害而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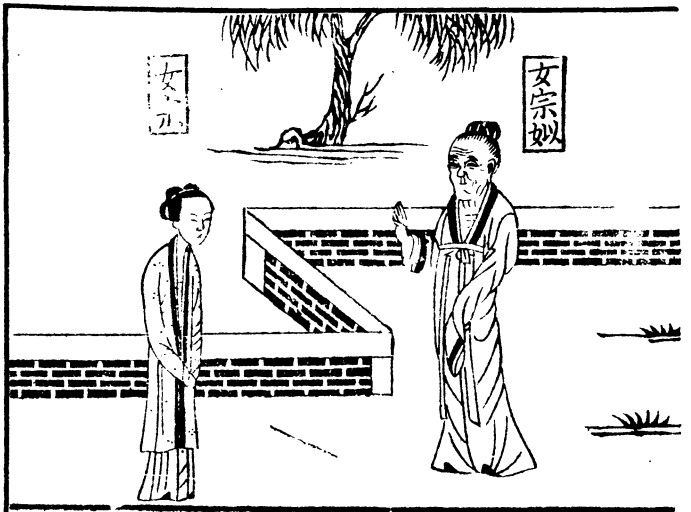
於人乎生於亂世不得道理而迫於暴虐不得行義然而仕者爲父母在故也乃作詩曰魴魚赬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蓋不得已也君子以是知周南之妻而能匡夫也

頌曰

周大夫妻　夫出治士
維戒無怠　勉爲父母
凡事遠周　爲親之在
作詩魴魚　以敕君子

宋鮑女宗

女宗者宋鮑蘇之妻也養姑甚謹鮑蘇仕衛三年而娶外妻女宗養姑愈敬因往來者請問其夫賂遺外妻甚厚女宗姒謂曰可以去矣女宗曰何故姒曰夫人既有所好子何留乎女宗曰婦人一醮不改夫死不嫁執麻枲治絲纑織紝組紃以供衣服以事夫室澈漠酒醴羞饋食以事舅姑以專一爲貞以善從爲順豈以專夫室之愛爲善哉若其以淫意爲心而扼夫室之好吾未知其善也夫礼天子十二諸侯九卿大夫三士二今吾夫誠士也有二不亦宜乎且婦人有七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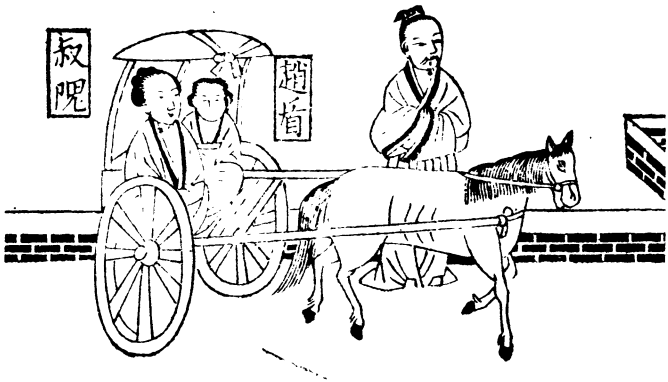
去夫無一去義七去之道妬正爲首淫僻竊盜長舌驕侮無子惡病皆在其後吾姒不教吾以居室之礼而反欲使吾爲見棄之行將安所用此遂不聽事姑愈謹宋公聞之表其閭號曰女宗君子謂女宗謙而知禮詩云令儀令色小心翼翼故訓是式威儀是力此之謂也

頌曰

宋鮑女宗　好禮知理
夫有外妻　不爲變已
稱引婦道　不聽其姒
宋公賢之　表其閭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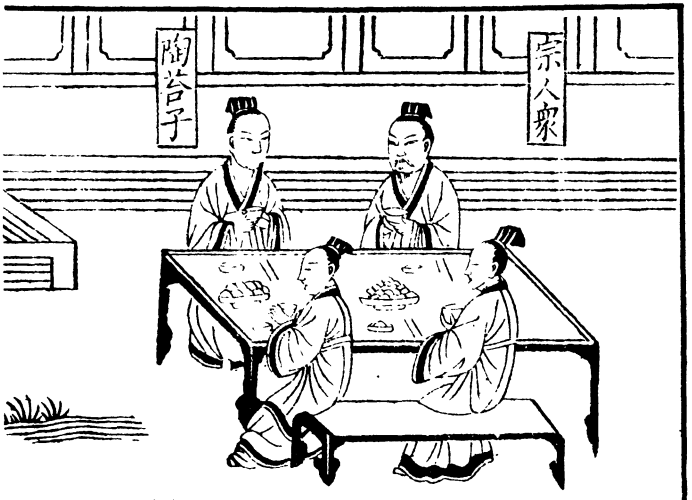
晉趙衰妻

晉趙衰妻者晉文公之女也號趙姬初文公爲公子時與趙衰奔狄狄人入其二女叔隗季隗於公子公以叔隗妻趙衰生盾及返国文公以其女趙姬妻趙衰生原同屏括樓嬰趙姬請迎盾與其母而納之趙衰辞而不敢姬曰不可夫得寵而忘舊舍義好新而嫚故無恩與人勤於隘厄富貴而不顧無礼君棄此三者何以使人雖妾亦無以侍執巾櫛詩不云乎采封采菲無以下躰德音莫違及爾同死與人同寒苦雖有小過猶與之同死而不去況於安新忘舊乎又曰讌



爾新婚不我屑以蓋傷之也君其逆之無以新廢舊趙衰許諾乃逆叔隗與盾來姬以盾爲賢請立爲嫡子使三子下之以叔隗爲內婦姬親下之及盾爲正卿思趙姬之讓恩請以姬之中子屏括爲公族大夫曰君姬氏之愛子也微君姬氏則臣狄人也何以至此成公許之屏括遂以其族爲公族大夫君子謂趙姬恭而有諒詩曰溫溫恭人維德之基趙姬之謂也　頌曰

趙衰姬氏　制行分明
身雖尊貴　不妬偏房
躬事叔隗　子盾爲嗣
君子美之　厥行孔備



陶荅子妻

陶大夫荅子妻也荅子治陶三年名譽不興家富三倍其妻數諫不用居五年從車百乘歸休宗人擊牛而賀之其妻獨抱兒而泣姑怒曰何其不祥也婦曰夫子能薄而官大是謂嬰害無功而家昌是謂積殃昔楚令尹子文之治国也家貧国富君敬民戴故福結於子孫名垂於後世今夫子不然貪富務大不顧後害妾聞南山有玄豹霧雨七日而不下食者何也欲以澤其毛而成文章也故藏而遠害夫豘不擇食以肥其身坐而須死耳今夫子治陶家富国貧君不敬民

不戴敗亡之徵見矣願與少子俱脫姑怒遂棄之處暮年苓子之家果以盜誅唯其母老以免婦乃與少子歸養姑終卒天年君子謂苓子妻能以義易利雖違礼求去終以全身復礼可謂遠識矣詩曰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此之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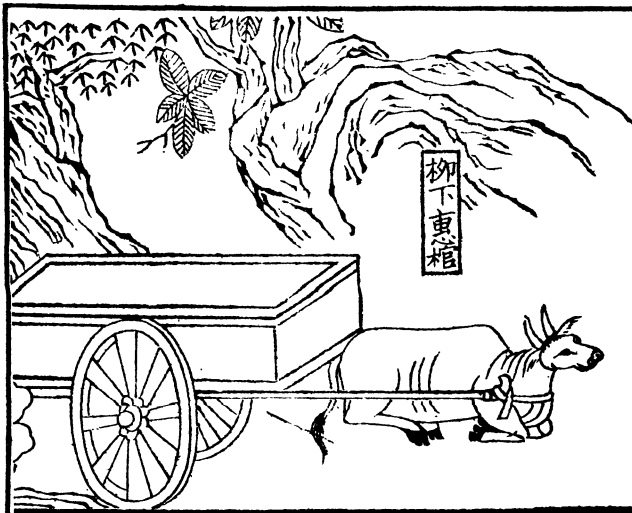
頌曰

苓子治陶　家富三倍
妻諫不聽　知其不改
獨泣姑怒　送厥母家
苓子逢禍　復歸養姑

賢明傳

柳下惠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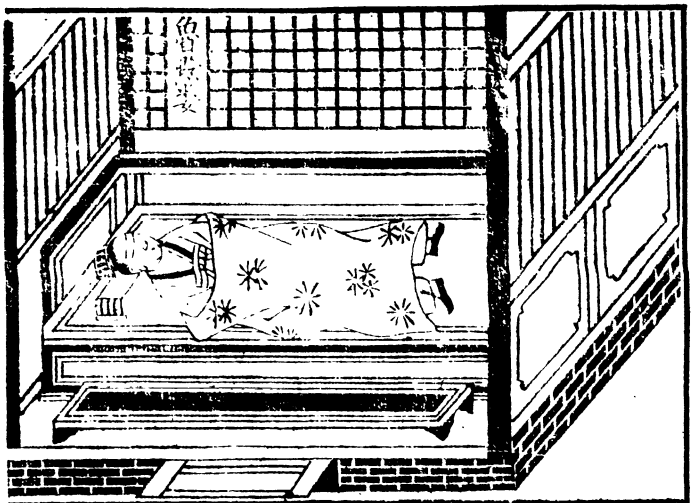
魯大夫柳下惠之妻也柳下惠處魯三黜而不去憂民救亂妻曰無乃瀆乎君子有二恥国無道而貴恥也国有道而賤恥也今當乱世三黜而不去亦近恥也柳下惠曰油油之民將陷於害吾能已乎且彼爲彼我爲我彼雖裸裎安能汚我油油然與之處仕於下位柳下既死門人將誄之妻曰將誄夫子之德耶則二三子不如妾知之也乃誄曰夫子之不伐兮夫子之不竭兮夫子之信誠而與人無害兮



屈柔從俗不強察兮蒙恥救民
德彌大兮雖遇三黜終不蔽兮
愷悌君子永能厲兮嗟呼惜哉
乃下世兮庶幾遐年今遂逝兮
嗚呼哀哉魂神泄兮夫子之謚
宜爲惠兮門人從之以爲誄莫
能竄一字君子謂柳下惠妻能
光其夫矣詩曰人知其一莫知
其他此之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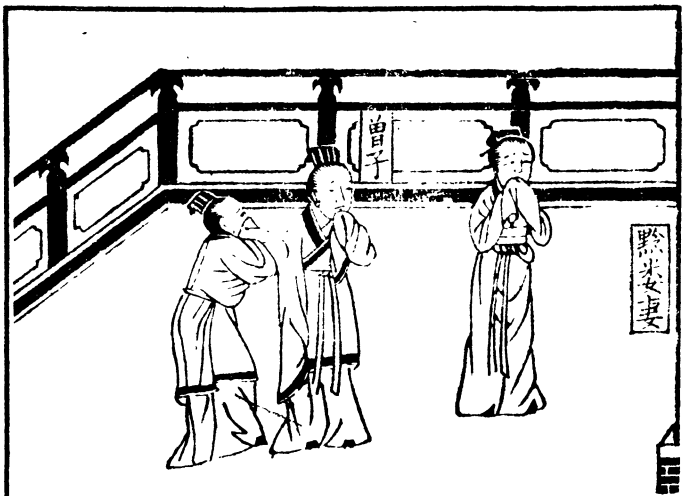
頌曰

下惠之妻　賢明有文
柳下既死　門人必存
將誄下惠　妻爲之辭
陳列其行　莫能易之



魯黔婁妻

魯黔婁先生之妻也先生死曾子與門人往弔之其妻出戶曾子弔之上堂見先生之尸在牖下枕墼席稾襜袍不衷覆以布被手足不盡斂覆頭則足見覆足則頭見曾子曰斜引其被則斂矣妻曰斜而有餘不如正而不足也先生以不斜之故能至於此生時不邪死而邪之非先生意也曾子不能應遂哭之曰嗟乎先生之終也何以爲謚其妻曰以康爲謚曾子曰先生在時食不充口衣不蓋形死則手足不斂旁無酒肉生不得其美死不得其榮何樂於此而謚爲康乎



其妻曰昔先生君嘗欲授之政以為国相辞而不為是有餘貴也君嘗賜之粟三十鍾先生辞而不受是有餘富也彼先生若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不戚戚於貧賤不忻忻於富貴求仁而得仁求義而得義其謚為康不亦宜乎曾子曰唯斯人也而有斯婦君子謂黔婁妻為樂貧行道詩曰彼美淑姬可與寤言此之謂也

頌曰

黔婁既死　妻獨主喪　布衣褐衾
曾子弔焉　不求豐美
安賤甘淡　猶謚曰康
尸不揜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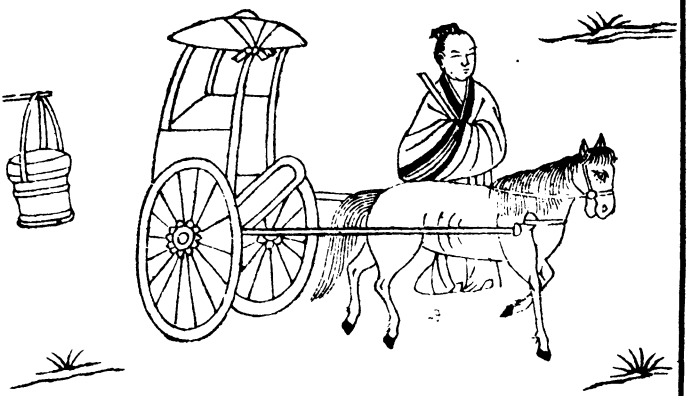
齊相御妻

齊相晏子僕御之妻也號曰命婦晏子將出命婦窺其夫爲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洋洋甚自得也既歸其妻曰宜矣子之卑且賤也夫曰何也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国名顯諸侯今者吾從門間觀其志氣恂恂自下思念深矣今子身長八尺乃爲之僕御耳然子之意洋洋若自足者妾是以去也其夫謝曰請自改何如妻曰是懷晏子之智而加以八尺之長也夫躬仁義事明主其名必揚矣且吾聞爭榮於義而賤不虛驕以貴於是其夫乃深自責孚道謙遜常

若不足晏子怪而問其故具以實對於是晏子賢其能納善自改升諸景公以爲大夫顯其妻以爲命婦君子謂命婦知善故賢人之所以成者其道博矣非特師傅朋友相與切磋也妃匹亦君多焉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言當常嚮爲其善也

頌曰

齊相御妻　匡夫以道
明言驕恭　恂恂自效
夫改易行　學問靡已
晏子升之　列於君子



楚接輿妻

楚狂接輿之妻也接輿躬耕以爲食楚王使使者持金百鎰車二駟往聘迎之曰王願請先生治淮南接輿笑而不應使者遂不得与語而去妻從市來曰先生以而爲義豈將老而遺之哉門外車跡何其深也接輿曰王不知吾不肖也欲使我治淮南遺使者持金駟来聘其妻曰得無許之乎接輿曰夫富貴者人之所欲也子何惡我許之妻曰義士非礼不動不爲貧而易操不爲賤而改行妾事先生躬耕以爲食親績以爲衣食飽衣暖據義而動其樂亦自足矣若受人

重祿乘人堅良食人肥鮮而將何以待之接輿曰吾不許也妻曰君使不從非忠也從之又遠非義也不如去之夫負釜甑妻戴紝器變名易姓而遠徙莫知所之君子謂接輿妻爲樂道而遠害夫安貧賤而不怠於道者唯至德者能之詩曰肅肅兔罝椓之丁丁言以怠於道也

頌曰

接輿之妻　亦安貧賤
雖欲進仕　見時暴亂
楚聘接輿　妻請避館
載紝易姓　終不遭難

楚老萊妻

楚老萊子之妻也萊子逃世耕於蒙山之陽葭墻蓬室木床蓍席衣縕食菽躬山播種人或言之楚王曰老萊賢士也王欲聘以璧帛恐不來楚王駕至老萊之門老萊方織笘王曰寡人愚陋獨守宗廟願先生幸臨之老萊子曰僕山野之人不足守政王復曰守国之孤願変先生之志老萊子曰諾王去其妻戴笨萊挾薪樵而來曰何車迹之衆也老萊子曰楚王欲使吾守国之政妻曰許之乎曰然妻曰妾聞之可食以酒肉者可隨以鞭撻可授以官祿者可隨以鈇鉞今先生食人酒肉受人官祿爲人所制也

能免於患乎妾不能爲人所制投其畚萊而去老萊子曰子還吾爲子更慮遂行不顧至江南而止曰鳥獸之解毛可績而衣之捃其遺粒足以食也老萊子乃隨其妻而居之民從而家者一年成落三年成聚君子謂老萊妻果於從善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療飢此之謂也

頌曰

老萊與妻　逃世山陽
蓬蒿爲室　莞葭爲蓋
楚王聘之　老萊將行
妻曰世亂　乃遂逃亡

楚於陵妻

楚於陵子終之妻也楚王聞於陵子終賢欲以爲相使使者持金百鎰往聘迎之於陵子終曰僕有箕箒之妾請入與計之即入謂其妻曰楚王欲以我爲相遣使者持金來今日爲相明日結駟連騎食方丈於前可乎妻曰夫子織屨以爲食非與物無治也左琴右書樂亦在其中矣夫結駟連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於前甘不過一肉今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

新刊古列女傳卷之二終

懷楚国之憂其可乎亂世多害妾恐先生之不保命也於是子終出謝使者而不許也遂相與逃而爲人灌園君子謂於陵妻爲有德行詩云愔愔良人秩秩德音此之謂也

頌曰

於陵處楚　王使聘焉
入與妻謀　懼世亂煩
進往遇害　不若身安
左琴右書　爲人灌園

靖庵余氏模刻

新刊古列女傳卷之三

仁智傳

一　密康公母

密康公之母姓魏氏周共王遊於涇上康公從有三女奔之其母曰必致之王夫獸三爲群人三爲衆女三爲粲王田不取群公行下衆王御不參一族夫粲美之物歸汝而何德以堪

之王猶不堪況尔小醜乎
康公不獻王減密君子爲
密母爲能識微詩云无已
太康戚思其憂此之謂也

頌曰

密康之母　先識盛衰
非刺康公　受粲不歸
公行下衆　物湎則損
俾獻不聽　密果滅殞

建安余氏模刻

二　楚武鄧曼

鄧曼者武王之夫人也王使屈瑕爲將伐羅屈瑕号莫敖与群帥悉楚師以行鬬伯比謂其御曰莫敖必敗夫人趾高心不固矣見王曰必濟師王以告夫人鄧曼曰大夫非衆之謂也其謂君抚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狃於滿騷之役將自用也必小羅君若不鎮抚其不設備乎於是王使賴人追之不及莫敖令於軍中曰諫者有刑及鄖師次乱濟至羅羅与鬬戎擊之大敗莫敖自經荒谷群帥囚于治父以待刑王曰孤之罪也皆免之君子謂鄧曼爲知

人詩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此之謂也王伐隨且行告鄧曼曰余心蕩何也鄧曼曰王德薄而祿厚施鮮而得多物盛必衰日中必移盈而蕩天之道也先王知之矣故臨武事將發大命而蕩王心焉若師徒毋虧王薨於行国之福也王遂行卒於樠木之下君子謂鄧曼為知天道易曰日中則昃月盈則虧天地盈虛与時消息此之謂也

頌曰

楚武鄧曼　見事所興
謂瑕軍敗　知王將薨
識彼天道　盛而必衰
終如其言　君子揚称

二

許穆夫人

許穆夫人者衛懿公之女許穆公之夫人也初許求之齊亦求之懿公將與許女因其傳母而言曰古者諸侯之有女子也所以苞苴玩弄繫援於大國也言今者許小而遠齊大而近若今之世強者爲雄如使邊境有寇戎之事維是四方之故赴告大國妾在不猶愈乎今舍近而就遠離大而附小一旦有車馳之難孰可與慮社稷衛侯不聽而嫁之於許其後翟人攻衛大破之而許不能救衛侯遂奔

走涉河而南至楚丘齊桓往而存之遂城楚丘以居衛侯於是悔不用其言當敗之時許夫人馳驅而弔唁衛侯因疾之而作詩云載馳載馳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于漕大夫跋涉我心則憂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尒不臧我思不遠君子善其慈惠而遠識也

頌曰

衛女來嫁　謀許與齊
女諷母曰　齊大可依
衛君不聽　後果遁逃
許不能救　女作載馳

四　曹僖氏妻

曹大夫僖負羈之妻也晉公子重耳亡過曹恭公不礼爲聞其駢脅近其舍伺其將浴設微薄而觀之負羈之妻言於夫曰吾觀晉公子其從者三人皆国相也以此三人者皆善戮力以輔人必得晉国若得反国必覇諸侯而討無礼曹必爲首若曹有難子必不免子胡不早自貳爲且吾聞之不知其子者視其父不知其君者視其所使今其從者皆卿相之僕也則其君必覇王之主也若加礼爲必能報施

矣若有罪焉必能討過子不早畜禍至不久矣負羈乃遺之壺飡加璧其上公子受飡反璧及公子反國伐曹乃表負羈之閭令兵士無敢入士民之扶老携弱而赴其閭者門外成市君子謂僖氏之妻能遠識詩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此之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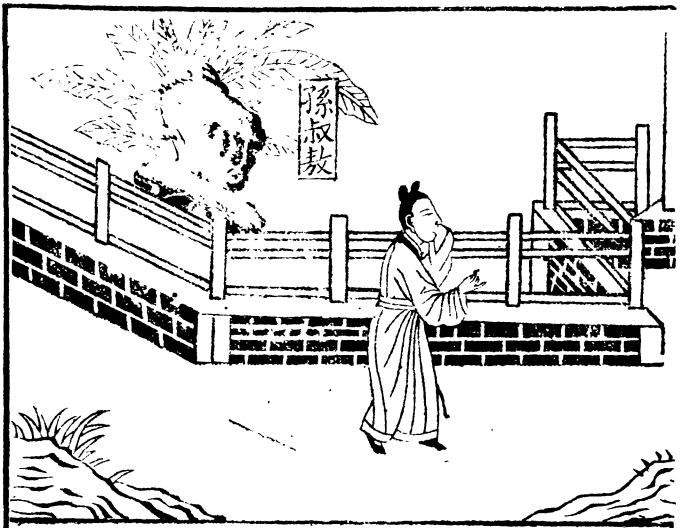
頌曰

僖氏之妻　厥智孔白
見晉公子　知其興作
使夫饋飡　且以自託
文伐曹国　卒獨見釋

五

孫叔敖母

楚令尹孫叔敖之母也叔敖爲嬰兒之時出遊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歸見其母而泣焉母問其故對曰吾聞見兩頭蛇者死今者出遊見之其母曰蛇今安在對曰吾恐他人復見之殺而埋之矣其母曰汝不死矣夫有陰德者陽報之德



勝不祥仁除百禍天之處高而聽卑書不云乎皇天無親惟德是輔爾嘿矣必興於楚及叔敖長爲令尹君子謂叔敖之母知道德之次詩云母氏聖善此之謂也　頌曰

叔敖之母　深知天道
叔敖見蛇　兩頭岐首
殺而埋之　泣恐不及
母曰陰德　不死必壽

六

晉伯宗妻

晉大夫伯宗之妻也伯宗賢而好以直辯凌人每朝其妻常戒之曰盈憎主人民愛其上有愛好人者必有憎妬人者夫子好直言枉者惡之禍必及身矣伯宗不聽朝而以喜色歸其妻曰子貌有喜色何也伯宗曰吾言於朝諸大夫皆謂我知似陽子妻曰實穀不華至言不飾今陽子華而不实言而無謀是以禍及其身子何喜焉伯宗曰吾欲飲諸大夫酒而与之語爾試聽之其妻曰諾於是爲大會与諸大夫飲既飲而問妻曰何若對曰

諸大夫慕子若也然而民之不能戴其上久矣雖必及子子之仕固不可易也且国家多貳其危可立待也子何不預結賢大夫以託州犁焉伯宗曰諾乃得畢羊而交之及欒不忌之讒郤害伯宗譖而殺之畢羊乃送州犁于荆遂得免焉君子謂伯宗之妻知天道詩云多將熇熇不可救藥伯宗之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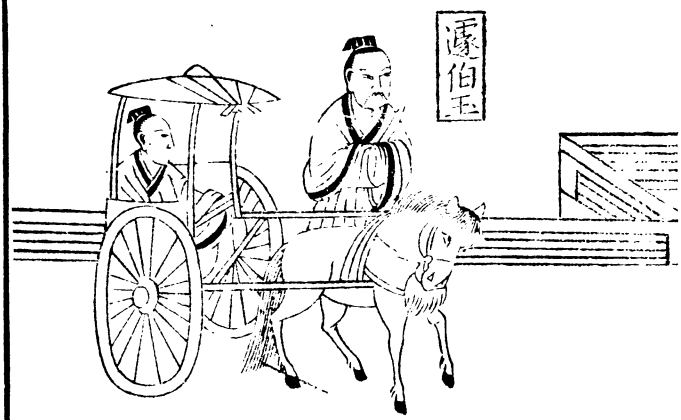
頌曰

伯宗凌人　妻知其亡
數諫伯宗　厚許畢羊
屬以州犁　以免咎殃
伯宗遇禍　州犁奔荆

七

衛靈夫人

衛靈公之夫人也靈公與夫人夜坐聞車聲轔轔至闕而止過闕復有聲公問夫人曰知此謂誰夫人曰此蘧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夫忠臣與孝子不爲昭昭變節不爲冥冥惰行蘧伯玉衛之賢大夫也仁而有智敬於事上此其人必不以闇昧廢禮是以知之公使視之果伯玉也公反之以戲夫人曰非也夫人酌觴再拜賀公



公曰子何以賀寡人夫人曰始妾獨以衛爲有蘧伯玉尔今衛復有與之齊者是君有二臣也國多賢臣国之福也妾是以賀公驚曰善哉遂語夫人其實焉君子謂衛夫人明於知人道夫可欺而不可罔者其明智乎詩云我聞其聲不見其人此之謂也

頌曰

衛靈夜坐　夫人與存
有車轔轔　中止關門
夫人知之　必伯玉焉
維知識賢　問之信然

八

齊靈仲子

齊靈仲子者宋侯之女齊靈公之夫人也初靈公娶於魯聲姬生子光以爲太子夫人仲子與其娣戎子皆嬖於公仲子生子牙戎子請以牙爲太子代光公許之仲子曰不可夫廢常不祥聞諸侯之難失謀夫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今无故而廢之是專絀諸侯而以難犯不祥也君心悔之在我而已仲子曰妾非諼

也誠禍之萌也以死爭之公終不聽遂逐太子光而立牙爲太子高厚爲傅靈公疾高厚微迎光及公薨崔杼立光而殺高厚以不用仲子之言禍至於此君子謂仲子明於事理詩云聽用我謀庶无大悔仲子之謂也

頌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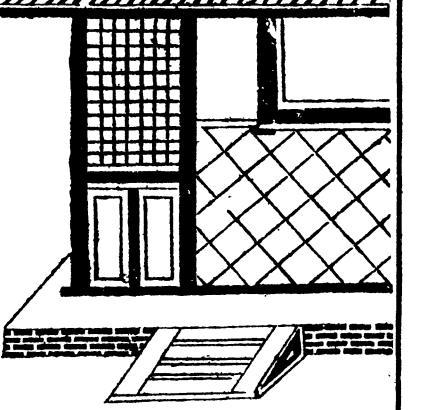
齊靈仲子　仁智顯明
靈公立牙　廢嫡子光
仲子強諫　棄適不祥
公既不聽　果有禍殃

九　魯臧孫母

臧孫母者魯大夫臧文仲之母也文仲將爲魯使至齊其母送之曰汝刻而無恩好盡人力躬人以威魯國不容子矣而使子之齊凡奸將作必於變動害子者其於斯發事乎汝其戒之魯與齊通壁之鄰之國也魯之寵臣多怨汝者又皆通於齊高子國子是必使齊圖魯而拘汝留之難乎其免也汝必施恩布惠而後出以求助焉於是文仲託於三家厚士大夫而後之齊齊果拘之而興兵欲襲魯文仲微使人遺公書恐得其書乃謬其辭曰斂小器投諸台食獵犬組羊裘琴之合甚思之臧我羊羊有母食

我以同魚冠纓不足帶有餘公召大夫相與議之莫能知之人有言臧孫母者世家子也君何不試召而問焉於是召而語之曰吾使臧子之齊今持書來云尔何也臧孫母泣下襟曰吾子拘有木治矣公曰何以知之對曰歛小器投諸台旨何以知之對曰歛小器投諸台旨言取郭外朋內之於城中也食獵犬組羊裘者言趣饗戰鬬之士而繕甲兵也琴之合甚思之者言思妻也臧我羊羊有母是善告妻善養母也食我以同魚同者其文錯錯者所以治鋸鋸者所以治木也是有木治係於獄矣冠纓不足帶有餘者頭亂不得梳飢不得食也故知吾子拘而有木治矣於是以臧孫母之言軍於境上齊方發兵將以襲魯聞兵在境上乃還文仲而不伐魯君子謂臧孫母識微見遠詩云陟彼屺兮瞻望母兮此之謂也

頌曰　臧孫之母　剌子好威　必且遇害　使援所依
既厚三家　果拘於齊　母說其書　子遂得歸



九　晉羊叔姬

叔姬者羊舌子之妻也叔向叔魚之母也一姓楊氏叔向名肸叔魚名鮒羊舌子好正不容於晉去而之三室之邑三室之邑人相與攘羊而遺之羊舌子不受叔姬曰夫子居晉不容去之三室之邑又不容於三室之邑是於夫子不容也不如受之羊舌子受之曰爲肸與鮒享之叔姬曰不可南方有鳥名曰乾吉食其子不擇肉子常不遂今肸

與鮒童子也隨大夫而化者不可食以不義之肉不若埋之以明不與於是乃盛以甕埋壚陰後二年攘羊之事發都吏至羊舌子曰吾受之不敢食也發而視之則其骨存焉都吏曰君子哉羊舌子不與攘羊之事矣君子謂叔姬爲能防善遠疑詩曰無曰不顯莫予云覯此之謂也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氏夏姬之女美而有色叔姬不欲娶其族叔向曰吾母之族貴而無庶吾懲舅氏矣叔姬曰子靈

之妻殺三夫一君一子而士一國兩卿矣尔不懲此而反懲吾族何也且吾聞之有奇福者必有奇禍有甚美者必有甚惡今是鄭穆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也子貉早死无後而天鍾美於是將必以是大有歟也昔有仍氏生女黰黑而甚美光可監人名曰玄妻樂正蘷娶之生伯封宕有豕心貪惏毋期忿戾无饜謂之封豕有窮后羿滅之蘷是用不祀且三代之亡及恭太子之廢皆是物也汝何以爲哉夫有美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也叔向懼而不敢娶平公強使娶之生揚食我食我號曰伯碩伯碩生時侍者謁之叔姬曰長狄産男叔姬往視之及堂聞其號也而還曰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今將滅羊舌氏者必是子也遂不肯見及長與祁勝爲乱晉人殺食我羊舌氏由是遂滅君子謂叔姬爲能推

類詩云如彼泉流无淪胥以敗此之謂也叔姬之始生叔魚也而視之曰是虎目而豕喙鳶肩而牛腹谿壑可盈是不可饜也必以賂死遂不見及叔魚長爲國賛理邢侯與雍子爭田雍子入其女於叔魚以求直邢侯殺叔魚與雍子於朝韓宣子患之叔向曰三姦同罪請殺其生者而戮其死若遂族邢侯氏而尸叔魚與雍子於市叔魚卒以貪死叔姬可謂智矣詩云貪人敗類此之謂也

頌曰

叔向之母　察於情性　推人之生
以窮其命　叔魚食我　皆貪不正
必以貨死　果卒分爭

圖見前

十一　晉范氏母

晉范氏母者范獻子之妻也其三子遊於趙氏趙簡子乘馬園中園中多株問三子曰柰何長者曰明君不問不爲乱君不問而爲中者曰愛馬足則元愛民力愛民力則元愛馬足少者曰可以三德使民設令伐株於山將有馬爲也已而開圃示之株夫山遠而圃近是民一悅矣夫險阻

之山而伐平地之株民二悅矣既畢而賤賣民三悅矣簡子從之民果三悅少子伐其謀歸以告母母喟然嘆曰終滅范氏者必是子也夫伐功施勞鮮能布仁乘僞行詐莫能久長其後智伯滅范氏君子謂范氏母爲知難本詩曰无忝尔祖式穀尔訛此之謂也

頌曰 范氏之母貴德尚信以訴與民知其必滅小子三德鮮能有仁後果逢禍身死國分

十二　魯公乘妙

魯公乘妙若魯公乘子皮之妙也其族人死妙哭之甚悲子皮止妙曰安之吾今嫁姊矣已過時子皮不復言也魯君欲以子皮爲相子皮問妙曰魯君欲以我爲相爲之乎妙曰勿爲也子皮曰何也妙曰夫臨喪而言嫁一何不習礼也後過時而不言一何不達人事也子内不習禮而外不達人事子不可以爲相子皮曰妙欲嫁何不早言妙曰婦人之事唱而後和吾豈以欲嫁之故數子乎子誠不習於礼不達於人事以此相一國據大衆何以理之譬猶擁目而別黑白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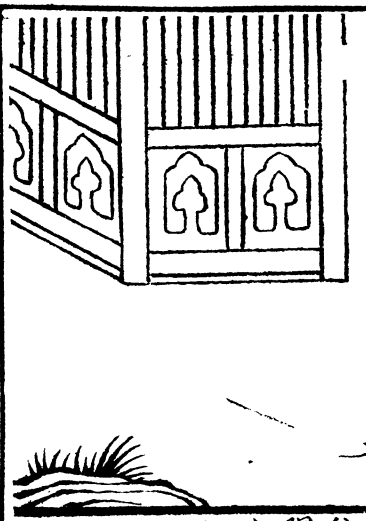
揆目而別黑白猶无患也不達人事而相國非有天咎必有人禍子其勿爲也子皮不聽卒受爲相居未期年果誅而死君子謂公秉姒緣事而知弟之遇禍也可謂智矣待禮然後動不苟觸情可謂貞矣詩云籜兮籜兮風其吹汝叔兮伯兮唱予和汝又曰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此之謂也

頌曰

子皮之姊　緣事分理
子皮相魯　知其禍起
姊諫子皮　殆不如止
子皮不聽　卒爲宗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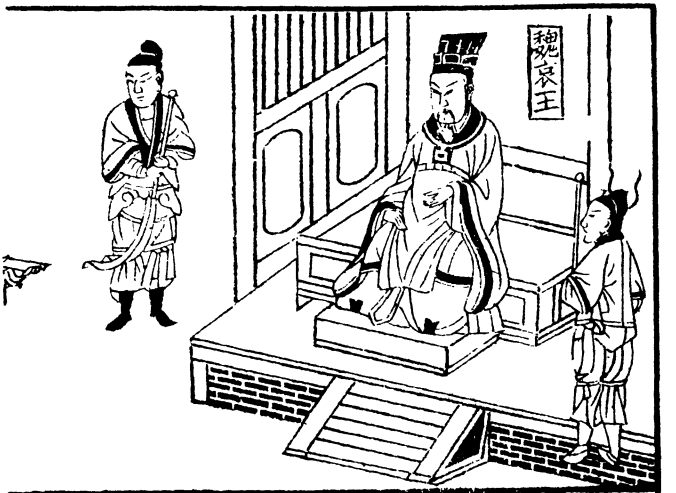
十二　魯漆室女

漆室女者魯漆室邑之女也過時未適人當穆公時君老太子幼女倚柱而嘯旁人聞之莫不爲之悽者其隣人婦從之遊謂曰何嘯之悲也子欲嫁耶吾爲子求偶漆室女曰嗟乎始吾以子爲有知今無識也吾豈爲不嫁不樂而悲哉吾憂魯君老太子幼鄰婦笑曰此乃魯大夫之憂婦人何與焉漆室女曰不然非子所知也昔晉客舍吾家繫馬園中馬佚馳走踐吾葵使我終歲不食葵鄰人女奔隨人士其家倩吾兄行追之逢霖水出



溺流而死今吾終身無兄吾聞河
潤九里漸如三百步今魯君老悖
太子少愚二僞日起夫魯国有患
者君臣父子皆被其辱禍及衆
庶婦人獨安所避乎吾甚憂之子
乃曰婦人無與者何哉鄰婦謝
曰子之所慮非妾所及三年魯果
亂齊楚攻之魯連有寇男子戰
鬬婦人轉輸不得休息君子曰遠
矣漆室女之思也詩云知我者
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此
之謂也

漆室之女　計慮甚妙　維魯且亂
倚柱而嘯　君子嗣幼　禺悖女孼生
魯果擾亂　齊伐其城



十四　魏曲沃負

曲沃負者魏大夫如耳母也秦立魏公子政爲魏太子魏哀王使使者爲太子納妃而美王將自納焉曲沃負謂其子如耳曰王乱於無別汝胡不匡之方今戰國強者爲雄義者顯焉今魏不能強王又無義何以持國乎王中人也不知其爲禍耳汝不言則魏必有禍矣有禍必及吾家汝言以尽忠忠以除禍不可失也如耳未遇間會使於齊負因叙王門而上書曰曲沃之老婦也心有所懷願以聞於王王召入負曰妾聞男女之別国之大節也婦人脆於志寡於心不可以邪開也是故必十五而笄二十而嫁早成其号諡所以就之也聘則爲妻

奔則爲妾所以開善遏淫也節成然後許嫁親迎然後隨從負女之義也今大王爲太子求妃而自納之於後宮此毀負女之行而亂男女之別也自古聖王必正妃匹妃匹正則興不正則亂夏之興也以塗山士也以末喜殷之興也以有娀士也以妲己周之興也以大姒士也以褒姒周之康王夫人晏出朝闕雎起興思得淑女以配君子夫雎鳩之鳥猶未嘗見乘居而匹處也夫男女之盛合之以礼則父子生焉君臣成焉故爲万物始君臣父子夫婦三者天下之大綱紀也三者治則治亂則亂今大王亂人道之始棄綱紀之務敵国五六南有從楚西有横秦而魏国居其間可謂僅存矣王不憂此而從亂无別父子同女妾恐大王之国政危矣王曰然寡人不知也遂与太子妃而賜負三十鍾如耳澤而爵之王勤行自脩勞來国家而齊楚強秦不敢加兵焉君子謂魏負知礼詩云敬之敬之天維顯思此之謂也

頌曰　魏負饒達　非剌哀王　王子納妃　礼別不明　王改自修　卒无敵兵

負扈門

十五　趙將括母

趙將馬服君趙奢之妻趙括之母也秦攻趙孝成王使括代藺頗爲將く行括母上書言於王曰括不可使將王曰何以曰始妾事其父く時爲將身所奉飯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大王及宗室所賜幣者盡以与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爲將東向而朝軍吏く无敢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歸盡藏之乃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王以爲若其父乎父子不同執心各異願勿遣王曰母置之吾計已決矣括母曰王終遣之

新刊古列女傳卷之三　終

即有不稱妾得无隨乎王曰不也括既行代廉頗三十餘日趙兵果敗括死軍覆王以括母先言故卒不加誅君子謂括母爲仁智詩曰老夫灌灌小子蹻蹻匪我言耄爾用憂謔此之謂也

頌曰

孝成用括　代頗距秦
括母献書　知其覆軍
頤止不得　請罪止身
括死長平　妻子得存

靜庵余氏模刻

新刊古列女傳卷之四

貞順傳

一　召南申女者申人之女也既許嫁於酆夫家禮不備而欲迎之女與其人言以爲夫婦者人倫之始也不可不正傳曰正其本則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之千里是以本立而道生源治而流清故嫁娶者所以傳重承業繼續先祖爲宗廟主也夫家輕禮遠制不可以行遂不肯往夫家訟之爲

理致之於獄女終以一物不具一禮不備守節持義必死不往而作詩曰雖速我獄室家不足言夫家之禮不備足也君子以爲得婦道之儀故舉而揚之傳而法之以絕無禮之求防謠慾之行爲又曰雖速我訟亦不女從此之謂也

頌曰

召南申女　貞一修容
夫礼不備　終不肯從
娶以必死　遂至獄訟
作詩明意　後世稱通

二　宋恭伯姬

伯姬者魯宣公之女成公之妹也其母曰繆姜嫁伯姬於宋恭公恭公不親迎伯姬迫於父母之命而行既入宋三月廟見當行夫婦之道伯姬以恭公不親迎故不肯聽命宋人告魯魯使大夫季文子如宋致命於伯姬還復命公享之繆姜出于房再拜曰大夫勤勞於遠道辱送小子不志先君以及後嗣使下而有知先君猶有望也敢再拜大夫之辱伯姬既嫁於恭公十年恭公卒伯姬寡至景公時伯姬常遇夜失火左右曰夫人少避火伯姬曰婦人之義保傅不來夜不下堂待保傅來也保母至矣傅母未

至也左右又曰夫人以避火伯姬曰婦人之義傅母不至夜不可下堂越義求生不如守義而死遂逮於火而死春秋詳録其事爲賢伯姬以爲婦人以貞爲行者也伯姬之婦道尽矣當此之時諸侯聞之莫不悼痛以爲死者不可以生財物猶可復故相与聚會於澶淵償宋之所喪春秋善之君子曰禮婦人不得傅母夜不下堂行必以燭伯姬之謂也詩云淑慎尔止不愆于儀伯姬可謂不失儀矣

頌曰

伯姬忠專　守礼一意　宮夜失火
保傅不備　逮火而死　厥心靡悔
春秋賢之　詳録其事

二　衛宣夫人

夫人者齊侯之女也嫁於衛至城門而衛君死保母曰可以還矣女不聽遂入持三年之喪畢弟立請曰衛小国也不容二庖請願同庖終不聽衛君使人甥於齊兄弟齊兄弟皆欲與君使人告女〻終不聽乃作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厄窮而不閔勞辱而不苟然後能自致也言不失也然後可以濟難矣詩曰威儀棣〻不可選也言其左右無賢臣皆順其君之意也君子美其貞壹故幸而列之於詩也　頌曰

齊女嫁衛　厥至城門　公薨不反　遂入三年　後君欲同　女終不渾　作詩譏刺　卒守死君

四　蔡人之妻

蔡人之妻者宋人之女也既嫁於蔡而夫有惡疾其母將改嫁之女曰夫不幸乃妾之不幸也奈何去之適人之道壹与之醮終身不改不幸遇惡疾不改其意且夫采芣苢之草雖甚惡猶始於捋采之終於懷擷之浸以益親況於夫婦之道乎彼无大故又不還妾何以得去終不聽其母乃作芣苢之詩君子曰宋女之意甚貞而壹也

頌曰

宋女專愨　持心不願　夫有惡疾
意猶一精　母勸去歸　作詩不聽
後人美之　以為順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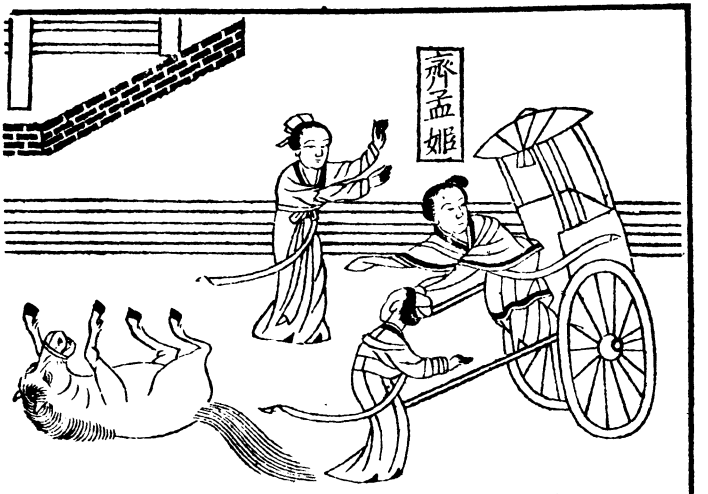
五　黎莊夫人

黎莊夫人者衛侯之女黎莊公之夫人也既往而不同欲所務者異未嘗得見甚不得意其傅母閔夫人賢公反不納憐其失意又恐其已見遣而不以時去謂夫人曰夫婦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去今不得意胡不去乎乃作詩曰式微式微胡不歸夫人曰婦人

之道壹而已矣彼雖不吾以吾何可以離於婦道乎乃作詩曰微君之故胡爲乎中路終執貞壹不違婦道以俟君命君子故序之以編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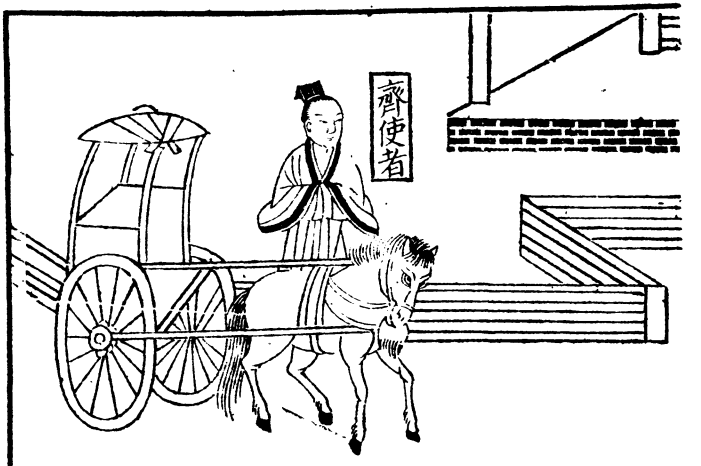
頌曰

黎莊夫人　執行不衰
莊公不偶　行節及垂
傳母勸去　作詩式微
夫人守壹　終不肯歸



六　齊孝孟姬

孟姬者華氏之長女齊孝公之夫人也好礼貞壹過時不嫁齊中求之禮不備終不往躡男席語不及外遠別避嫌齊中莫能備禮求爲齊国稱其貞孝公聞之乃修禮親迎于華氏之室父母送孟姬不下堂母醮房之中結其衿縭誡之曰必敬必戒無違宮事父誡之東階之上曰必夙興夜寐無違命其有大妨於王命者亦勿從也諸母誡之兩階之閒曰敬之敬之必終父母之命夙夜無怠尔之衿縭父母之言謂何姑姊妹誡之門内曰夙夜無衍尔之衿鞶無忘父母之言孝公親迎孟姬於其父母三顧而出親迎之綏自御輪三曲顧姬與遂納于宮三月廟見而後行夫婦之道既居久之公遊於琅邪華孟姬後車奔姬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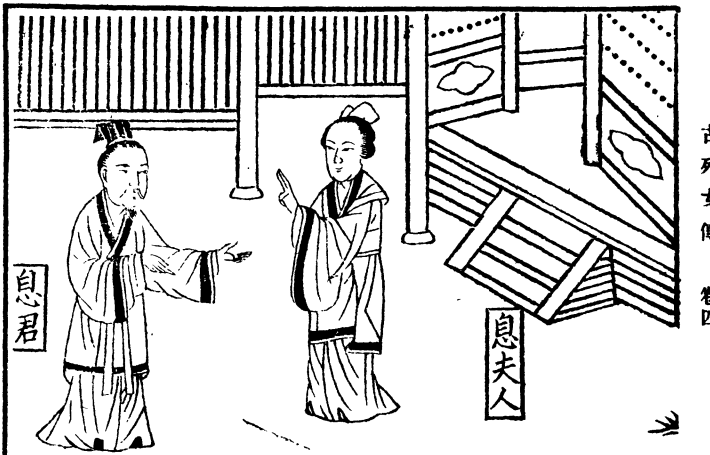


車碎莘公使駟馬立車載姬以歸姬使侍御者舒帷以自障蔽而使傳母應使者曰妾聞妃后踰閾必乘安車輜軿下堂必從傳母保阿進退則鳴玉環佩內飾則結紐綢繆野處則帷裳擁蔽所以正心壹意自儆制也今立車無軿非所敢受命也野處無衛非所敢久居也三者失禮多矣夫無禮而生不若早死使者馳以告公更取安車比其反也則自縊矣傳母救之不絕傳母曰使者至輜軿已具姬氏蘇然後乘而歸君子謂孟姬好禮禮婦人出必輜軿衣服綢繆既嫁歸問女昆弟不問男昆弟所以遠別也詩曰彼君子女綢直如髮此之謂也

孟姬好禮　執節其公　避嫌遠別　終不冶容　載不並乘　非禮不從　君子嘉焉　自古寡尚

七　息君夫人

夫人者息君之夫人也楚伐息破之虜其君使守門將妻其夫人而納之於宮楚王出遊夫人遂出見息君謂之曰人生要一死而已何至自苦妾无須臾而忘君也終不以身更貳雖生離於地上豈如死歸於地下哉乃作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息君止之夫人不聽遂自殺息君亦自殺同日俱死楚王賢其夫人守節有義乃以諸侯之礼合



而弊之君子謂夫人說於行善故序之於詩夫義動君子利動小人息君夫人不爲利動矣詩云德音莫違及爾同死此之謂也

頌曰

楚厲惠君　納其適妃　夫人又持　彌固衰宄　作詩不同　思志新顧　遂死不貞　故列於賢

八 齊杞梁妻

齊杞梁殖之妻也莊公襲莒殖戰而死莊公歸遇其妻使使者弔之於路杞梁妻曰今殖有罪君何辱命焉若令殖免於罪則賤妾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与郊弔於是莊公乃還車詣其室成礼然後去杞梁之妻无子內外皆无五屬之親既无所歸乃枕其夫之屍於城下而哭內誠動人道路過者莫不爲之揮涕十日而城爲之崩既葬曰吾何歸矣夫婦人必有所倚

者也父在則倚父夫在則倚夫子在則倚子今吾上則无父中則无夫下則无子内无所依以見吾誠外无所倚以立吾節吾豈能更二哉亦死而已遂赴淄水而死君子謂杞梁之妻貞而知礼詩云我心傷悲聊与子同歸此之謂也

頌曰

杞梁戰死　其妻哭夫
齊莊道弔　避不敢當
哭夫於城　城爲之崩
自以无親　赴淄而薨

楚平伯嬴

九　楚平伯嬴

伯嬴者秦穆公之女楚平王之夫人昭王之母也當昭王時楚与吳爲伯莒之戰吳勝楚遂入至郢昭王亡吳王闔閭尽妻其後宮次至伯嬴伯嬴持刀曰妾聞天子者天下之表也公侯者一国之仪也天子失制則天下乱諸侯失節則其国危夫婦之道固人倫之始王教之端是以明王之制使男女不親授坐不同席食不共器殊巾櫛所以施之也若諸侯外淫者絶鄉大夫外淫者放士庶人外淫者宮割夫然者以爲仁失可復以義亡失可復以礼男女之喪乱亡四焉夫造乱亡之端公侯之所紀天子之所誅也今君王弃仪表之行縱

亂亡之欲犯誅絶之事何以行令訓民且妾聞生而辱不若死而榮若使君王弃其仪表則无以臨国妾有淫端則无以生世壹辜而兩辱妾以死守之不敢承命且凡所欲妾者爲樂也近妾而死何樂之有如先殺妾又何益於君王於是吳王慙遂退舍伯嚭与其保阿閉永巷之門皆不釋兵三旬秦救至昭王乃復矣君子謂伯嚭勇而精壹詩曰莫莫葛藟施于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此之謂也

頌曰

闔閭勝楚　入郢宮室
尽妻後宮　莫不戰慄
伯嚭自守　堅固專一
君子美之　以爲有節

十

楚昭貞姜

貞姜者齊侯之女楚昭王之夫人也王出遊留夫人漸臺之上而去王聞江水大至使使者迎夫人忘持其符使者至請夫人出夫人曰王與宮人約令召宮人必以符今使者不持符妾不敢從使者行使者曰今水方大至還而取符則恐後矣夫人曰妾聞之貞女之義不犯約勇者不畏死守一節而已妾知從使者必生留必死然弃約越

義而求生不若留而死耳於是使者取符則水大至臺崩夫人流而死王曰嗟夫守義死節不爲苟生處約持信以成其貞乃號之曰貞姜君子謂貞姜有婦節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此之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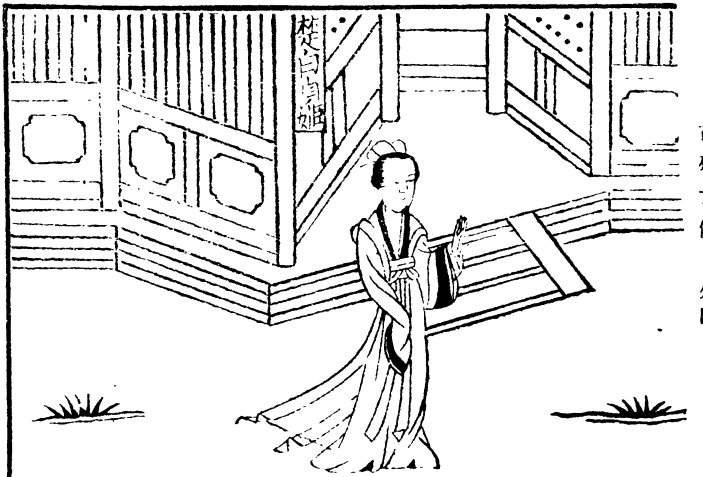
頌曰

楚昭出遊　留姜漸臺
江水大至　無符不來
夫人守節　流死不疑
君子序焉　上配伯姬

十

楚白貞姬

貞姬者楚白公勝之妻也白公死其妻紡績不嫁吳王聞其美且有行使大夫持金百鎰白璧一双以娉爲以輜軿三十乘迎之將以爲夫人大夫致幣白妻辭之曰白公生之時妾幸得充後宮執箕箒掌衣履拂枕席託爲妃匹白公不幸而死妾願守其墳墓以終天年今王賜金璧之聘夫人之位非愚妾之所聞也且夫弃義從欲者汚也見利忘死者貪也夫貪汚之人王何以爲哉妾聞之忠臣不借人以



力貞女不假人以色豈獨事生若此哉於死者亦然妾既不仁不能從死今又去而嫁不亦太甚乎遂辟聘而不行吳王賢其守節有義號曰貞姬楚君子謂貞姬廉潔而誠信夫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詩云彼美孟姜德音不忘此之謂也

頌曰

白公之妻　守寡紡績
吳王美之　娉以金璧
妻操固行　雖死不易
君子大之　美其嘉績

十二

衛宗二順

衛宗二順者衛宗室靈王之夫人而及其傳妾也秦滅衛君乃封靈王世家使奉其祀靈王死夫人无子而守寡傳妾有子傳妾事夫人八年不衰供養愈謹夫人謂傳妾曰孺子養我甚諱子奉祀而妾事我亾不聊也且吾聞主君之毋不妾事人今我无子於礼斥絀之人也而得留以尽其節是我幸也今又煩孺子不改故節我甚內慙吾願出居外以時相見我甚便之傳妾泣而對曰夫人欲使靈氏受三不祥耶不幸早終是一不祥也夫人无子而婢妾有子是二不祥也夫人欲出居外使婢子居內是三不祥也妾聞忠臣事君无怠倦時孝子養親忠无日也妾豈敢以小貴之故變

妾之節哉供養固妾之職也夫人又何勤乎夫人曰元子之人而辱主君之母雖子欲尔衆人謂我不知礼也吾終願居外而已傅妾退而謂其子曰吾聞君子處順奉上下之仪修先古之礼此順道也今夫人雖我將欲居外使我居內此逆也處逆而生豈若守順而死哉遂欲自殺其子泣而守之不聽夫人聞之懼遂許傅妾留終年供養不衰君子曰二女相讓亦誠君子可謂行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矣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此之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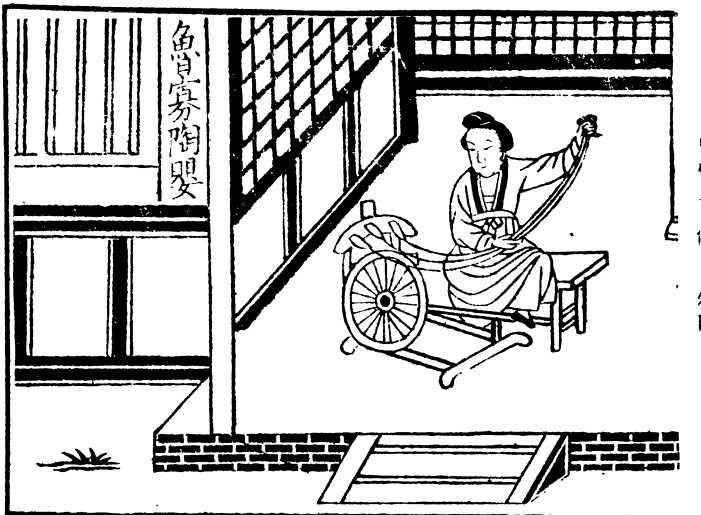
頌曰

衛宗二順　執行威固
妾子雖代　供養如故
主婦斬讓　請求出舍
終不肯聽　礼甚闇暇

十二

魯寡陶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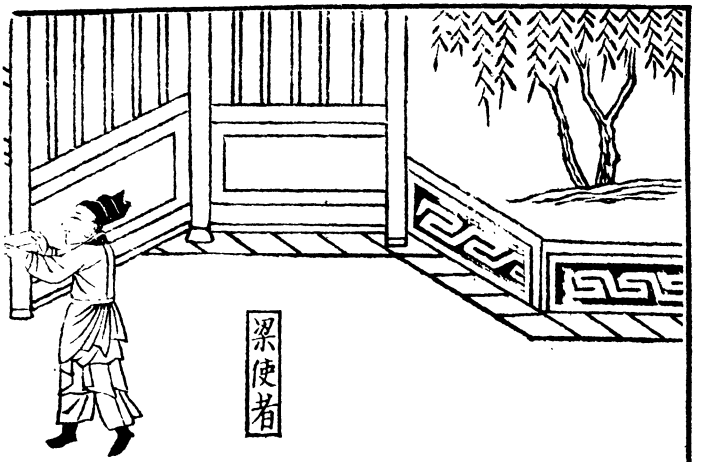
陶嬰者魯陶門之女也少寡養幼孤无強昆弟紡績爲產魯人或聞其義將求焉嬰聞之恐不得免作歌明已之不更二也其歌曰黃鵠之早寡兮七年不雙鵁頸獨宿兮不与衆同夜半悲鳴兮想其故雄天命早寡兮獨宿何傷寡婦念此兮泣下數行嗚呼哉兮



死者不可忘飛鳥尚然兮況於貞良雖有賢雄兮終不重行魯人聞之曰斯女不可得已遂不敢復求嬰寡終身不改君子謂陶嬰貞壹而思詩云心之憂矣我歌且謠此之謂也

頌曰

陶嬰少寡　紡績養子
或欲取焉　乃自修理
作歌自明　求者乃止
君子稱揚　以爲女紀



梁使者

十四　梁寡高行

高行者梁之寡婦也其爲人榮於色而美於行夫死早寡不嫁梁貴人多爭欲娶之者不能得梁王聞之使相娉焉高行曰妾夫不幸早死先狗焉填溝壑妾守養其幼孤曾不得專意貴人多求妾者幸而得免今王又重之妾聞婦人之義一往而不改以全貞信之節念忘死而趍生是不信也貴而忘賤是不貞也弃義而從利无以爲人乃

梁寡高行

援鏡持刃以割其鼻曰妾已刑矣所以不死者不忍幼弱之重孤也王之求妾者以其色也今刑餘之人殆可釋矣於是相以報王大其義高其行乃復其身尊其號曰高行君子謂高行節礼專精詩云謂予不信有如皎日此之謂也

頌曰

高行処梁　貞專精純
不貪行貴　務在一信
不受梁娉　劓鼻刑身
君子高之　顯示後人

十五　陳寡孝婦

孝婦者陳之少寡婦也年十六而嫁未有子其夫當行戍夫且行時屬孝婦曰我生死未可知幸有老母死它兄弟借吾不還汝肯養吾母乎婦應曰諾夫果死不還婦養姑不衰慈愛愈固紡績以爲家業終无嫁意居喪三年其父母哀其年少无子而早寡也將取而嫁之孝婦曰妾聞之信者人之幹也義者行之節也妾幸得離强禄受嚴命而事夫夫且行時屬妾以其老母既許諾之夫受人之託豈可弃哉弃託不信背死不義不可也母曰吾憐汝少年早寡也孝婦曰妾聞寧載於義而死不載於地而生且夫養人老母而不能卒許人以諾而不能信將何以立於世夫爲人婦固

新刊古列女傳貞順卷之四

養其舅姑者也夫不幸先死不得盡爲人子之礼今又使妾去之莫養老毋是明夫之不肖而著妾之不孝不孝不信且无義何以生哉因欲自殺其父母懼而不敢嫁也遂使養其姑二十八年姑死葬之終奉祭祀淮陽太守以聞漢孝文皇帝高其義貴其信美其行使使者賜之黃金四十斤復之終身号曰孝婦君子謂孝婦備於婦道詩云匪直也人秉心塞淵此之謂也

孝婦処陳
妣將嫁之
專心養姑
聖王嘉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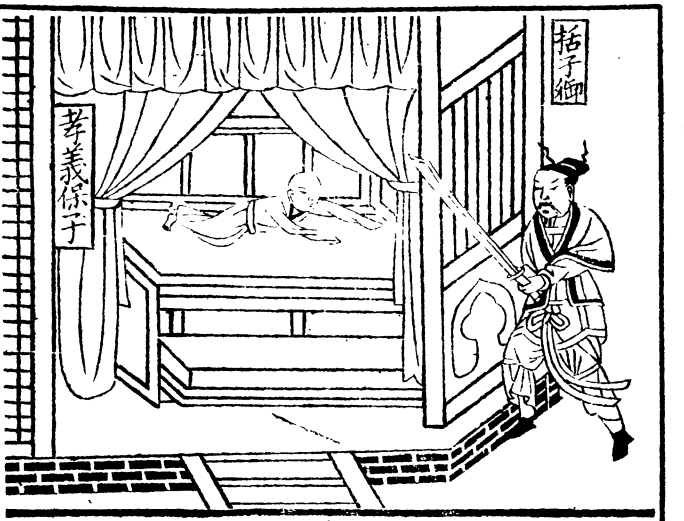
夫死无子
終不聽母
一醮不改
號曰孝婦

新刊古列女傳卷之五

節義傳

一 魯孝義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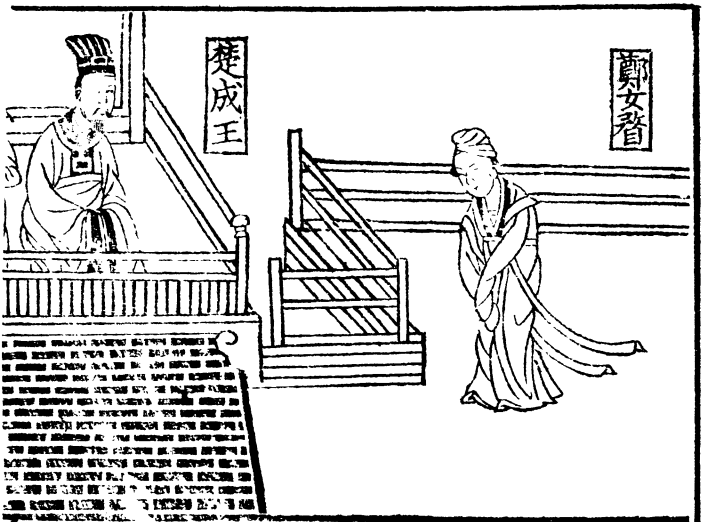
孝義保者魯孝公稱之保母臧氏之寡也初孝公父武公與其二子長子括中子戲朝周宣王宣王立戲爲魯太子武公薨戲立是爲懿公孝公時號公子稱最少義保與其子俱入宮養公子稱括之子伯御與魯人作亂攻殺懿公而自立求公子稱於宮將殺之義保聞伯御將殺稱乃衣其子以稱之衣卧於稱之處



伯御殺之義保遂抱称以出遇称舅魯大夫於外舅問称死乎義保曰不死在此舅曰何以得免義保曰以吾子代之義保遂以逃十一年魯大夫皆知称之在保於是請周天子殺伯御立称是爲孝公魯人高之論語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其義保之謂也

頌曰

伯御作乱　由魯宮起
孝公乳保　臧氏之母
逃匿孝公　易以其子
保母若斯　亦誠足恃



二一　楚成鄭詹

鄭詹者鄭女之嬴媵楚成王之夫人也初成王登臺臨後宮宮人皆傾觀子詹直行不顧徐步不変王曰行者顧子詹不顧王曰顧吾以女爲夫人子詹復不顧王曰顧吾又與女千金而封若父兄子詹遂一顧於是王下臺而問曰夫人重位也封爵厚禄也壹顧可以得之已得而遂不顧何也子詹曰妾聞婦人以端正和顏爲容今者大王在臺上而妾顧則是失儀節也不顧告以夫人之尊示以封爵之重而後顧則是妾貪貴樂利以忘義理也苟忘義理何以事王王曰善遂立以爲夫人處期年王將立公子商臣以爲太子王問之於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齒未也而又多寵子既置而黜之必爲亂矣且其人蜂目而豺聲

忍人也不可立也王退而問於夫人子瞀曰令尹之言信可從也王不聽遂立之其後商臣以子上赦蔡之事譖子上而殺之子瞀謂其保曰吾聞婦人之事在於饋食之間而已雖然心之所見吾不能藏夫昔日子上言太子之不可立也太子怨之譖而殺之王不明察遂辜無罪是白黑顛倒上下錯謬也王多寵子皆欲得國太子貪忍恐失其所王又不明無以照之庶嫡分爭禍必興焉後王又欲立公子職職商臣庶弟也子瞀退而與其保言曰吾聞信不見疑今者王必將以職易太子吾懼禍亂之作也而言之於王王不吾應其以太子爲非吾子疑吾譖之者乎夫見疑而生衆人孰知其不然與其無義而生不如死以明之且王聞吾死必寤太子之不可釋也遂自殺保母以其言通於王是時太子知王之欲廢之也遂興師作亂圍王宮王請食熊蹯而死不可得也遂自經君子曰非至仁孰能以身誠詩曰舍命不渝此之謂也

頌曰　子瞀先識　執節有常　興於不顧　卒配成王
知商臣亂　言之甚強　自嫌非子　以殺身盟

二　晉圉懷嬴

懷嬴者秦穆之女晉惠公太子之妃也圉質於秦穆公以嬴妻之六年圉將逃歸謂嬴氏曰吾去國數年子父之接忘而秦晉之友不加親也夫鳥飛反鄉狐死首丘我其首晉而死子其與我行乎嬴氏對曰子晉太子也辱於秦子之欲去不亦宜乎雖然寡君使婢子侍執巾櫛以固子也

今吾不足以結子是吾不肖也從子而歸是棄君也言子之謀是負妻之義也三者無一可行雖吾不從子也子行矣吾不敢泄言亦不敢從也子圍遂逃歸君子謂懷嬴善厭夫婦之間　頌曰

晉圍贇秦　配以懷嬴
圍將與逃　嬴不肯聽
亦不泄言　操心甚平
不告所從　無所阿傾

四　楚昭越姬

楚昭越姬者越王句踐之女楚昭王之姬也昭王讌遊蔡姬在左越姬參右王親乘馳以馳逐遂登附社之臺以望雲夢之囿觀士大夫逐者既驩乃顧謂二姬曰樂乎蔡姬對曰樂王曰吾願與子生若此死又若此蔡姬曰昔弊邑寡君固以其黎民之役事君王之馬足故以婢子之身爲

苞苴玩好今乃比於妃嬪固願生俱樂死同時王顧謂史書之蔡姬許從孤死矣乃復謂越姬越姬對曰樂則樂矣然而不可久也王曰吾願與子生若此死若此其不可得乎越姬對曰昔吾先君莊王淫樂三年不聽政事終而能改卒霸天下妾以君王爲能法吾先君將改斯樂而勤於政也今則不然而要婢子

以死其可得乎且君王以束帛乘馬取婢子於弊邑寡君受之太廟也不約死妾聞之諸姑婦人以死敦君之善益君之寵不聞其以苟從其闇死爲榮妾不敢聞命於是王寤敬越姬之言而猶親嬖蔡姬也居二十五年王救陳二姬從王病在軍中有赤雲夾日如飛鳥王問周史史曰是害王身然可以移於將相將相聞之將請以身禱於神王曰將相之於孤猶股肱也今移禍焉庸爲去是身乎不聽越姬曰大哉君王之德以是妾願從王矣昔日之遊遥樂也是以不敢許及君王復於禮國人皆將爲君王死而況於妾乎請願先驅狐狸於地下王曰昔之遊樂吾戲耳若將必死是彰孤之不德也越姬曰昔日妾雖口不言

心既許之矣妾聞信者不負其心義者不虛設其事妾死王之義不死王之好也遂自殺王病甚讓位於三弟三弟不聽王薨於軍中蔡姬竟不能死王弟子閻與子西子期謀曰毋信者其子必仁乃伏師閉壁迎越姬之子熊章立是爲惠王然後罷兵歸葬昭王君子謂越姬信能死義詩曰德音莫違及尔同死越姬之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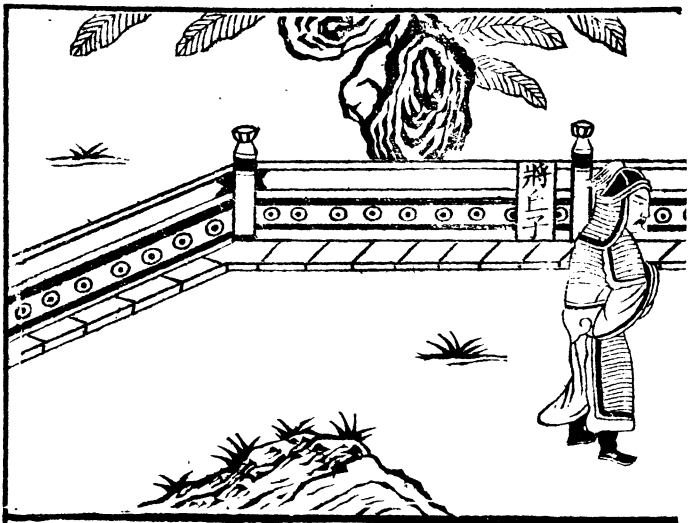
頌曰

楚昭遊樂　要姬從死　蔡姬許王
越姬執禮　終獨死節　群臣嘉美
維斯兩姬　其德不比

圖同前

十五　蓋將之妻

蓋之偏將亡子之妻也戎伐蓋殺其君令於蓋群臣曰敢有自殺者妻子尽誅亡子自殺人救之不得死既歸其妻謂之曰吾聞將節勇而不果生故士民尽力而不畏死是以戰勝攻取故能存国安君夫戰而忘勇非孝也君亡不死非忠也今軍敗君死子獨何生忠孝忘於身何忍以歸亡子曰蓋小戎大吾力畢能尽君不幸而死吾固自殺也以救故不得死其妻曰是冀曰有救今又何也亡子曰吾非愛身也戎今曰自殺者誅及妻子是以不死死又無益於君其妻曰吾聞之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君死而子不死可謂義乎多殺士民不能存國而自活可謂仁乎憂妻子而忘仁義



背故君而事暴強可謂忠乎人無忠臣之道仁義之行可謂賢乎周書曰先君而後臣先父母而後兄弟先兄弟而後交友先交友而後妻子妻子私愛也事君公義也今子以妻子之故失人臣之節無事君之礼棄忠臣之公道營妻子之私愛偷生苟活妾等恥之況於子乎吾不能與子蒙恥而生焉遂自殺戎君賢之祠以太牢而以將礼葬之賜其弟金百鎰以爲卿而使別治蓋君子謂蓋將之妻潔而好義詩曰淑人君子其德不回此之謂也

頌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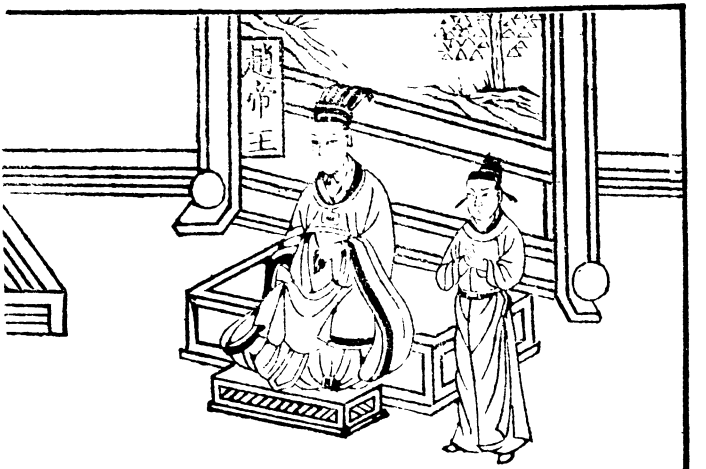
蓋將之妻　據節銳精　戎既滅蓋　上子獨生
妻恥不死　陳設五榮　爲夫先死　卒遺顯名

十六　魯義姑姊

魯義姑姊者魯野之婦人也齊攻魯至郊望見一婦人抱一兒攜一兒而行軍且及之棄其所抱抱其所攜而走於山兒隨而啼婦人遂行不顧齊將問兒曰走者尒毋耶曰是也毋所抱者誰也曰不知也齊將乃追之軍士引弓將射之曰止不止吾將射尒婦人乃還齊將問所抱者誰也所棄者誰也對曰所抱者妾兄之子也所棄者妾之子也見軍之至力不能兩護故棄妾之子齊將曰子之於毋其親愛也痛甚於心今釋之而反抱兄之子何也婦人曰已之子私愛也兄之子公義也夫背公義而嚮私愛亡兄子而存妾子幸而得幸則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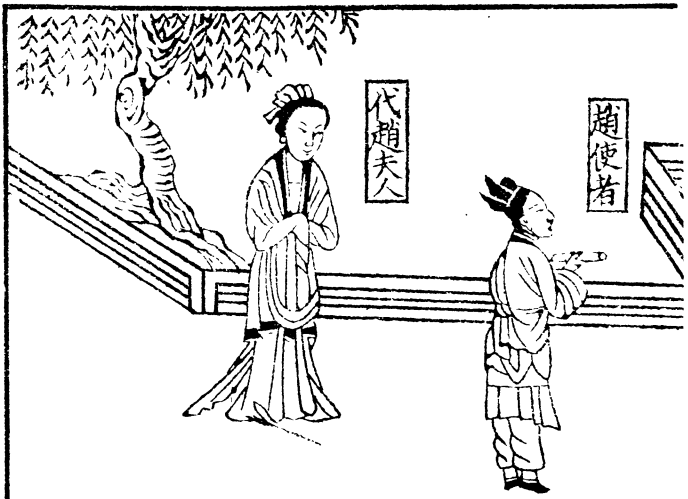
君不五畝畜大夫不吾養庶民国人不吾與也夫如是則魯肩元所容而累足元所履也子雖痛乎獨謂義何故忍棄子而行義不能无義而視魯国於是齊將按兵而止使人言於齊君曰魯未可伐也乃至於境山澤之婦人耳猶知持節行義不以私害公而況於朝臣士大夫乎請還齊君許之魯君聞之賜婦人束帛百端號曰義姑姊公正誠信果於行義夫義其大哉雖在匹婦国猶賴之況以礼義治國乎詩云有覃德行四國順之此之謂也　頌曰

齊君攻魯　義姑有節　見軍走山
棄子抱姪　齊將問之　賢其推理
一婦為義　齊兵遂止



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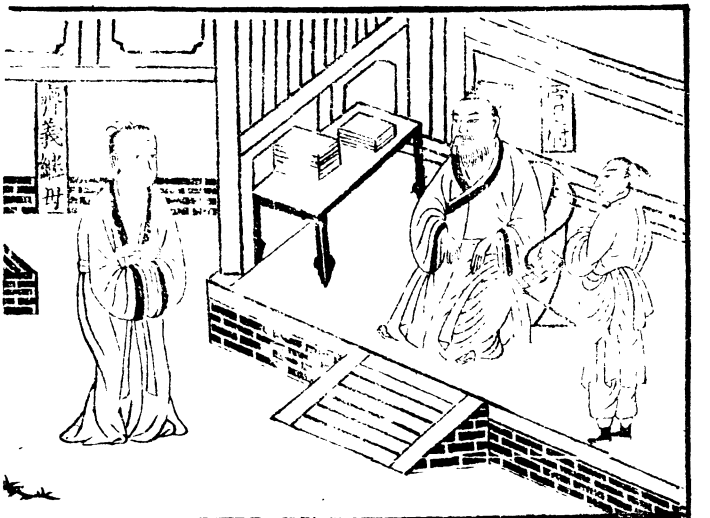
代趙夫人者趙簡子之女襄子之姊代王之夫人也簡子既葬襄子未除服北登夏屋誘代王使厨人持斗以食代王及從者行酣陰令宰人各以一斗擊殺代王及從者因舉兵平代地而迎其姊趙夫人夫人曰吾受先君之命事代之王今十有餘年矣代无大故而主君殘之今代已亡吾將奚歸且吾聞之婦人執義无二夫吾豈有二夫



哉欲迎我何之以弟慢夫非義也以夫怨弟非仁也吾不敢怨然亦不歸遂泣而呼天自殺於靡笄之地代人皆懷之君子謂趙夫人善處夫婦之間詩云不僭不賊鮮不爲則此之謂也

頌曰

惟趙襄子　代夫人弟
襲滅代王　迎取其姊
姊引義理　稱引節礼
不歸不怨　遂留野死



八　齊義繼母

齊義繼母者齊二子之母也當宣王時有人鬬死於道者吏訊之被一創二子兄弟立其傍吏問之兄曰我殺之弟曰非兄也乃我殺之期年吏不能決言之於相相不能決言之於王王曰今皆赦之是縱有罪也皆殺之是誅無辜也寡人度其母能知子善惡試問其母聽其所欲殺活相召其母問之曰母之子殺人兄弟欲相代死吏不能決言之於王王有仁惠故問母何所欲殺活其母泣而對曰殺其少者相受其言因而問之曰夫少子者人之所愛也今欲殺之何也其

母對曰以者妾之子也長者前妻之子也其父疾且死之時屬之於妾曰善養視之妾曰諾今既受人之託許人以諾豈可以忘人之託而不信其諾耶且殺兄活弟是以私愛廢公義也背言志信是欺死者也夫言不約束已諾不分何以居於世哉子雖痛乎獨謂行何泣下沾襟相入言於王王美其義高其行皆赦不殺而尊其母号曰義母君子謂義母信而好義絜而有讓詩曰愷悌君子四方爲則此之謂也

頌曰

義繼信誠　公正知禮　親假有罪　相讓不已
吏不能決　王以問母　據信行義　卒免二子

九　魯秋潔婦

潔婦者魯秋胡子妻也既納之五日去而官於陳五年乃歸未至家見路傍婦人採桑秋胡子悅之下車謂曰若曝採桑吾行道遠願託桑蔭下飡下齋休焉婦人採桑不輟秋胡子謂曰力田不如逢豐年力桑不如見国卿吾有金願以與夫人婦人曰嗟夫採桑力作紡績織紝以供衣食奉二親養夫子吾不願金所願卿无有外意妾亦无淫泆之志收子之裔与笥金秋胡子遂去至家奉金遺母使人喚婦至乃嚚採桑者也秋胡子慙婦曰子束髮辞親往仕五年乃還當所悅馳驟揚塵疾至今也乃悅路傍婦

人下子之粮以金予之是志毋也志毋不孝好色淫泆是汚行也汚行不義夫事親不孝則事君不忠處家不義則治官不理孝義並亡必不遂矣妾不忍見子改娶矣妾亦不嫁遂去而東走投河而死君子曰潔婦精於善夫不孝莫大於不愛其親而愛其人秋胡子有之矣君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秋胡子婦之謂也詩云惟是褊心是以爲刺此之謂也

頌曰

秋胡西仕　五年乃歸
遇妻不識　心有淫思
妻執无二　歸而相知
耻夫无義　遂東赴河

十　周主忠妾

周主忠妾者周大夫妻之媵妾也大夫號主父自衛仕於周二年且歸其妻遥於鄰人恐主父竟其遥者憂之妻曰無憂也吾爲毒酒封以待之矣三日主父至其妻曰吾爲子勞封酒相待使媵婢取酒而進之媵婢心知其毒酒也計念進之則殺主父不義言之又殺主母不忠猶与因陽僵覆酒主大怒而笞之既已妻恐媵婢言之因以他過笞欲殺之媵知將死終不言主父弟聞其事具以告主父主父驚乃免媵婢而笞殺其妻使人陰問媵婢曰汝知其事何以不言而反幾死乎媵婢曰殺主以自生又有辱主之名吾死則死耳豈言之哉主

父高其義貴其意將納以爲妻媵婢辟曰主辱而死而妾獨生是无礼也代主之処是逆理也无礼逆礼有一猶愈今尽有之難以生矣欲自殺主聞之乃厚幣而嫁之四鄰爭娶之君子謂忠妾爲仁厚夫名无細而不聞行无隱而不彰詩云無言不讎无德不報此之謂也

頌曰　周主忠妾　慈惠有序　主妻淫僻　藥酒毒主
使妾奉進　僵以除賊　忠全其主　終蒙其福

十一　魏節乳母

魏節乳母者魏公子之乳母秦攻魏破之殺魏王瑕誅諸公子而一公子不得令魏國曰得公子者賜金千鎰匿之者罪至夷節乳母與公子俱逃魏之故臣見乳母而識之曰乳母無恙乎乳母曰嗟乎吾奈公子何故臣曰今公子安在吾聞秦令曰有能得公子者賜金千鎰匿之者罪至夷乳母儻言之則可以得千金知而不言則昆弟無類矣乳母曰吁我不知公子之處故臣曰我聞公子與乳母俱逃母曰吾雖知之亦終不可以言故臣曰今魏國已破亡族已滅子匿之尚誰爲乎母吁而言曰夫見利而反上者逆也畏死而棄義者亂也

今持逆乱而以求利吾不爲也且夫凡爲人養子者務生之非爲殺之也豈可利賞畏誅之故廢正義而行逆節哉妾不能生而令公子擒也遂抱公子逃於深澤之中故臣以告秦軍秦軍追見爭射之乳母以身爲公子蔽矢著身者數十與公子俱死秦王聞之貴其守忠死義乃以卿礼葬之祠以太牢寵其兄爲五大夫賜金百鎰君子謂

節乳母慈惠敦厚重義輕則礼爲孺子室於宮擇諸母及阿者必求其寛然慈惠温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爲子師次爲慈母次爲保母皆居子室以養全之他人无事不得往來慈故能愛乳徇搏虎伏鶉搏俚恩出於中心也詩云行有死人尚或墐之此之謂也

頌曰

秦既滅魏　購其子孫　公子乳母　與俱遁逃
守節執事　不爲利遣　遂死不顧　名號顯遺

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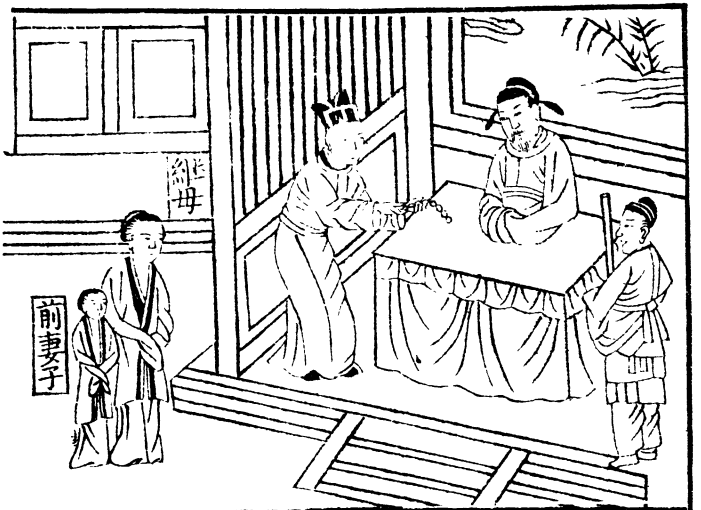
梁節姑姊

梁節姑姊者梁之婦人也因失火兄子與其已子在內中欲取兄子輒得其子獨不得兄子火盛不得復入婦人將自趣火其友止之曰子本欲取兄之子惶恐卒誤得尔子中心謂何何至自赴火婦人曰梁国豈可卢告人曉也被不義

之名何面目以見兄弟国人哉吾欲復投吾子爲失母之恩吾勢不可以生遂赴火而死君子謂節姑姊潔而不汚詩曰彼其之子舍命不渝此之謂也

頌曰

梁節姑姊　據義執理
子姪同内　火大發起
欲出其姪　輒得厥子
火盛自投　明不私已



十二　珠崖二義

二義者珠崖令之後妻及前妻之女也女名初年十三珠崖多珠繼母連大珠以為繫臂及令死當送喪法內珠入於棺者死繼母棄其繫臂珠其子曰年九歲好而取之置之母鏡奩中皆莫之知遂奉喪歸至海關關候士吏搜索得珠十枚於繼母鏡奩中吏曰嘻此值法無可奈何誰當坐者初在左右顧心恐母云置鏡奩中乃曰初當坐之吏曰其狀何如對曰君不幸夫人解繫臂棄之初心惜之取而置夫人鏡奩中夫人不知也繼母聞之遽疾行問初初曰夫人所棄珠初復取之置夫人奩中初當坐之母意亦以初為實然憐之乃因謂吏曰願且待幸无劾兒兒誠不知也此珠妾之繫臂也君不幸妾解去之而置奩中

迫奉喪道遂與弱小俱忽然忘之妾當坐之初固曰實初取之繼母又曰兒但讓耳實妾取之因涕泣不能自禁女亦曰夫人哀初之孤欲強活初身夫人實不知也又因哭泣泣下交頸送葬者盡哭哀慟傍人莫不爲酸鼻揮涕閔吏執筆書劾不能就一宇閔候垂泣終日不能忍決乃曰母子有義如此吾寧坐之不忍加文且又相讓安知孰是遂棄珠而遣之既去後乃知男獨取之也君子謂二義慈孝論語曰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若繼母與假女推讓爭死哀感傍人可謂直耳

頌曰

珠崖夫人　甚有母恩　假繼相讓　各自伏愆
維女亦賢　納珠於閔　二義如此　爲世所傳

十四　郃陽友娣

友娣者郃陽邑任延壽之妻也字季兒有三子季兒兄季宗與延壽爭葬父事延壽与其友田建陰殺季宗建獨坐死延壽會赦乃以告季兒季兒曰嘻獨今乃語我乎遂振衣欲去問曰所与共殺吾兄者爲誰延壽曰田建田建已死獨我當坐之汝殺我而已季兒曰殺夫不義事兄之讎亦不義延壽曰吾不敢留汝願以車馬及家中財物尽以送汝聽汝所之季兒曰吾當安之兄死而讎不報與子同枕席而使殺吾兄内不能和夫家又縱兄之仇何面目以生而戴天履地

乎延壽慙而去不敢見季兒季兒乃告其大女曰汝父殺吾兄義不可以留又終不復嫁矣吾去汝而死善視汝兩弟遂以繼自經而死馮翊王讓聞之大其義令縣復其三子而表其墓君子謂友娣善復兄仇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季兒可以爲則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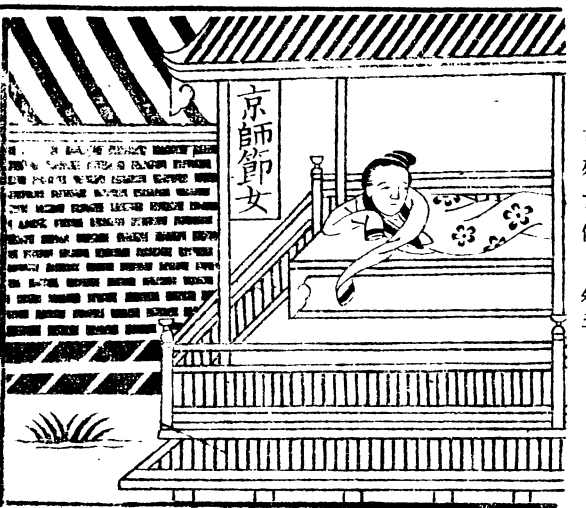
頌曰

季兒樹義　天殺其兄
欲復兄讎　義不可行
不留不去　遂以自殃
馮翊表墓　嘉其義明

十五　京師節女

京師節女者長安大昌里人之妻也其夫有仇人欲報其夫而無道徑聞其妻之仁孝有義乃劫其妻之父使要其女爲中謁父呼其女告之女計念不聽之則殺父不孝聽之則殺夫不義不孝不義雖生不可以行於世欲以身當之乃且許諾曰旦日在樓上新沐東首卧則是矣妾請開戶牖待之還其家乃告其夫使防他所因自沐居樓上東首開戶牖而卧夜半仇家果至斷頭持去明而視之乃其妻之頭也仇人哀痛之以爲有義遂釋不殺其夫君子謂節女仁孝厚於恩義也夫

新刊古列女傳卷之五



重仁義輕死亡行之高者也論語曰君子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此之謂也

頌曰

京師節女　夫仇劫父
要女間之　不敢不許
期處既成　乃易其所
殺身成仁　義冠天下

余氏勤有堂刊

新刊古列女傳卷之六

辯通傳

一　齊管妾婧

妾婧者齊相管仲之妾也甯戚欲見桓公道无從乃爲人僕將車宿齊東門之外桓公因出甯戚擊牛角而商歌甚悲桓公異之使管仲迎之甯戚称曰浩々乎白水管仲不知所謂不朝五日而有憂色其妾婧進曰今君不朝五日而有憂色敢問国家之事耶君之謀也管仲曰非汝所知也婧曰妾聞之也毋老老毋賤々毋少少毋弱々管仲曰何謂也昔者太公望年七十屠牛於朝歌市八十爲天子師九

十而封於齊由是觀之老可老耶夫伊尹有薪氏之媵臣也湯立以爲三公天下之治太平由是觀之賤可賤耶睪子生五歲而賛禹由是觀之少可少耶駘騠生七日而超其母由是觀之弱可弱耶於是管仲乃下席而謝曰吾請語子其故昔日公使我迎寧戚寧戚曰浩浩乎白水吾不知其所謂是故憂之其妾笑曰人已語君矣君不知識耶古有白水之詩詩不云乎浩浩白水儵儵之魚君来召我我將安居国家未定從我焉如此寧戚之欲得仕国家也管仲大悦以報桓公桓公乃修官府齊戒五日見寧子因以爲佐齊国以治君子謂妾婧爲可與謀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此之謂也

頌曰　桓遇寧戚　命管迎之　寧称白水　管仲愛疑
妾進問爲　爲說其詩　管嘉報公　齊得以治

二

楚江乙母

楚大夫江乙之母也當恭王之時乙爲郢大夫有入王宮中盜者令尹以罪乙請於王而絀之處家無幾何其母士布八尋乃往言於王曰妾夜士布八尋令尹盜之王方在小曲之臺令尹侍焉王謂母曰令尹信盜之寡人不爲其富貴而不行法爲若不盜而巫之楚国有常法母曰令尹不身盜之也乃使人盜之王曰其使人盜奈何對曰昔孫叔敖之爲令尹也道不拾遺門不閉關而盜賊自息今令尹之

治也耳目不明盜賊公行是故使盜得盜妾之布是與使人盜何以異也王曰令尹在上寇盜在下令尹不知有何罪焉母曰吁何大王之言過也昔日妾之子爲郢大夫有盜王宮中之物者妾子坐而絀妾子亦豈知之哉然終坐之令尹獨何人而不以是爲過也昔者周武王有言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上不明則下不治相不賢則国不寧所謂国先人者非無人也無理人者也王其察之王曰善非徒譏令尹又譏寡人命吏償母之布因賜金千鎰母讓金布曰妾豈貪貨而失大王哉怨令尹之治也遂去不肯受王曰母智若此其子必不愚乃復召江乙而用之君子謂乙母善以微喻詩云猷之未遠是用大諫此之謂也

頌曰　江乙失位　乙母勤心　既歸家處　亡布八尋　指責令尹　辟甚有度　王復用乙　賜母金布

二一

晉弓工妻

弓工妻者晉繁人之女也當平公之時使其夫爲弓三年乃成平公引弓而射不穿一札平公怒將殺弓人弓人之妻也願有謁繁人之子弓人之妻也願有謁於君平公見之妻曰君聞昔者公劉之行乎羊牛踐岸葦惻然爲民痛之恩及草木豈欲殺不辜者乎秦穆公有盜食其駿馬之肉反飲之以酒楚莊王臣援其夫人之衣而絕纓与飲大樂此三君者仁著於天下卒享其報名垂至今昔帝堯茅茨不剪

采椽不斲土階三等猶以爲爲之者勞居之者逸也今妾之夫治造此弓其爲之亦勞其幹生於太山之阿一日三覩陰三覩陽傅以燕牛之角纏以荆麋之筋糊以阿魚之膠此四者皆天下之妙選也而君不能以穿一札是君之不能射也而反欲殺妾之夫不亦謬乎妾聞射之道左手如拒右手如附枝右手發之左手不知此蓋射之道也平公以其言而射穿七札賚人之夫立得出而賜金三鎰君子謂弓工妻可与處難詩曰敦弓既堅舍矢既鈞言射有法也

頌曰

晉平作弓　三年乃成　公怒弓工　將加以刑
妻往說公　陳其幹材　列其勞苦　公遂釋之

四　齊傷槐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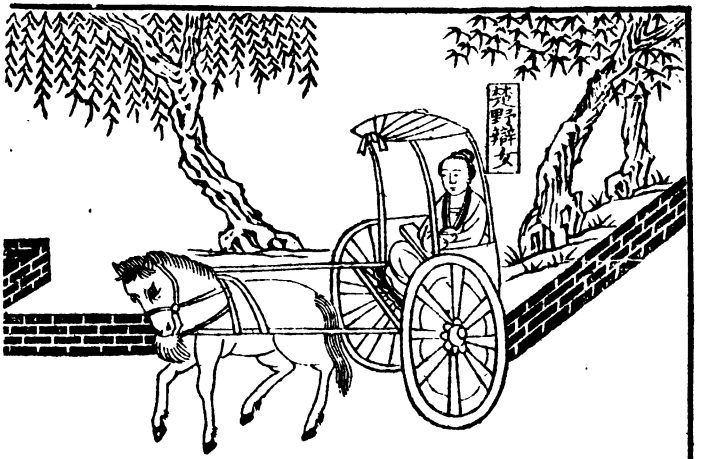
齊傷槐女者傷槐衍之女也名婧景公有所愛槐使人守之植木縣之下令曰犯槐者刑傷槐者死於是衍醉而傷槐景公聞之曰是先犯我令使吏拘之且加罪焉婧懼乃造於相晏子之門曰賤妾不勝其欲願得備陳於下晏子聞之笑曰嬰其有淫色乎何爲老而見奔殆有說內之至哉既入門晏子望見之曰怪哉有深憂進而問焉對曰妾父衍幸得充城郭爲公民見陰陽不調風雨不時五穀不滋之故禱祠於名山神水不勝鄙蘖之味先犯君令醉至於此罪故當死妾聞明君之蓄国也不損祿而加刑又不以私恚害公法不爲六畜傷民

傷槐女

人不爲野草傷禾苗昔者宋景公之時大旱三年不雨召太卜而卜之曰當以人祀之景公乃降堂北面稽首曰吾所以請雨者乃爲吾民也今必當以人祀寡人請自當之言未卒天大雨方千里所以然者何也以能順夫慈民也今吾君樹槐令犯者死欲以槐之故殺婧之父孤妾之身妾恐傷執政之法而害明君之義也鄰国聞之皆謂君愛樹而賤人其可乎晏子惕然而悟明日朝謂景公曰嬰聞之窮民財力謂之暴崇玩好威嚴令謂之逆刑殺不正謂之賊夫三者守国之大殃也今君窮民財力以美飲食之具繁鐘鼓之樂極宮室之觀行暴之大者也崇玩好威嚴令是逆民之明者也犯槐者刑傷槐者死刑殺不正賊民之深者也公曰寡人敬受命晏子出景公即時命罷守槐之役拔植縣之木廢傷槐之法出犯槐之因君子曰傷槐女能以辞免詩云是究是圖亶甚然乎此之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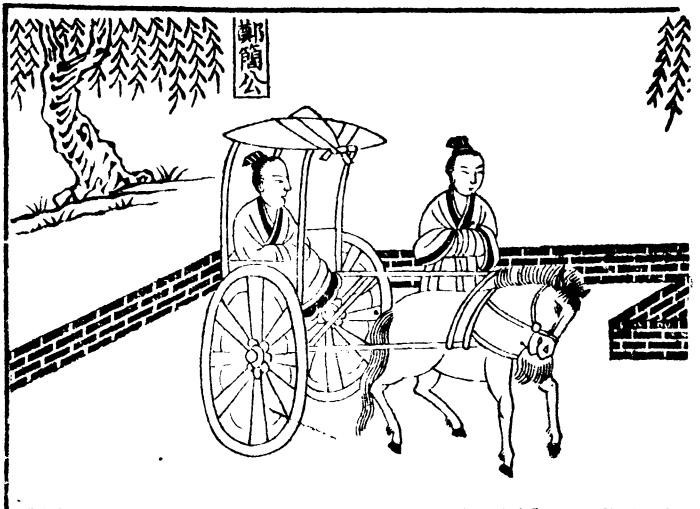
頌曰

景公愛槐　民醉折傷　景公將殺　其女悼惶
奔告晏子　稱說先王　晏子爲言　遂免父殃



五　楚野辯女

楚野辯女者昭氏之妻也鄭簡公使大夫聘於荊至於狹路有一婦人乘車與大夫轂擊而折大夫車軸大夫怒將執而鞭之婦人曰君子不遷怒不貳過今於狹路之中妾已極矣而子大夫之僕不肯以引是以敢子大夫之車而反執妾豈不遷怒哉既不怒僕而反然妾豈不貳過哉周書曰毋侮鰥寡而畏高明今子列大夫而不爲之表而遷怒貳過釋僕執妾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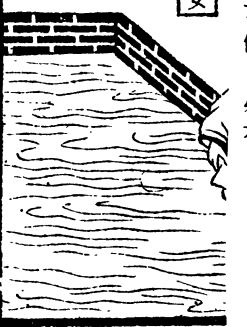
其微弱豈可謂不侮鰥寡乎吾鞭則鞭耳惜子大夫之喪善也大夫慙而无以應遂釋之而問之對曰妾楚野之鄙人也大夫曰盍從我於鄭乎對曰既有狂夫昭氏在內矣遂去君子曰辨女能以辭免詩云惟虺斯言有倫有脊此之謂也

頌曰

辨女獨乘　遇鄭使者
鄭使折軸　執女忿怒
女陳其冤　亦有其序
鄭使慙去　不敢談語

六　阿谷處女

阿谷處女者阿谷之隧浣者也孔子南遊過阿谷之隧見處子佩瑱而浣孔子謂子貢曰彼浣者其可與言乎抽觴以授子貢曰爲之辭以觀其志子貢曰我北鄙之人也自北徂南將欲之楚逢天之暑我思譚三頃乞一飲以伏我心處子曰阿谷之隧隱曲之地其水一清一濁流入於海欲飲則飲何問乎婢子授子貢觴迎流而挹之投而棄之從流而挹之滿而溢之跪置沙上曰礼不親授子貢還報其辭孔子曰丘已知之矣抽琴去其軫以授子貢曰爲之辭子貢往



已知之矣過賢則賓抽絺綌五兩以授子貢曰爲之辭子貢往曰吾北鄙之人也自北徂南將欲之楚有絺綌五兩非敢以當子之身也願往之水旁處子曰行客之人嗟然永久分其資財棄於野鄙妾年甚少何敢受子子不早命竊有狂夫名之者矣子貢以告孔子孔子曰丘已知之矣斯婦人達於人情而知礼詩云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辨女不可求思此之謂也

頌曰

孔子出遊　阿谷之南　異其處子　欲觀其風
子貢三反　女辞辨深　子曰達情　知礼不淫

七 趙津女娟

趙津女娟者趙河津吏之女趙簡子之夫人也初簡子南擊楚與津吏期簡子至津吏醉卧不能渡簡子欲殺之娟懼持檝而走簡子曰女子走何爲對曰津吏息女妾父聞主君來渡不測之水恐風波之起水神動駭故禱祠九江三淮之神供具備礼御鑒受福不勝玉祝杯酌餘瀝醉至於此君欲殺之妾願以鄙軀易父之死簡子曰非女之罪也娟曰主君欲因其醉而殺之妾恐其身之不知痛而心不知罪也若不知罪殺之是殺不辜也願醒而殺之使知其罪簡子曰善遂釋不誅簡子將渡用檝者少一人娟攘卷掺檝而請曰妾願備父持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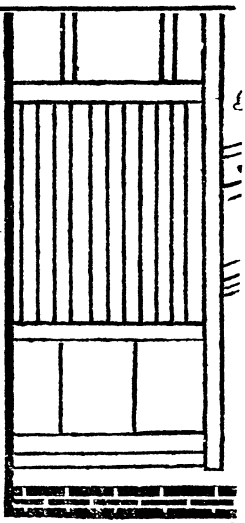
簡子曰不谷將行選士大夫齊戒沐浴義不與婦人同舟而渡也娟對曰妾聞昔者湯伐夏左驂驪右驂牝而遂放桀武王伐殷左驂牝騏右驂牝驪而遂克紂至於華山之陽主君不欲渡則已与妾同舟又何傷乎簡子悅遂与渡中流為簡子發河激之歌其辭曰升彼阿兮回觀清水揚波兮有冥冥禱求福兮醉不醒誅將加兮妾心驚罰既釋兮瀆乃清妾持檝兮操其維蛟龍助兮主將歸呼來擢兮行勿疑簡子大悅曰昔者不谷要娶妻豈此女乎將使人祝祓以為夫人娟乃再拜而辭曰夫婦人之礼非媒不嫁嚴親在內不敢聞命遂辭而去簡子歸乃納幣於父母而立以為夫人君子曰女娟通達而有辭詩云來游來歌以矢其音此之謂也

頌曰

趙簡渡河　津吏醉荒　將欲加誅　女娟恐惶
操檝進說　父得不喪　維久難殺　終遂發揚

八　趙佛肹母

趙佛肹母者趙之中牟宰佛肹之母也佛肹以中牟叛趙之法以城叛者身死家收佛肹之母將論自言曰我不當死士長問其故母曰爲我通於主君乃言不通則老婦死而已士長爲之言於襄子襄子出問其故母曰不得見主君則不言於是襄子見而問之曰不當死何也母曰妾之當死亦何也襄子曰而子反母曰子反母何爲當死襄子曰母不能教子故使至於反母



何爲不當死也毋曰吁以主君殺妾爲有說也乃以毋無教耶妾之職盡矣矣此乃在於主君妾聞子少而慢者毋之罪也長而不能使者父之罪也今妾之子少而不慢長又能使妾何負哉妾聞之子少則爲子長則爲友夫死從子妾能爲君長子君自擇以爲臣妾之子与在論中此君之臣非妾之子君有暴臣妾无暴子是以言妾無罪也襄子曰善夫佛肹之反寡人之罪也遂釋之君子曰佛肹之毋一言而發襄子之意使行不遷怒之德以免其身詩云既見君子我心寫兮此之謂也

頌曰　佛肹既叛　其毋任理　將就于論　自言襄子
陳列毋職　子長在君　襄子說之　遂釋不論

九　齊威虞姬

虞姬者名娟之齊威王之姬也威王即位九年不治委政大臣佞臣周破胡專權擅勢嫉賢妬能即墨大夫賢而日毀之阿大夫不肖反日譽之虞姬謂王曰破胡讒諛之臣也不可不退齊有北郭先生者賢明有道可置左右破胡聞之乃惡虞姬曰其幼弱在於

閭巷之時嘗與北郭先生通王疑之乃閉虞姬於九層之臺而使有司即窮驗問破胡賂執事者使竟其罪執事者誣其辟而上之王視其辟不合於意乃召虞姬而自問焉虞姬對曰妾姆之幸得蒙先人之遺躰生於天壤之間去蓬廬之下侍明王之讌泥附王著薦床蔽席供執掃除掌

奉湯沐至今十餘年矣惓惓之心奠幸補一言而爲邪臣所擠湮於百重之下不意大王乃復見而與之語妾聞玉石墜泥不爲汚柳下惠寒女不爲亂積之於素雅故不見疑也經瓜田不躡履過李園不正冠妾不避此罪一也既陷難中有司受賂聽用邪人卒見覆冒不能自明妾聞寡婦哭城城爲之崩士士嘆市市爲之罷誠信發內感動城市妾之冤明於白日雖獨號於九層之內而衆人莫爲毫釐此妾之罪二也既有汚名而加此二罪義固不可以生所以生者爲莫白妾之汚名也且自古有之伯奇放野申生被患孝順至明反以爲殘妾既當死不復重陳然願戒

大王群臣爲邪破胡最甚王不執政国殆危矣於是王大寤出虞姬顯之於朝市封即墨大夫以萬户烹阿大夫與周破胡遂起兵收故侵地齊国震懼人知烹阿大夫不敢飾非務尽其戝齊国大治君子謂虞姬好善詩云既見君子我心則降此之謂也

頌曰

齊威惰政　不治九年　虞姬譏刺
反害其身　姬列其事　上指皇天
威王覺寤　卒矩強秦

圖見後

十

齊鍾離春

鍾離春者齊無鹽邑之女宣王之正后也其爲人極醜無雙曰頭深目長指大節印鼻結喉肥項少髮折腰出胷皮膚若漆行年四十無所容入衒嫁不售流棄莫執於是乃拂拭短褐自詣宣王謂謁者曰妾齊之不售女也聞君王之聖

德願備後宮之掃除頓首司馬門外唯王幸許之謁者以聞宣王方置酒於漸臺左右聞之莫不掩口大笑曰此天下強顏女子也豈不異哉於是宣王乃召見之謂曰昔者先王爲寡人娶妃匹皆已備有列位矣今夫人不容于鄉里布衣而欲干萬乘之主亦有何奇能哉鍾離春對曰無

有特竊慕大王之美義耳王曰雖然何喜良久曰竊嘗喜隱宣王曰隱固寡人之所願也試一行之言未卒忽然不見宣王大驚立發隱書而讀之退而推之又未能得明日又更召而問之不以隱對但揚目衝齒拳手拊膝曰殆哉殆哉如此者四宣王曰願遂聞命鍾離春對曰今大王之君國也西有衡秦之患南有強楚之讎外有二國之難內聚姦臣衆人不附春秋四十壯男不立不務衆子而務衆婦蕢所好忽所恃一旦山陵崩弛社稷不定此一殆也漸臺五重黃金白玉琅玕籠疏翡翠珠璣幕絡連飾万民罷極此二殆也賢者匿於山林諂諛強於左右邪僞立於本朝諫者不得通入此三殆也飲酒沈湎以夜繼晝女

樂俳優縱橫大笑外不修諸侯之禮內不秉國家之治此四殆也故曰殆哉殆哉於是宣王喟然而嘆曰痛乎無鹽君之言乃今一聞於是拆漸臺罷女樂退諂諛去雕琢選兵馬實府庫四辟公門招進直言延及側陋卜擇吉日立太子進慈母拜無鹽君爲后而齊國大安者醜女之力也君子謂鍾離春正而有辟詩云既見君子我心則喜此之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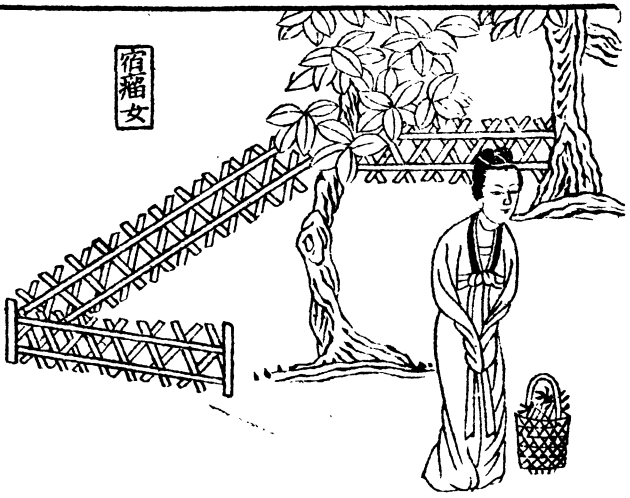
頌曰

無鹽之女　干說齊宣　分別四殆
稱國亂煩　宣王從之　四辟公門
遂立太子　拜無鹽君

圖同前

十一　齊宿瘤女

宿瘤女者齊東郭採桑之女閔王之后也項有大瘤故號曰宿瘤初閔王出遊至東郭百姓尽觀宿瘤採桑如故王怪之召問曰寡人出遊車騎甚衆百姓無少長皆棄事來觀汝採桑道旁曾不一視何也對曰妾受父母教採桑不受教



覩大王王曰此奇女也惜哉宿瘤女曰婢妾之職屬之不二予之不忘中心謂何宿瘤何傷王大悅之曰此賢女也命後乘載之女曰賴大王之力父母在內使妾不受父母之教而隨大王是奔女也大王又安用之王大慙曰寡人失之又曰貞女一禮不備雖死不從於是王遣歸使使者

加金百鎰往娉迎之父母驚惶欲洗沐加衣裳女曰如是見王則變容更服不見識也請死不往於是如故隨使者閔王歸見諸夫人告曰今日出遊得一聖女今至斤汝屬矣諸夫人皆怪之盛服而衛遲其至也宿瘤駭宮中諸夫人皆掩口而笑左右失貌不能自止王大慙曰且無笑不飾耳夫飾與不飾固相去十百也女曰夫飾相去千萬尚不足言何獨十百也王曰何以言之對曰性相近習相遠也昔者堯舜桀紂俱天子也堯舜自飾以仁義雖爲天子安於節儉茅茨不剪采椽不斲後宮衣不重采食不重味至今數千歲天下歸善焉桀紂不自飾以仁義習爲苛文造爲高臺深池後宮蹈綺穀弄珠玉意非有饜時也

身死國亡爲天下笑至今千餘歲天下歸惡焉由是觀之飾與不飾相去千萬尚不足言何獨十百也於是諸夫人皆大慙閔王大感瘤女以爲后出令毋宮室填池澤損膳減樂後宮不得重采期月之間化行鄰國諸侯朝之侵三晉懼秦楚一立帝號閔王至於此也宿瘤女有力焉及女死之後燕遂屠齊閔王逃亡而弑死於外君子謂宿瘤女通而有禮詩云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此之謂也

頌曰

齊女宿瘤　東鄙採桑　閔王出遊
不爲變常　王召與語　課辟甚明
卒升后位　名聲光榮

十二　齊孤逐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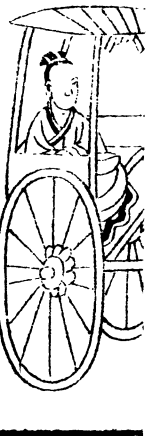
孤逐女者齊即墨之女齊相之妻也初逐女孤無父母狀甚醜三逐於鄉五逐於里過時無所容齊相婦死逐女造襄王之門而見謁者曰妾三逐於鄉五逐於里孤無父母損棄於野死所容止願當君王之盛顏尽其愚辞左右復於王王輟食吐哺而起左右曰三逐於鄉者不忠也五逐於里者火礼也不忠火礼之人王何爲邃王曰子不識也夫牛鳴而馬不應非不聞牛声也異類故也此人必有與人異者矣遂見與之語三日始一日曰大王知国之柱乎王曰不知也逐

孤逐女

女曰柱相国是也夫柱不正則棟不安棟不安則棟橑墮則屋幾覆矣王則棟矣庶民棟橑也国家屋也夫屋堅與不堅在乎柱国家安與不安在乎相今大王既有明知而国相不可不審也王曰諾其二日王曰吾国相奚若對曰王之国相比目之魚也外比内比然後能成其事就其功王曰何謂也逐女對曰朋其左右賢其夫妻是外比内比也其三日王曰吾相其可爲乎逐女對曰中才也求之未可得也如有過之者何爲不可也今則未有妾聞明王之用人也推二而用之故楚用虞丘子而得孫叔敖燕用郭隗而得樂毅大王誠能厲之則此可用矣王曰吾用之奈何逐女對曰昔者齊桓公尊九九之人而有道之士歸之越王敬蝗蝗之怒而勇士死之秦公好龍而龍爲暴下物之所徵固不須頃王曰善家尊相敬而事之以逐女妻之齊国以治詩云既見君子並坐鼓瑟此之謂也　頃曰齊逐孤女　造襄王門　女雖五逐　王猶見焉　與語三日　談国之政　亦甚有文　遂配相君

十三　楚処莊姪

楚處莊姪者楚頃襄王之夫人縣邑之女也初頃襄王好臺榭出入不時行年四十不立太子諫者敢塞屈原放逐国既殆矣秦欲襲其国乃使張儀間之使其左右謂王曰南遊於唐五百里有樂焉王將往是時莊姪年十二謂其母曰王好淫樂出入不時春秋既盛不立太子令秦又使人重賂左右以惑我王使遁五百里之外以觀其変王已出姦臣必倚敵国而發謀王必不得反国姪願往諫之其母曰汝嬰兒也安知諫不遣姪乃逃以緹竿爲幟姪持幟伏南郊道旁王車至姪牽其幟王見之而止使人往問之使者報曰有一女童伏於幟下願有謁於王王曰召之姪至王曰女何爲者也姪對曰妾縣邑之女也欲言隱



魚失水者王離国五百里也樂之於前不思禍之起於後也有龍无尾若年既四十无太子也国无強輔必且殆也墻欲内崩而王不視者禍乱且成而王不改也王曰何謂也姪曰王好墓樹不恤衆庶出入不時耳目不聰明春秋四十不立太子国无強輔外内崩壞強秦使人内間王左右使王不改滋日以甚今禍且構王遊於五百里之外王必遂往国非王之国也王曰何也姪曰王之致此三難也以五患王曰何謂五患姪曰宮室相望城郭闕達一患也宮垣衣綉民人無褐二患也奢侈無度国且虚竭三患也百姓飢餓馬有餘秣四患也邪臣在側賢者不達五患也王有五患故及三難王曰善命後車載之立還反国門已閉反者已定王乃發鄚郢之師以擊之僅能勝之乃立姪爲夫人位在鄭子袖之右爲王陳節儉愛民之事楚国復強君子謂莊姪雖違於礼而終守以正詩云北風其喈雨雪霏霏惠而好我携手同歸此之謂也

頌曰楚処莊姪　雖爲女童　以幟見王　陳国禍凶
設王三難　五患累重　王載以歸　終卒有功

十四　齊女徐吾

齊女徐吾者齊東海上貧婦人也與鄰婦李吾之屬會燭相從夜績徐吾最貧而燭數不屬李吾謂其屬曰徐吾燭數不屬請無與夜也徐吾曰是何言與妾以貧燭不屬之故起常先息常後洒掃陳席以待來者自與薄厚坐常處下凡爲貧燭不屬故也夫一室之中益一人燭不爲暗損一人燭不爲明何愛東壁

之餘光不使貧妾得蒙見哀之恩長爲妾役之事使諸君常有惠施於妾不亦可乎李吾莫能應遂復與夜終無後言君子曰婦人以辟不見棄於鄰則辟安可以已乎哉詩云辟之輯矣民之協矣此之謂也

頌曰

齊女徐吾　會績獨貧
夜託燭明　李吾絕焉
徐吾自列　辟語甚分
卒得容入　終没後言

十五　齊太倉女

齊太倉女者漢太倉令淳于公之少女也名緹縈淳于公無男有女五人孝文皇帝時淳于公有罪當刑是時肉刑尚在詔獄繫長安當行會逮公罵其女曰生子不生男緩急非有益緹縈自悲泣而隨其父至長安上書曰妾父爲吏齊中皆稱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也妾願入身爲官婢以贖父罪使得自新書奏天子憐悲其意乃下詔曰蓋聞有虞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爲戮

而民不犯何其至治也今法有肉刑五而姦不止其咎安在非朕德薄而教之不明敗吾甚自媿夫訓道不純而愚民陷焉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爲善而其道毋繇朕甚憐之夫刑者至斷支躰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痛而不德也豈稱爲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自是之後鑿顛者髡抽脅者笞刖足者鉗淳于公遂得免焉君子謂緹縈一言發聖主之意可謂得事之宜矣詩云辟之懌矣民之莫矣此之謂也

緹縈訟父　亦孔有識　推誠上書　文雅甚備
頌曰　小女之言　乃感聖意　終除肉刑　以免父事

古列女傳辯通卷第六

新刊古列女傳卷之七

○孽嬖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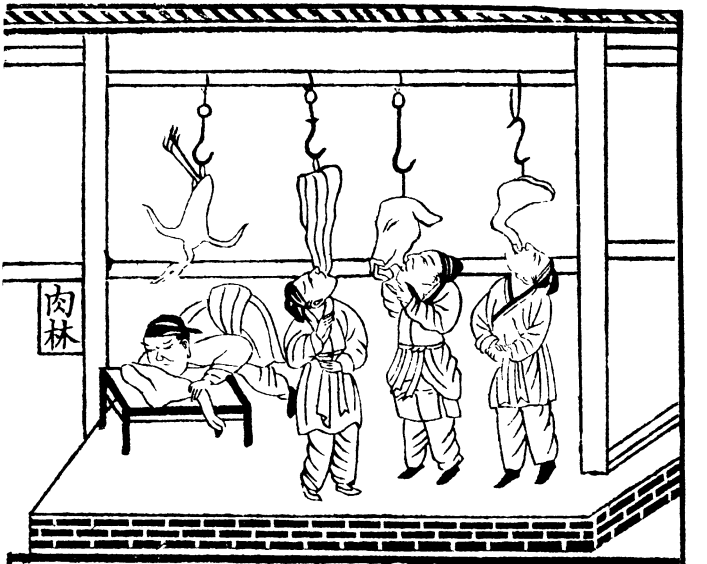
一　夏桀末喜

末喜者夏桀之妃也美於色薄於德乱孽无道女子行丈夫心佩劒帶冠桀既棄礼義淫於婦人求美女積之於後宮收倡優侏儒狎徒能爲奇偉戲者聚之於旁造爛漫之樂日夜与末喜及宮女飲酒无有休時置末喜於膝上聽用其言昏乱失道驕奢自恣爲酒池可以運舟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觸其頭而飲之於酒池醉而溺死者末喜笑

之以爲樂龍逢進諫曰君无道必亡矣桀曰日有亡乎日亡而我亡不聽以爲妖言而殺之造瓊室瑤臺以臨雲雨殫財盡幣意尚不厭貪召湯囚之於夏臺已而釋之諸侯大叛於是湯受命而伐之戰於鳴條桀師不戰湯遂放桀与末喜嬖妾同舟流於海死於南巢之山詩曰懿厥哲婦爲梟爲鴟此之謂也

頌曰

末喜配桀　維乱驕揚
桀既无道　又重其荒
女妹軼是用　不恤法常
夏后之國　遂反爲商



二

殷紂妲己

妲己者殷紂之妃也嬖幸於紂紂材力過人手格猛獸智足以距諫辯足以飾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爲人皆出己之下好酒淫樂不離妲己妲己之所奢貴之妲己之所憎誅之作新淫之声北鄙之舞靡二之樂收珍物積之於後宮譔具群女咸獲所欲積糟爲二流酒爲池懸肉爲林使人裸形相逐其間爲長夜之飲妲己好之百姓怨望諸侯有畔者紂乃爲炮烙之法膏銅柱加之炭令有罪者行其上輒墮炭中妲己乃笑比干諫曰不修先王之典法而用婦言禍

至無日紂怒以爲妖言妲己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於是剖心而觀之因箕子微子去之武王遂受命興師伐紂戰於牧野紂師倒戈紂乃登廩臺衣宝玉衣而自殺於是武王遂致天之罰斬妲己頭懸於小白旗以爲亡紂者是女也書曰牝雞无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詩云君子信盜亂是用暴匪其止共維王之卬此之謂也

頌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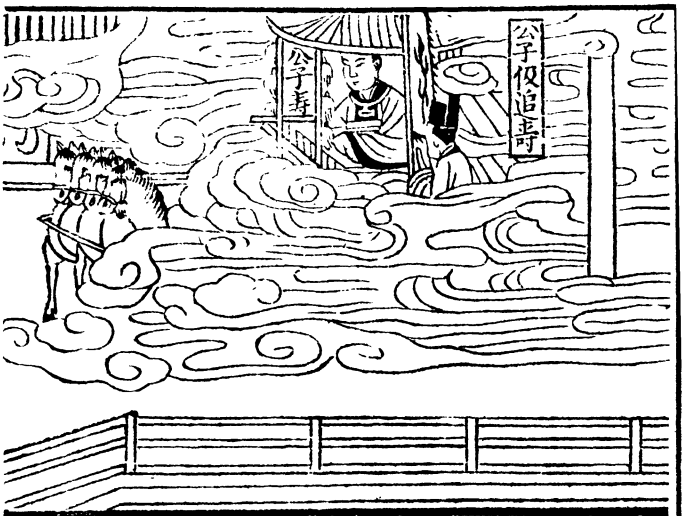
妲己配紂　或亂是修
紂既无道　又重相謬
掊笑炮炙　諫士刳囚
遂敗牧野　反商爲周

二　周幽褒姒

褒姒者童妾之女周幽王之后也初夏之衰也褒人之神化爲二龍同於王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后卜殺之與去莫吉卜請其漦藏之而吉乃布幣焉龍忽不見而藏漦櫝中乃置之郊至周莫之敢發也及周厲王之末發而觀之漦流於庭不可除也王使婦人裸而譟之化爲玄蜮入後宮宮之童妾未毀而遭之既笄而孕當宣王之時産无夫而乳懼而棄之先是有童謡曰檿弧箕服寔亡周国宣王聞之後有人夫妻賣檿弧箕服之器者王使執而戮之夫妻夜逃閔童妾遭棄而夜號哀而取之遂竄

于褒長而美好褒人姁有獄獻之以贖幽王受而嬖之遂釋褒姁故號曰褒姒既生子伯服幽王乃廢后申侯之女而立褒姒爲后廢太子宜咎而立伯服爲太子幽王惑於褒姒出入與之同乘不卹国事驅馳弋獵不時以適褒姒之意飲酒流湎倡優在前以夜續晝褒姒不笑幽王爲燧燧大鼓有寇至則舉諸侯悉至而无寇褒姒乃大笑幽王欲悅之數爲舉烽火其後不信諸侯不至忠諫者誅唯褒姒言是從上下相諛百姓乖離申侯乃與繒西夷大戎共攻幽王幽王舉烽燧徵兵莫至遂殺幽王於驪山之下虜褒姒盡取周賂而去於是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太子宜咎是爲平王自是之後周與諸侯无異詩云赫赫周褒姒滅之此之謂也

頌曰　褒神龍變　宜生褒姒　興配幽王　廢后太子　舉烽致兵　笑寇不至　申侯伐周　果滅其祀



四

衛宣公姜

宣姜者齊侯之女衛宣公之夫人也初宣公夫人夷姜生伋子以為太子又娶於齊曰宣姜生壽及朔夷姜既死宣姜欲立壽乃與壽弟朔謀構伋子公使伋子之齊宣姜乃陰使力士待之界上而殺之曰有四馬白旄至者必要殺之壽聞之以告太子曰太子其避之伋子曰不可夫棄父之命則惡用子也壽度太子必行乃與太子飲奪之旄而行盜殺之伋子醒求旄不得遽

往追之壽已死矣伋子恐壽爲
已死乃謂盜曰所欲殺者乃我
也此何罪請殺我盜又殺之二
子既死朔遂立爲太子宣公薨
朔立是爲惠公竟終无後乱及
五世至戴公而後寧詩云乃如
之人德音无良此之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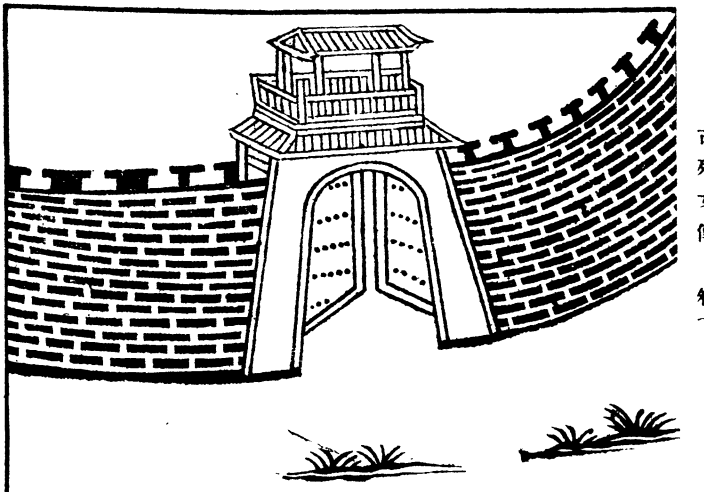
頌曰

衛之宣姜　謀危太子
欲立子壽　陰設力士
壽乃俱死　衛果危殆
五世不寧　乱由姜起

孽嬖傳　一五

魯桓文姜

文姜者齊侯之女魯桓公之夫人也內亂其兄齊襄公桓公將伐鄭納厲公既行與夫人俱將如齊也申繻曰不可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礼易此必敗且禮婦人無大故則不歸桓公不聽遂與如齊文姜與襄公通桓公怒禁



之不止文姜以告襄公襄公享桓公酒醉之使公子彭生抱而乘之因拉其脅而殺之遂死於車魯人求彭生以除恥齊人殺彭生詩曰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此之謂也

頌曰

文姜淫亂　配魯桓公
與俱歸齊　齊襄淫通
俾厥彭生　摧幹拉脅
維女爲亂　卒成禍凶

六

魯莊哀姜

哀姜者齊侯之女莊公之夫人也初哀姜未入時公數如齊與哀姜遥既入與其弟叔姜俱公使大夫宗婦用幣見大夫夏甫不忌曰婦贄不過棗栗以致礼也男贄不過玉帛禽鳥以章物也今婦贄用幣是男女無別也男女之別国之大節也無乃不可乎公不聽又毋其父桓公廟宮之楹刻其桷以夸哀姜哀姜驕遥通於二叔公子慶父公子牙哀姜欲立慶父公薨子般立慶父與哀姜謀遂殺子般於黨

氏立叔姜之子是爲閔公閔公既立慶父與哀姜淫益甚又與慶父謀殺閔公而立慶父遂使卜齮襲弒閔公于武闈將自立魯人謀之慶父恐奔莒哀姜奔邾齊桓公立僖公聞哀姜與慶父通以危魯乃召哀姜酖而殺之魯遂殺慶父詩云啜其泣矣何嗟及矣此之謂也

頌曰

哀姜好邪　淫于魯莊
延及二叔　驕妬縱橫
慶父是依　國適以亡
齊桓征伐　酖殺哀姜

七　晉獻驪姬

驪姬者驪戎之女晉獻公之夫人也初獻公娶于齊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生公子重耳夷吾獻公伐驪戎克之獲驪姬以歸生奚齊卓子驪姬嬖於獻公齊姜先死公乃立驪姬以爲夫人驪姬欲立奚齊乃與弟謀曰一朝不朝其間容刀逐太子與二公子而可間也於是驪姬乃說公曰曲沃君之宗邑也蒲與二屈君之境也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畏邊境無主則開寇心夫寇生其心民嫚其政国之患也若使太子主曲沃二公子主蒲与二屈則

可以威民而懼寇矣遂使太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夷吾居二屈驪姬既遠太子乃夜泣公問其故對曰吾聞申生爲人甚好仁而強甚寬惠而慈於民今謂君惑於我必乱国无乃以国民之故行強於君二未終命而殺君其柰何胡不殺我无以一妾乱百姓公曰惠其民而不惠其父乎驪姬曰爲民與爲父異矣殺君利民二孰不戴苟父利而得寵除乱而衆說孰不欲焉雖其愛君欲不勝也若紂有良子而先殺紂毋敢其惡鈞死也毋必假手於武王以廢其祀自吾先君武公兼翼而楚穆弒成此皆爲

民而不顧親君不早圖禍且及矣公懼曰柰何而可驪姬曰君何不老而授之政彼得政而治之殆將釋君乎公曰不可吾將圖之由此疑太子驪姬乃使人以公命告太子曰君夢見齊姜亟往祀焉申生祭于曲沃歸福于絳公田不在驪姬受福乃賓鴆于酒施毒于脯公至召申生將胙驪姬曰食自外來不可不試也覆酒於地地墳申生恐而出驪姬與大夫死飲小臣小臣死之驪姬乃仰天叩心而泣見申生哭曰嗟乎國子之國子何遲爲君有父恩忍之況國人乎弑父以求利人孰利之獻公使人謂太子曰尒其圖之太傅里克曰太子入自明可以生不則不可以生太子曰吾君老矣若入而自明則驪姬死吾君不安

遂自經於新城廟公遂殺少傅杜原欬使闚楚刺重耳重耳奔狄使賈華刺夷吾夷吾奔梁尽逐群公子乃立奚齊獻公卒奚齊立里克殺之卓子立又殺之乃戮驪姬鞭而殺之於是秦立夷吾是爲惠公惠公死子圉立是爲懷公晉人殺懷公於高梁立重耳是爲文公乱及五世然後定詩曰婦有長舌惟厲之階又曰哲婦傾城此之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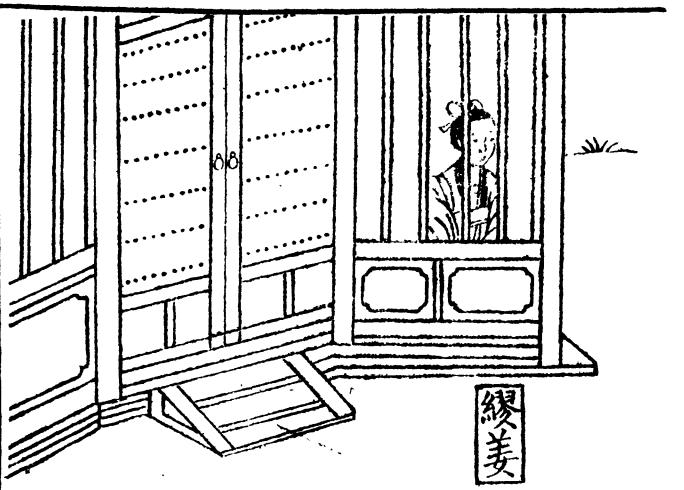
頌曰

驪姬繼母　惑乱晉獻　謀譖太子
毒酒爲權　果弒申生　公子出奔
身又伏辜　五世乱昏

圖在前

八　魯宣繆姜

繆姜者齊侯之女魯宣公之夫人成公母也聰惠而行乱故謚曰繆初成公幼繆姜通于叔孫宣伯名僑如僑如与繆姜謀去季孟而擅魯国晉楚戰于鄢陵公出佐晉將行姜告公必逐季孟是背君也公辞以晉難請反聽命又質晉大夫使執季孫行父而止之許殺仲孫蔑以魯土晉爲内臣魯人不順僑如明而逐之僑如奔齊魯遂擅繆姜于東宮始往繆姜使筮之遇艮之六史曰是謂艮之隨隨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士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无咎元善之長也亨嘉



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終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无咎今我婦人而与於乱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謂元不靖国家不可謂亨作而害身不可謂利棄位而放不可謂貞有四德者隨而无咎我皆无之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无咎乎必死於此不得出矣卒薨於東宮君子曰惜哉繆姜雖有聰慧之質終不得掩其淫乱之罪詩曰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此之謂也　頌曰

繆姜淫佚　宣伯是阻　謀逐季孟
欲使專魯　既殺見擯　心意摧下
後雖善言　終不能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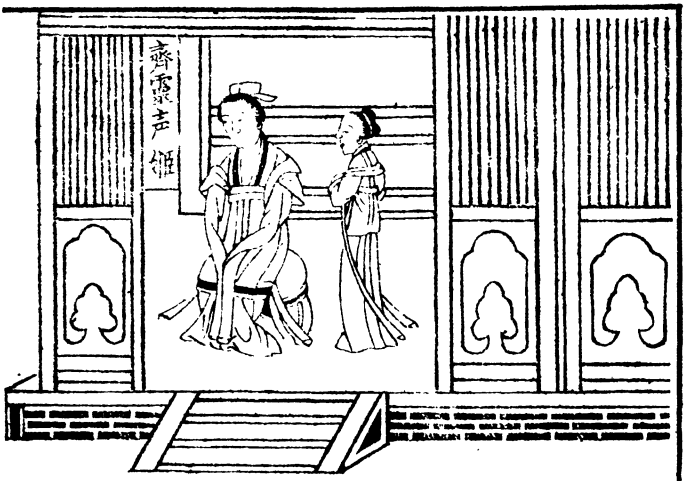
九　陳女夏姬

陳女夏姬者大夫夏徵舒之母也其狀美好无匹內挾佽術蓋老而復壯者三爲王后七爲夫人公侯爭之莫不迷惑失意夏姬之子徵舒爲大夫公孫寧儀行父與陳靈公皆通於夏姬或衣其衣以戲於朝泄冶見之諫曰君有不善于宜掩之今自子率居而爲之不待幽間於朝廷以戲上民其謂尔何二人以告靈公靈公曰衆人知之吾不善无害也泄冶知之寡人恥焉乃使人徵賊泄冶而殺之靈公與二子飲於夏氏召徵舒也公戲二子曰徵舒似汝二子亦曰不若其似公也徵舒疾此言靈公罷酒出徵舒伏弩廐門射殺靈公公孫寧儀行父皆奔楚靈公太子午奔晉其明年楚莊王舉兵誅徵舒定陳国立午是爲成公莊王見夏姬美好將納之申公巫臣

諫曰不可王討罪也而納夏姬是貪色也貪色爲淫淫爲大罰願王圖之王從之使壞後垣而出之將軍子反見美又欲取之巫臣諫曰是不祥人也殺御叔弑靈公戮夏南出孔儀喪陳国天下多美婦女何必取是子反乃止莊王以夏姬与連尹襄老襄老死於邲亡其尸其子黑要又通於夏姬巫臣見夏姬謂曰子歸我將娉汝及恭王即位巫臣娉於齊尽与其室俱至鄭使人召夏姬曰尸可得也夏姬從之巫臣使介歸幣於楚而与夏姬奔晉大夫子反怨之遂与子重子反巫臣之族而分其室詩云乃如之人兮悽婚姻也大无信也不知命也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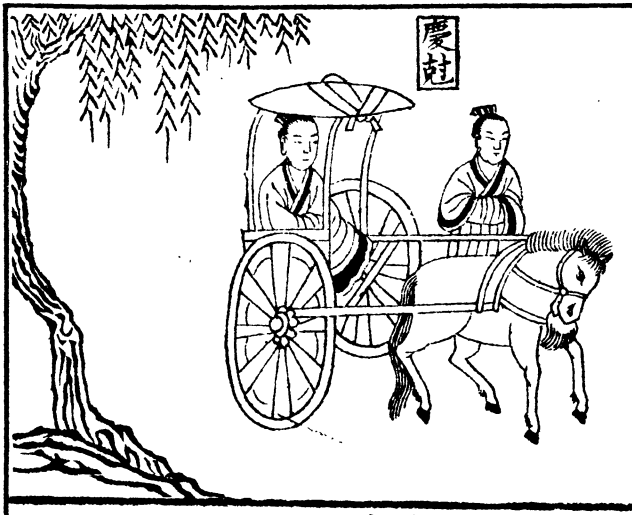
頌曰

夏姬好美　滅国破陳　走二大夫　殺子之身　殆誤楚莊　敗乱巫臣　子反悔懼　申公族分



十　齊靈聲姬

聲姬者魯侯之女靈公之夫人太子光之母也號孟子淫通於大夫慶封與之蒙衣乘輦而入于閎鮑牽見之以告国佐国佐召慶封將詢之慶封久不出以告孟子曰国佐非我孟子怒時國佐相靈公會諸侯于柯陵高子鮑子處内守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孟子許之曰高鮑將不内君而欲立公子角国佐知之公怒刖鮑牽而逐高子国佐二



人奔亡更以崔杼爲大夫使慶封佐之乃卽師圍莒不勝国佐使人殺慶封靈公與佐盟而復之孟子又懟而殺之及靈公薨高鮑皆復遂殺孟子齊亂乃息詩云匪教匪誨時維婦寺此之謂也

頌曰

齊靈聲姬　厥行乱失
淫於慶封　鮑牽是疾
譖懟高鮑　遂以奔亡
好禍用亡　亦以事喪

十一　齊東郭姜

齊東郭姜者棠公之妻齊崔杼御東郭偃之姊也美而有色棠公死崔子弔而說姜遂与偃謀娶之既居其室比於公宮莊公通焉驟如崔氏崔子知之異日公以崔子之冠賜侍人崔子愠告有疾不出公登臺以臨崔子之宮出臺上与東郭姜戲公下從之東郭姜奔入户而閉之公推之曰開余東郭姜曰老夫在此未及收髮公曰余開崔子之疾也不開崔子与姜自側户出閉門聚衆鳴鼓公恐擁柱而歌公請子崔氏曰孤知有罪矣請改心事吾子若不信請盟崔子曰臣不敢聞命乃避之公又請於崔氏之宰曰請就先君之廟而死焉崔氏之宰曰君之臣杼有疾不在侍臣不敢聞

命公踰墻而逃崔氏財公中踵公反墮遂弒公先是時東郭姜与前夫子棠毋咎俱入崔子愛之使爲相室崔子前妻子二人大子城少子彊及姜入後生二子明成成有寵崔子廢成而以明爲後成使人請崔邑以老崔子哀而許之棠毋咎与東郭偃謀而不与成与彊怒將欲殺之以告慶封慶封齊大夫也陰与崔氏爭權欲其相滅也謂二子曰殺之於是二子踊殺棠毋咎東郭偃於崔子之庭崔子怒頻之於慶氏曰吾不肖有子不能教也以至於此吾事夫子国人之所知也唯厚使者不可以已慶封乃使盧浦癸帥徒衆与国人焚其庫既而殺成等崔氏之妻曰生若此不若死遂自經而死崔子歸見庫廐皆焚妻子皆死又自經而死君子曰東郭姜殺一国君而滅三室又殘其身可謂不祥矣詩曰枝葉未有害本寔先敗此之謂也

頌曰

齊東郭姜　禍及明成

崔杼之妻　弟邑相殺

惑乱莊公　父母无聊

母咎是依　崔氏遂滅

十二　衛二亂女

衛二亂女者南子及衛伯姬也南子者宋女衛靈公之夫人通於宋子朝太子蒯聵知而惡之南子說太子於靈公曰太子欲殺我靈公大怒蒯聵蒯聵奔宋靈公薨蒯聵之子輒立是爲出公衛伯姬者蒯聵之姊也孔文子之妻孔悝之母也悝相出公文子卒姬與孔氏之豎渾良夫淫姬使良夫於蒯聵蒯聵曰子苟能內我於國報子以乘軒兒子三死与盟許以姬

南子又殺渾良夫莊公以戎州之亂出公復入將入大夫殺孔悝之母而迎公二女爲亂五世至悼公而後定詩云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不死何爲此之謂也

爲良夫妻良夫喜以告姬姬大悅良夫乃与崩聵入舍孔氏之圃昏時二人蒙衣而乘遂入至姬所已食姬杖戈先太子與五介冑之士迫其子悝於廁強盟之出公奔魯子路死之崩聵遂立是爲莊公殺夫人

頌曰

南子惑淫　宋朝是親　譖彼崩聵　使之出奔
悝母亦嬖　出入兩君　二乱交錯　戚以滅身

十三　趙靈吳女

趙靈吳女者號孟姚吳廣公之女趙武靈王之后也初武靈王娶韓王女爲夫人生子章立以爲后章爲太子王嘗夢見処女鼓瑟而歌曰美人榮榮兮顏若苕之榮命兮命兮逢天時而生曾莫我嬴嬴異日王飲酒樂數言所夢想見其人吳廣聞之乃因后而入其女孟姚甚有色焉王愛幸之不能離數年生子何孟姚數微言后有淫意太子无慈孝之行王乃廢后与太子而立孟姚爲惠后以何爲王是爲惠文王武靈王自號主父封章於

仁宮詩曰流言以對寇攘式內言不善之從內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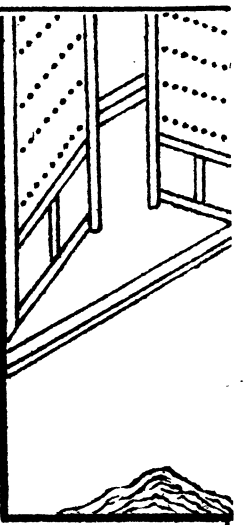
頌曰

吳女姑蘇　神寤趙靈　既見嬖近　惑心乃生
廢后與戎　子何是成　主閉沙丘　国以乱傾

代號安陽君四年朝群臣安陽君來朝主父從旁觀窺群臣宗室見章儼然也反臣於弟心憐之是時惠后死又恩衰乃欲分趙而王章於代計未決而輟主父遊沙丘宮章以其徒作乱李兌乃起四邑之兵擊章章走主父主父閉之兌因圍主父宮既殺章乃相与謀曰以章圍主父即解兵吾屬夷矣乃遂圍主父主父欲出不得又不得食乃探雀鷇而食之三月餘遂餓死沙

（十四）楚考李后

楚考李后者趙人李園之女弟楚考烈王之后也初考烈王无子春申君患之李園爲春申君舍人乃取其女弟與春申君知有身園女弟承閒謂春申君曰楚王之貴幸君雖兄弟不如今君相楚三十餘年而王無子即百歲後將立兄弟即楚更立君後彼亦各貴其所親又安得長有寵乎非徒然也君用事久多失礼於王兄弟兄弟誠立禍且及身何以保相印江東之封乎今妾知有身矣而人莫知妾之幸君未久誠以君之重而進妾



於楚王楚王必幸妾賴天有子男則是君之子爲王也楚国尽可得孰與身臨不測之罪乎春申君大然之乃出園女弟謹舍之言之考烈王考烈王召而幸之遂生子悼立爲太子園女弟爲后而李園貴用事養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及考烈王死園乃殺春申君滅其家悼立是爲幽王后有考烈王遺腹子猶立是爲哀王考烈王弟公子負芻之徒聞知幽王非考烈王子疑哀王乃襲殺哀王及太后尽滅李園之家而立負芻爲王五年而秦滅之詩云盜言孔甘亂是用餤此之謂也

頌曰　李園女弟　發迹春申　考烈無子　果得納身
知重而入　遂得爲嗣　既立畔本　宗族滅絕

十五　趙悼倡后

倡后者趙悼襄王之后也前日而亂一宗之族既寡悼襄王以其美而取之李牧諫曰不可女之不正国家所以覆而不安也此女亂一宗大王不畏乎王曰亂與不亂在寡人爲政遂娶之初悼襄王后生子嘉爲太子倡后既入爲姬生子遷倡后既嬖幸於王陰謀后及太子於王使人犯太子而陷之於罪王遂廢嘉而立遷黜后而立倡姬爲后及悼襄王薨遷立是爲幽閔王倡后淫佚不正通於春平君多受秦賂而使王誅其良將武安

君李牧其後秦兵徑入莫能距遷遂見虜於秦趙亡大夫悉倡后之譜太子及殺李牧乃殺倡后而滅其家共立嘉於代七年不能勝秦趙遂滅爲郡詩云人而無礼不死胡俟此之謂也

頌曰

趙悼倡后　貪叨無足
隳廢后適　執誅不慙
搖亂春平　窮意所欲
受賂亡趙　身死滅國

古列女傳孽嬖第七卷終

新刊續列女傳卷第八　二十傳無頌

一　周郊婦人

周郊婦人者周大夫尹固所遇於郊之婦人也周敬王之時王子朝怙寵爲亂與敬王爭立敬王不得入尹固與召伯盈原伯曹附於子朝春秋魯昭二年六月晉師納王尹固與子朝奉周之典籍出奔楚數日道遇周郊婦人遇郊尤之曰處則勸人爲禍行則數日而反是其過三歲乎至昭公二十九年京師果殺尹固君子謂周郊婦人惡尹氏之助亂知天道之不祐示以大期終如其言詩云取辟不遠昊天不忒此之謂也

二　陳辯女

辯女者陳國採桑之女也晉大夫解居甫使於宋道過陳遇採桑之女止而戲之曰女爲我歌我將舍汝采桑女乃爲之歌曰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昔然矣大夫又曰爲我歌其二女曰墓門有梅有鴞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止訊予不顧顛倒思予大夫曰其梅則有其鴞安在女曰陳小國也攝乎大國之間因之以飢饉加之以師旅其人且亡而況鴞乎大夫乃服而釋之君子謂辯女貞正而有辭柔順而有守詩云既見君子樂且有儀此之謂也

三　聶政姊

齊勇士聶政之姊也聶政母既終獨有姊在及爲濮陽嚴仲子刺韓相俠累所殺者數十人恐禍及姊因自披其面抉其目自屠剔而死韓曝其尸於市購問以千金莫知爲誰姊曰弟至賢愛妾之軀滅吾之弟名非弟意也乃之韓哭聶政尸謂吏曰殺韓相者妾之弟軹深井里聶政也亦自殺於尸下晉楚齊衛聞之曰非獨聶政之勇乃其姊者烈女也君子謂聶政姊仁而有勇不去死以滅名詩云死喪之威兄弟孔懷言死可畏之事唯兄弟甚相懷此之謂也

四　王孫氏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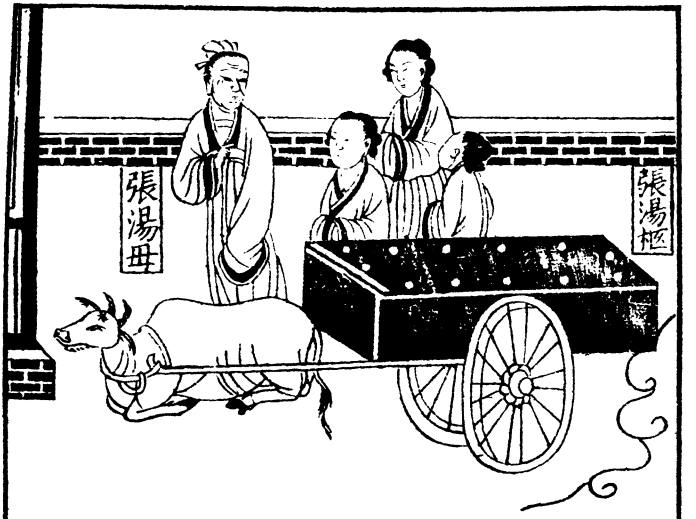
王孫氏之母者齊大夫王孫賈之母也賈年十五事齊閔王國亂閔王出見弒國人不討賊王孫母謂賈曰汝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汝汝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汝今汝事王王出走汝不知其處汝尚何歸乎王孫賈乃入市中而令百姓曰淖齒亂齊國弒閔王欲與我誅之者袒右市人從者四百人與之誅淖齒刺而殺之君子謂王孫母義而能教詩云教誨爾子式穀似之此之謂也

五　陳嬰母

漢棠邑侯陳嬰之母也始嬰爲東陽令史居縣素信爲長者秦二世之時東陽少年殺縣令相聚數千人欲立長帥未有所用乃請陳嬰嬰謝不能遂強立之縣中從之得二萬人欲立嬰爲王嬰母曰我爲子家婦聞先故不甚貴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以兵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敗則易以亡可無爲人所指名也嬰從其言以兵屬項梁梁以爲上柱國後項氏敗嬰歸漢以功封棠邑侯君子曰嬰母知天命又能守先故之業流祚後世謀慮深矣詩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此之謂也

六　王陵母

漢丞相安國侯王陵之母也陵始爲縣邑豪高祖微時兄事陵及高祖起沛陵亦聚黨數千以兵屬漢王項羽與漢爲敵國得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嚮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既而私送使者泣曰爲老妾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無以老妾故懷二心言妾已死也乃伏劒而死以固勉陵項羽怒烹之陵志益感終與高祖定天下位至丞相封侯傳爵五世君子謂王陵母能棄身立義以成其子詩云我躬不閱遑恤我後終身之仁也陵母之仁及五世矣



七　張湯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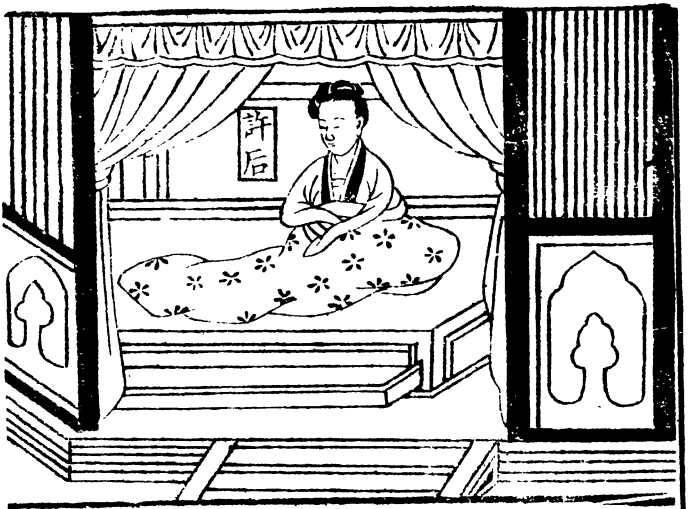
漢御史大夫張湯之母也湯以文法事漢孝武帝爲御史大夫好勝陵人母數責怒性不能檢改後果爲丞相嚴青翟及三長史所怨會趙王上書言湯罪繫廷尉丞相及三長史共致其罪遂自殺昆弟諸子欲厚葬之母曰湯爲天子大臣被惡言而死亦何厚葬載以牛車有棺而無槨天子聞之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乃盡案誅三長史丞相嚴青翟自殺君子謂張湯母能克已感悟時主詩云彼美孟姜德音不忘此之謂也

八　雋不疑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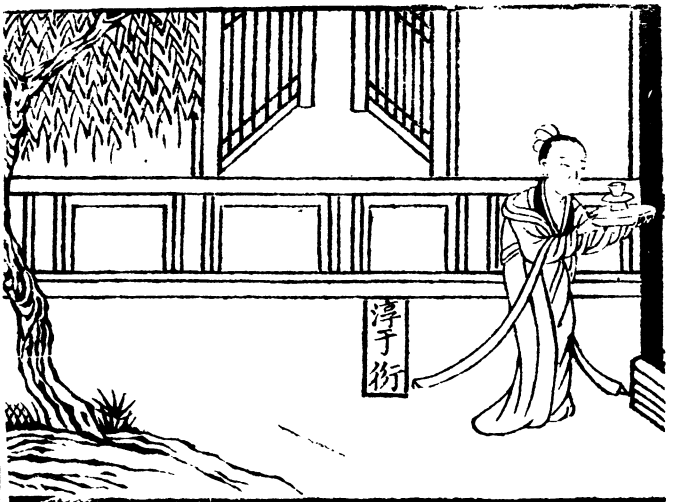
漢京兆尹雋不疑之母也仁而善教不疑爲京兆尹行縣録囚徒還其母輒問所平反母喜笑飲食言語異於他時或無所出母怒爲之不食由是故不疑爲吏不嚴不殘君子謂不疑母能以仁教詩云昊天疾威敷于下土言天道好生疾威虐之行于下土也

九　楊夫人者漢丞相安平侯楊敞之妻也漢昭帝崩昌邑王賀即帝位淫乱大將軍霍光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謀欲廢賀更立帝議已定使大司農田延年報敞敞驚懼不知所言汗出浹背徒曰唯唯而已延年出更衣夫人遽從東廂謂敞曰此國之大事今大將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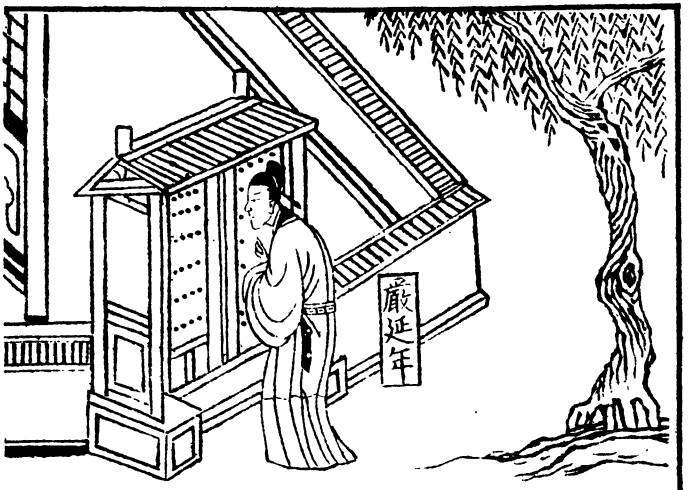
議已定使九卿來報君侯君侯不疾應與大將軍同心猶與無決先事誅矣延年從更衣還敞夫人與延年參語許諾請奉大將軍教令遂共廢昌邑王立宣帝居月餘敞竟益封三千五百戶君子謂敞夫人可謂知事之機者矣詩云辰彼碩女令德來教此之謂也



十　霍夫人顯者漢大將軍博陸侯霍光之妻也奢淫虐害不循軌度光以忠慎受孝武皇帝貴詔輔翼少主當孝宣帝時又以立帝之功甚見尊寵人臣無二顯有小女字成君欲貴之其道无由會宣帝許后當產疾顯乃謂女監淳于衍曰婦人殞乳大故十死一生今皇后當殞身可因投藥去之使我女得爲后富貴共之衍承其言擣附子碎太醫大丸中持入遂藥弒許后事急顯以情告光光驚愕業已治衍奏因令上署勿論顯遂爲成君衣補治入宮具果立爲后是時許后之子以正適立爲太子顯怒歐血



不食曰此乃帝在民間時子安得爲太子即我女有子反當爲王耶復教皇后令毒殺太子皇后數召太子食保阿輒先嘗之光既薨子禹嗣爲博陸侯顯改更光時所造塋而侈大之築神道爲閴閣幽閉良人奴婢又治第宅作乘輿輦尽繡絺轀黃金塗爲蕃輪侍婢以五采系轡顯游戲又與監奴馮子都淫乱禹等縱弛日甚宣帝既聞霍氏不道又弒許后事泄顯恐怖乃謀爲逆欲廢太子而立禹發覺霍氏中外皆腰斬而顯棄市后廢處昭臺宮詩云廢爲殘賊莫知其尤言怵於惡不知其爲過霍夫人顯之謂也



十一　嚴延年母

河南太守東海嚴延年之母也生五男皆有吏材至二千石東海號曰萬石嚴嫗延年爲河南太守所在名爲嚴能冬月傳屬縣囚論府下流血數里河南號曰屠伯其母常從東海來欲就延年臘到洛陽適見報囚母大驚便止都亭不肯入府延年出至都亭謁母閉閤不見延年免冠頓首閤下母乃見之因責數延年曰幸備郡守專治千里不聞仁義教化有以全

安愚民顧乘刑罰多刑殺人欲以致威豈爲民父母之意哉延年服罪頓首謝因爲御歸府舍母畢正臘已謂延年曰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自意老當見壯子被刑戮也行矣去汝東海掃除墓地耳遂去歸郡見昆弟宗族復爲言之後歲餘爲府丞所章結延年罪名十事下御史案驗遂棄延年於市東海莫不稱母賢智君子謂嚴母仁智信道詩云心之憂矣寧自全矣其嚴母之謂也

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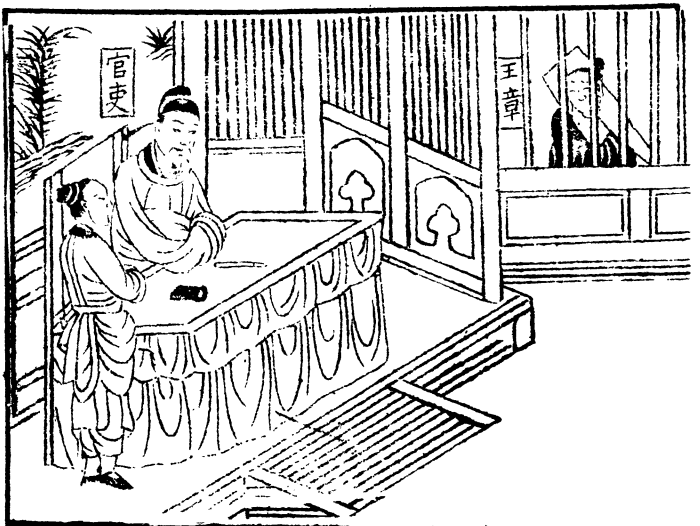
漢馮昭儀

漢馮昭儀者孝元帝之昭儀右將軍光祿勳馮奉世之女也元帝二年昭儀以選入後宮始爲長使數月爲美人生男是爲中山孝王美人爲婕妤建昭中上幸虎圈鬬獸後宮皆從熊逸出圈攀檻欲上殿左右貴人傅昭儀皆驚走而馮婕妤直當熊而立左右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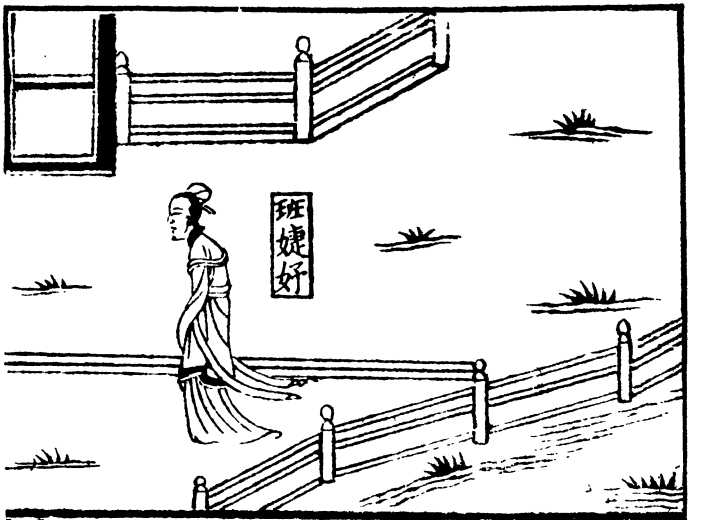
殺熊天子問婕妤人情皆驚懼何故當熊對曰妾聞猛獸得人而止妾恐至御坐故以身當之元帝嗟嘆以此敬重焉傳昭儀等皆慙明年中山王封乃立婕妤爲昭儀隨王之國號中山太后君子謂昭儀勇而慕義詩云公之媚子從公於狩論語曰見義不爲無勇也昭儀兼之矣

十三　王章妻女

王章妻女漢京兆尹王仲卿之妻及其女也仲卿爲書生孝於長安獨与妻居疾病无被卧牛衣中與妻訣泣涕妻呵怒曰仲卿尊貴在朝廷誰愈於仲卿者今疾病困厄不自激昂乃反涕泣何鄙也後章仕宦至京兆尹成帝舅大將軍王鳳秉政專權章雖爲鳳所幸意不肯附會有日食之變章上封事言鳳不可任用事成當上妻止之曰人當知足獨不念牛衣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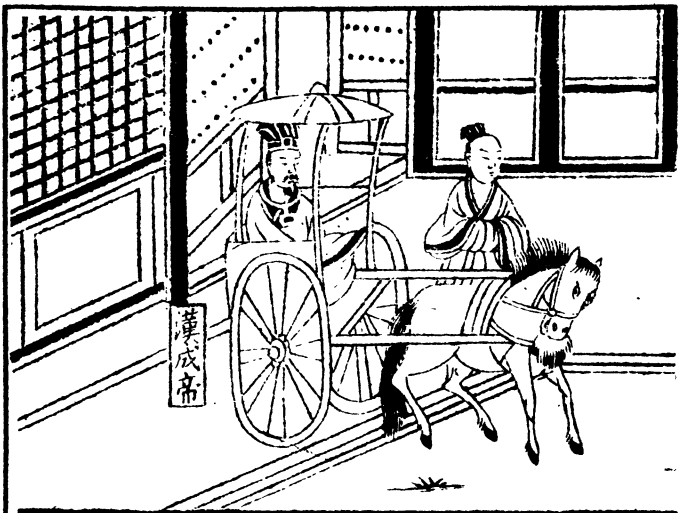


流涕時耶章曰非女子所知書遂上天子不忍退鳳章猶是爲鳳所陷事至大逆收繫下獄章有小女年十二夜號哭曰平日坐獄上聞呼囚數常至九今八而止我君素剛先死者必我君也明日問之果死妻子皆徙合浦鳳薨後成都侯王商爲大將軍閔章无罪白還其妻子財産田宅衆庶給之君子謂王章妻知卷舒之節詩云昊天已威予愼无罪言王爲威雲之政則无罪而遘咎也



十四　班婕妤

班婕妤者左曹越騎班況之女漢孝成皇帝之婕妤也賢才通辯始選入後宮爲小使俄而大幸爲婕妤成帝遊於後庭嘗欲與婕妤同輦辟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之末主乃有女嬖今欲同輦得无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而喜曰古有樊姬今有班婕妤每誦



詩及窈窕德家女師之篇必三復之每進見上疏依古礼自鴻嘉之後成帝稍隆於女寵婕妤進侍者李平ㄟ得幸立爲婕妤帝曰始衛皇后亦從微起乃賜平姓曰衛所謂衛婕妤也其後趙飛燕姊妹有寵驕妬譖訴婕妤云挾邪詛祝考問班婕妤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修正尚未蒙福爲邪欲以何望且使

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訴如其无知訴之何益故弗爲也上善其對而憐閔之賜黃金百斤時飛燕驕妬婕妤恐久見危求供養皇太后於長信宮上許焉婕妤退處東宮作賦自傷曰承祖考之遺德兮荷性命之淑靈登薄軀於宮闕兮充下陳於後庭蒙聖皇之淫惠兮當日月之盛明揚光烈之翕赫兮奉隆寵於曾城既過幸於非位兮竊庶幾乎嘉時每寤寐而累息兮申佩離以自思陳女圖而鏡鑑兮顧女史而問詩悲晨婦之作戒兮哀褒艷之爲尤美皇英之女舜兮榮任姒之母周雖愚陋其靡及乎敢舍心而忘茲歷年歲而悼懼兮閔繁華之不滋痛陽祿與柘觀兮仍襁褓而離災豈妾人之殃咎兮將天命之不可求白日忽以移光兮遂奄莫而昧幽猶被覆載之厚德兮不廢捐於罪尤奉供養於東宮兮託長信之末流供洒掃於帷幄兮永終死以爲期願歸骨於山足兮

依松栢之餘休重日潛玄宮兮幽以清應門閉兮禁闥宿華殿塵兮玉階苔中庭萋兮綠草生廣屋蔭兮蔽帷幃房櫳虛兮風泠泠感帷裳兮發紅羅紛悴悽兮紈素聲神眇眇兮密靖處君不御兮誰爲榮俯視兮丹墀思君兮履綦仰視兮雲屋雙涕下兮橫流頡左右兮和顏酌羽觴兮銷憂惟人生兮一世忽壹過兮若浮已獨鬱兮高明處生民兮極休勉娛情兮極樂與福祿兮無期綠衣白華自古兮有之至成帝崩婕妤充奉園陵薨因葬園中君子謂班婕妤辭同輦之言蓋宣后之志也進李平於同列樊姬之德也釋詛祝之譖定姜之知也求供養於東宮寡李之行也及其作賦哀而不傷嵫命不怨詩云有斐君子如切如瑳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兮其班婕妤之謂也

圖見前

十五　趙飛燕姊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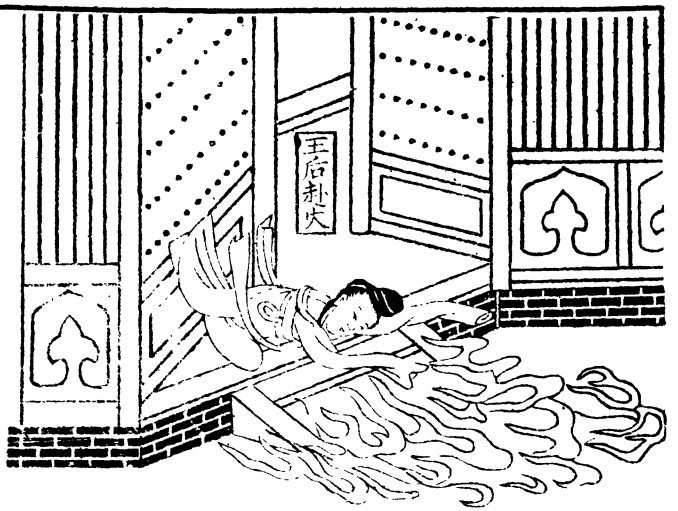
趙飛燕姊娣者成陽侯趙臨之女孝成皇帝之寵姬也飛燕初生父母不舉三日不死乃收養之成童常微行出過河陽主樂作上見飛燕而悅之召入宮大幸有女弟復召入俱爲婕妤貴傾後宮乃封父臨爲成陽侯有湏立飛燕爲皇后其弟爲昭儀飛燕爲后而寵衰昭儀寵无比居昭陽舍其中廷彤朱殿上漆砌皆銅沓黃金塗白玉階壁往往爲黃金釭函藍田璧玉明朱翠羽飾之後宮未嘗有焉姊娣專寵而悉無子嬌媚不遜嫉妬後宮帝幸許美人有子昭儀聞之謂

帝曰常始我從中宮來今許美人子何從生慰手自捫以頭擊柱從床上自投地涕泣不食曰今當安置我我欲歸尒帝曰我故語之反怒爲亦不食昭儀曰陛下自如是不食何爲陛下常言約不負汝今許美人有子竟負約謂何帝曰約以趙氏故不立許氏使天下無出趙氏之上者無憂也乃詔許氏夫人令殺所生兒革篋盛繒之帝與昭儀共視復繒封以御史中丞印出埋獄垣下中宮史曹宮字偉能御幸生子帝復用昭儀之言勿問男女殺之宮未殺昭儀怒掖庭獄丞籍武因中黃門奏事曰陛下無繼嗣子無貴賤唯留意帝不聽時兒生八九日遂取去殺之昭儀與偉能書及藥令自死偉能得書曰果欲姊姊擅天下且我兒額上有壯髮似元帝今兒安在已殺之乎乃飲藥死自後御幸有子者輒死或飲藥自墮由是使成帝無嗣成帝既崩援立外蕃仍不繁育君子謂趙昭儀之凶嫉與褒姒同行成帝之惑亂與周幽王同風詩云池之竭矣不云自濱泉之竭矣不云自中成帝之時舅氏擅外趙氏專內其自竭極蓋亦池泉之勢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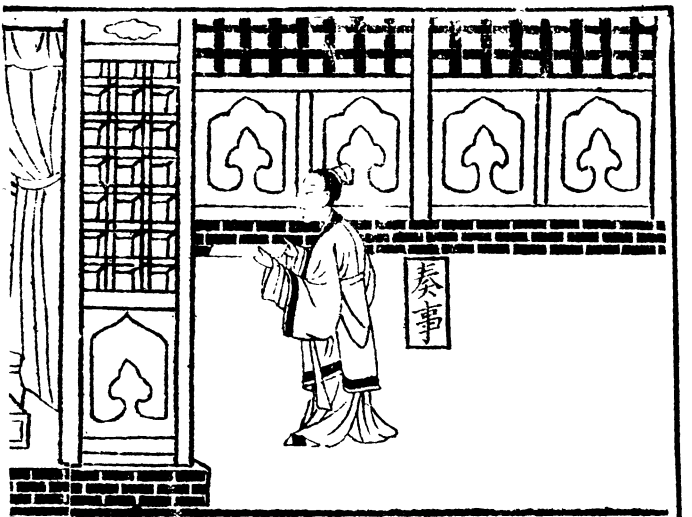
續列女傳

十六　漢孝平王后

漢孝平王后者安漢公太傅大司馬王莽之女孝平皇帝之后也為人婉淑有節行平帝即位后年九歲莽秉政欲只依霍光故事以女配帝設詐以成其礼諷皇太后遣長樂少府宗政尚書令納采太師大司徒大司空以下四十人皮弁素積而告宗廟明年春遣司徒司空左右將軍奉乘輿法駕迎皇后于安漢公第司徒授璽綬登車稱警蹕時自上林延壽門入未央前殿群臣就位行礼畢大赦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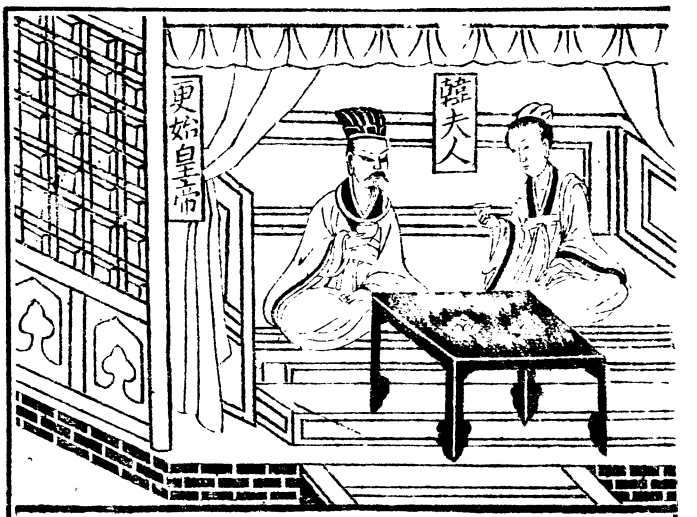
下賜公卿下至趨牢執事皆有差后立歲餘平帝崩後數年莽篡漢位后年十八自劉氏廢常稱疾不朝會莽敬悍哀傷意欲嫁之令立國將軍孫建壯子豫將醫往問疾后大怒笞鞭旁侍御因廢疾不肯起莽遂不敢強也及漢兵誅莽燔燒未央后曰何面目以見漢家自投火中而死君子謂平后躰自然貞淑之行不為存亡改意可謂節行不虧污者矣詩曰髧彼兩髦實惟我儀之死矢靡他此之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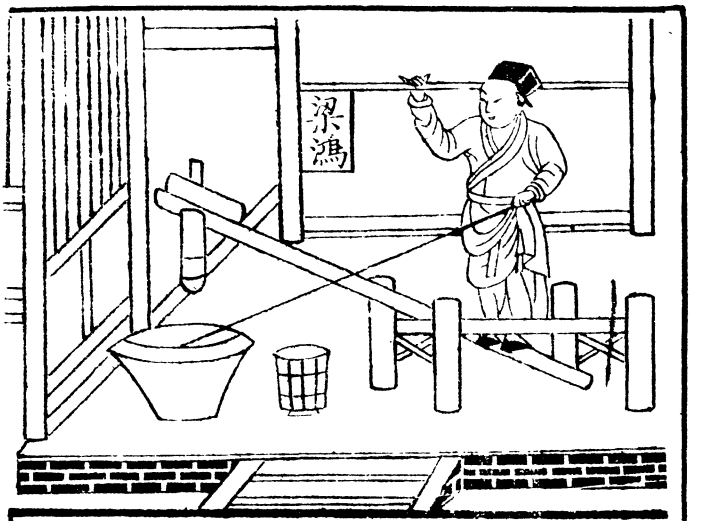
續列女傳
第十七傳

更始韓夫人

漢更始韓夫人者更始皇帝劉聖公之夫人也佞諂邪媚嗜酒無禮初王莽之末更始以新市平林下江之衆起自立爲更始將軍兵威日盛遂自立爲帝以紹漢統及申屠建討莽首詣宛更始視之曰不如此當与霍光等韓夫人曰不如此帝那得之其佞巧得更始意如此更始既惰於



政事而韓夫人嗜酒淫色日與更始醉飽沉湎乃令侍中於幃幕之內詐爲更始與群臣語群臣知非更始聲莫不怨恨尚書奏事韓夫人曰帝方對我飲樂正用是時來奏事由是綱紀不攝諸侯離叛赤眉入關不能制乃將妻子奉天子璽綬降於赤眉爲赤眉所殺詩云彼昏不知一醉日富其更始與韓夫人之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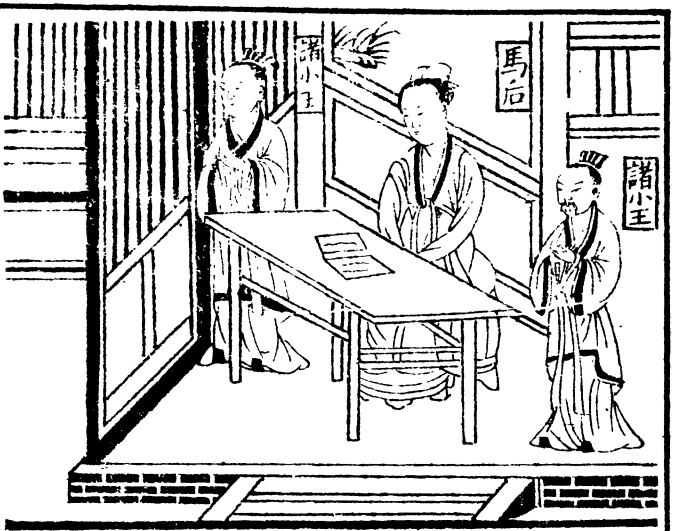
十八

梁鴻妻

梁鴻妻者右扶風梁伯淳之妻同郡孟氏之女其姿貌甚醜而德行甚修鄉里多求者而女輒不肯行年三十父母問其所欲對曰欲節操如梁鴻者時鴻未娶扶風世家多頗妻者亦不許聞孟氏女言遂求納之孟氏盛飾入門七日而礼不成妻跪問曰竊聞夫子高義斥數妻妾亦已偃蹇數夫今來而見擇請問其故鴻曰吾欲得衣裘褐

之人与共遁世避時今若衣綺綉傳黛墨非鴻所願也妻曰竊恐夫子不堪妾幸有隱居之具矣乃更麤衣推髻而前鴻喜曰如此者誠鴻妻也字之曰德曜名孟光自名曰運期字侯光共遯逃覇陵山中此時王莽新敗之後也鴻与妻深隱耕耘織作以供衣食誦書彈琴志富貴之樂後復相將至會稽賃舂爲事雖雜庸保之中妻每進食舉案齊眉不敢正視以礼修身所在敬而慕之君子謂梁鴻妻好道安貧不汲汲於榮樂論語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此之謂也

續列女傳



十九 明德馬后

明德馬后者漢明帝之后伏波將軍新息忠成侯馬援之女也少有岐嶷之性年十三以選入太子家接待同列如承至尊先人後已發於至誠由此見寵時及政事后推心以對无不當理意有所未安則明陳其故是時後宮未有妊育者常言繼嗣當時而立薦達左右如恐弗及其後宮有進見者輒奉養慰納之其寵益進者与之愈隆是時宮中尚无人事皆自爲舞衣裙

裁成手皆瘃裂終未嘗與侍御者私語防僮御雜錯或因有所訴恐万分見於顏色故預絕其漸其慎微如是永平三年有司奏立長秋宮以率八妾上未有所言皇太后曰馬貴人德冠後宮即其人也遂登后位身衣大練御者禿裙不緣率皆羌胡倭越未嘗請舊人僮使諸王親家朝請望見后袍極麤疏反以為綺就視乃笑后曰此繒染色好故用之耳老人知者無不嗟息性不喜出入游觀未嘗臨御窻又不好音樂上時幸苑囿離宮以故希從輒戒言不宜晨起及禽因陳風邪霧露之戒辞意甚備上納馬誦易經習詩論春秋略說大義讀楚辞不竟賦頌過耳疾浮華聽言觀論輒摘發其要讀光武皇帝本紀至於敕千里馬竇劒者上以馬駕鼓車劒賜騎士手不持珠玉后未嘗不嘆息時有楚獄因證相引繫者甚多后恐有單辞妄相覆冒承閔為上言之惻然感動於是上衣夜起彷徨思論所

納非臣下得聞后志在克己輔佐不以私家干朝廷兄爲虎賁中郎弟黃門侍郎訖永平世不遷明帝躰不安召黃門侍郎防奉參醫藥夙夜勤勞及帝崩后作起居注省去防參醫藥事公卿諸侯上書言宜遵舊典封舅氏太后詔曰外戚橫恣爲世所傳永平中常自簡練知舅氏不可恣不令在樞機之位今水旱連年民流滿道至有飢餓而施封拜失宜不可且先帝言諸王財令半楚淮陽王吾子不當與光武帝子等今柰何欲以馬氏比陰氏乎吾自東修冀欲上不負先帝下不虧先人之德身服大練縑裙食不求所甘左右旁人皆無香薰之飾但布帛耳如是者欲身帥衆也以爲外親見之當傷心自克但反共言太后素自喜儉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車如流水馬如流水馬如龍蒼頭衣綠直領領袖正白顧視旁御者遠不及也亦不譴怒但絶其歲用冀以默止謹耳知臣莫若君況親

屬乎人之所以欲封侯者欲以祿食養其親奉修祭祀身温飽耳今祭祀則受太官之牲郡國既珍司農黍稷身則衣御府之餘繒尚未足耶必當得一縣上令長樂宮有負言之責内亦不愧於世俗乎先是時城門校尉治母喪起墳微大後太后以爲言惶懼即時削減成墳上下相承俱奉法度王主諸家莫敢犯禁廣平鉅鹿樂成王入間起居見車騎鞍勒皆純黑無金銀采飾馬不踰六尺章帝緣太后意白賜錢五百萬新平主衣紺緅直領謫以不得厚賜於是親戚被服如一教化不嚴而從以躬親率先之故也置織室蚕室濯龍中后親往來占視於内以爲娛樂教諸小王試其誦論衍衍和樂日夕論道以終厥身其視養章帝過所生章帝奉之竭盡孝道君子謂德后在家則可爲衆女師範在國則可爲母后表儀詩云惟此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猷考慎其相此之謂也

二十　梁夫人嫕

梁夫人嫕者梁竦之女樊調之妻漢孝和皇帝之姨恭懷皇后之同產姊也初恭懷后以選入掖庭進御于孝章皇帝有寵生和帝立爲太子竇后毋養焉和帝之生梁氏喜相慶賀闔竇后竇后驕恣欲專恣害外家乃誣陷梁氏時竦在本郡安定詔書收殺之家屬移九真後和帝立竇后出朋諸竇以罪惡誅放嫕從民間上書自訟曰妾同產女弟貴人前充後宮蒙先帝厚恩得見龍乘皇天授命育生明聖託躬陛下爲竇憲兄弟所譖訴而破亡父竦冤死牢獄躬骨不掩老母孤弟遠徙万里獨妾脫身竄伏草野嘗恐殁命死由自達今遭陛下神聖

之德攬統万機憲兄弟奸惡伏誅海內曠然各得其所妾幸蘇息拭目更視敢昧死自陳父既湮沒不可復生母垂年七十弟棠等遠在絕域不知死生願乞母弟還本郡收葬竦枯骨妾聞文帝即位薄氏家達宣帝紀統史氏復興妾自悲既有薄史之親獨不得豪外戚餘恩章疏上天子感悟使中常侍掖庭令雜訊問知事明審引見媳對上泣涕賞賜義妃媳既素有節行又首建此事上嘉寵之称梁夫人擢媳夫樊調爲郎中遷羽林郎將恭懷后遂乃改殯於承光宮葬西陵追諡竦爲褒親愍侯徵還母及弟等素既到皆封侯食邑五千户君子謂梁夫人以哀許發家開悟時主榮父之魂遺母万里爲家門開三国之拜使天子成母子之礼詩云世之不顯厥猶翼〻恩皇多士生此王国此之謂也

新刊續列女傳卷第八　終

建安余氏重刊

列女傳八卷宋建安余氏所刻余氏名仁仲曾刊注疏何義門學士所謂萬卷堂本也卷末有余靖庵摸刊款靖庵之弟汲古閣冊上下藏書紙標識為子晉手書蓋明內府藏書題秘閣藏書者豈仁仲之孫與

本也書尾有乖樂二章云云一條不知為何人書羔予少時聞此書在吳中迎駕橋顧氏家帙來得一見乾隆戊申顧此書為止友顧君抱冲所有始得見之不覺為之色飛眉開舞抱冲談弟千里以此本

雕国王回序有好事為圖之語遂不刻上方重像予謂千里曰此圖即好事者為是然書已殺木芟之宋画也孝之為美後於宋丈芟之列女青不能重刻敏暗憶山衖見趙文敏臨摹各仁智圖如蘇子容言各傳

題頌于像側其畫像佩服與
刻本一一吻合始悟此圖乃
顧畫之縮本王回特末之見
耳嘉慶二十五年三月十六
日甘泉江藩題
後時年六十一

摹刋宋本列女傳跋

明內府藏宋刻列女傳本為南宋建安余氏所刻曾藏錢遵王家乾隆戊申在元和顧君抱沖家嘉慶庚辰轉入予家　家大人付福曰此圖當分別觀之余

嘗見唐宋人臨顧凱之列女傳圖長卷福案此家大人編定內府書畫時所見不止一卷有仁智等畫又案宋鄭夾漈通志圖譜畧亦載有顧凱之列女畫其中衣冠人物與此圖皆同若衛靈公所坐之矮屏漆室女所倚之木柱皆與顧圖中相似而微有所減其

宮室樹石如孟母圖中書院之類或有唐宋人所增然即此尚可見唐宋人古制至于人物鐙扇之類亦絕似庸頭畫洛神賦圖定爲晉人之本無疑福案劉向七畧別錄曰臣向與黃門侍

郎歆所校列女傳種類相從為七篇以著禍福榮辱之効是非得失之分畫之于屏風四堵據劉向錄此語知漢已畫列女圖于屏是顧圖尚本于漢屏風覩此猶可見古人形容儀法也惟是

顧圖臨本已全今不可見庚子消夏記新安汪注宋卿跋云晉顧虎頭列女傳畫元跋一十五變四十九人男二十四女二十一童子四歷歲深遠流落遺脫僅偶得其跡僅存八變男十五女九童子四總二十八人錢七變二十有一人後于咸文肅公耳孫家見有蟬翼紙臨本止一十四變男女童子摠四十四人少一變錢五人奉未有元友方回逢源葉夢得跋回求假摹寫以補真跡之缺爰且並錄四跋于後寶慶改元端月人日識

賴有此宋本首尾完具

尚見其全又考宋南宮畫史云
今士人家收得唐摹顧筆列女
圖至刻板作扇皆是三寸餘此
本除衣傳頌但度圖之高下與
宋史所言三寸恰合然則余氏
蓋出于北宋摹刻本北宋出于

唐摹顧虎頭本而縮倣為三寸無疑顧君抱沖跋稱據王回序則呂縉紳等所見圖止母儀賢明二傳後并無從更得今此圖蓋余氏所補繪殆未然也唐臨仁智等圖今世猶傳有絹紙本

呂縉叔所見殊為未備未可據王呂說而反疑此圖為南宋人補繪也蓋漢屏風不可見而見于顧虎頭本顧虎頭本不可全見而全見于北宋三寸板扇本北宋本不可見屢見于此南宋

余氏本矣又案錢遵王讀書敏求記記宋本列女傳曰卷首標題晉大司馬參軍顧凱之圖畫卷末一條云一本永樂二年七月二十五日蘇敬赴買到當時採訪書籍必貼采買人氏名鄭

重不苟如此内府珍藏流落人
間展轉得歸于余今此本卷末
小白紙條宛然尚在是此本即
遵王所藏明内府本無疑福九
妹季蘭曾用紙素于此圖描摹
一通豪髮畢肖余漠令良工將

傳頌影鈔與圖畫合而付梓此冊襯為蝴蝶裝如今之冊頁作兩翼相合對之形今摹刻之本乃反折之如兩翼相背蓋以線裝為今書之式不得不與宋人蝴蝶裝相反福滾以佳紙印數

部效蝴蝶裘為冊則更妙也至于顧君千里所校本惟刊傳頌未及圖畫未附考證極為精確今予所摹刻者特以圖畫為重如言考證自有彼本在又予本全摹宋式絲豪不改是以傳頌

中宋時俗寫之字如李国之類不可枚舉皆不校改庶存宋本之舊不失其真至於此本沿晉唐而来其中古槩不誤可證今經史之誤者即如汝居稷播時百穀不誤后稷與鄭注合惟是

編心不作維是与漢石經合此乃最古之本勿因孝国等字而反疑不誤者為誤也

道光五年秋揚州阮福識于嶺海節樓

王雲五主編

國學書集成初編

古列女傳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編撰者　劉向
圖畫者　顧凱之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